

畢

黑

倚

暗

虹

上

著

海

第四集



言の

社會小說
黑暗上海

畢

第十六回 破產傾家輕輕一簽字 登場入幕歷歷幾知音

却說彭三大人由裘敏仁設法救出押所跑去報告邱八老爺接着彭三大人也到邱八老爺那裏來相見之下十分欣喜想不到廳邊旁門走出一人嚇得彭三大人面無人色邱八老爺也覺得詫異抬頭一看原來開門走出來的那人不是別人正是萬里尋夫拚命潑醋的彭太太焦氏彭三大人剛剛回復自由還家與老七見面老七已是連說帶哭報告焦氏打上門來的情形彭三大人知道他那焦氏夫人是不好惹的深恐自家出來的風聲傳到焦氏焦氏再打上門來那很爲難因此喘息

方甦趕到邱八老爺這裏來一則謝謝邱八老爺營救之恩。二則商量安頓老七對付焦氏的辦法。誰知還未提及曹操曹操已到彭三大人。怎不面如土色。裘敏仁一見也覺奇怪。怎麼憑空的裏面走出一個老醜不堪面帶兇光的婦人來呢。正在懷疑之際焦氏大踏步走了出來對彭三大人高聲道你來彭三大人見有裘敏仁在座很覺爲難當時答應也不好不答應又不敢遲疑不決當兒焦氏又喊道怎麼叫你你不理這第二道命令下來彭三大人不由的從椅子上面立了起來笑着對焦氏道有客焦氏道有客也不要緊我有話和你說彭三大人又道有客有話停一停再講焦氏逞蠻道不行這時候不講你又

要逃避了……焦氏睜圓雙目其勢洶洶不但彭三大人見了

戰戰兢兢招架不住。便是裘敏仁、邱八老爺也替彭三大人捏一把汗。爲之不寒而慄。彭三大人又徐徐坐下。支吾着道：「停一會兒。你在樓上親家太太那裏坐一會。」焦氏道：「親家是親家的家裏。我能永遠攪擾下去嗎？你究竟怎麼樣說到這一句話時？」焦氏又邁步向彭三大人身邊走進。兩三步。邱八老爺一看這事情緊急。暗想不妙。正要向前拆勸。時忽的門外又走進一人。衆人看時。原來是勞悶龕。邱八老爺非常機警。將計就計。忙走了一步。向焦氏低低的道：「有生客來了。請避到樓上略坐一坐。」客散了我立刻和他上來。便了。焦氏見勞悶龕進來。不知是什麼路數。聞得邱八老爺催他上樓。究竟在姓邱的府上也不便。撒潑只得仍舊走了出去。彭三大人一見焦氏走了。心上放下。

一塊大石却也好生奇怪。暗想這走進來的人却是誰呢？爲什麼焦氏一見他便逃了出去呢？正在出神，邱老爺却替勞悶龕介紹，又將這事全虧勞悶龕出力的情形向彭三大人述了一遍。彭三大人方纔明白，自然是十分感激。勞悶龕却謙遜了一回，放下了口中的雪茄煙，從袋中掏出一大包物件，打開了。一一交給彭三大人看，什麼合同存摺之類，問道：「是原來的物件麼？」彭三大人道：「正是。」勞悶龕道：「這種簽字憑據，在當時簽字的時候，提着筆輕易寫了，不知黑字落到了白紙上去，真是傾家蕩產就在眼前。幸喜這輩翻戲黨偏偏落在我手中，他們強也強不出我手掌心裏。如今連上次存在裘敏仁那裏的幾件憑據，關於彭先生流落在外面的東西，總算收齊了。請彭

先生點一點罷。彭三大人道：不錯，不錯。勞悶。龔道：物件收齊了。那方面還要求彭先生出一張筆據。彭三大人是驚弓之鳥，聽得又要教他出筆據，嚇得不敢回答。兩隻眼睛直向邱八老爺臉上，看邱八老爺插嘴道：「這事既已了清，似乎可以不必出什麼筆據了。」勞悶龔道：「不然，因為這一起公司游履，青宋子平皆是簽字組織的關係。人公司的圖章全在彭先生手中，他們爲一了百清起見，請彭先生出一封信，總算從前合組的那公司完全解散，資本各自收回以後，永遠兩無糾葛。他們賊人心虛，得着這件東西，似乎可以放心一點也，並無他意。我想彭先生出這一封信，也不生問題。裘敏仁在旁凝神想了一想，道：信上寫明白以後，公司解散，永遠兩無糾葛，自無後患，寫給他們也。」

不妨勞悶。龔道：這信今天非寫好了不能一了百清。因爲游履青宋子平二人這一蹙，翻戲未曾翻着，大蝕其本。上海也立脚不住。今晚明早便要另開碼頭，別打主意。這也是吃空手飯的人爲難之處。我們也不能不原諒他的當下。裘敏仁、邱人老爺俱勸彭三大人寫一封信給勞悶龔帶去，交給游宋二人，免得勞悶龔爲難。彭三大人也不便堅却，吩咐家人預備了一副筆硯紙張，過來邱人老爺道：這種有關係出入的書札，還是請精通法律的裘敏仁起了稿子。彭老三再謄謄清吧。彭三大人也覺不錯，便請裘敏仁動筆起稿。裘敏仁坐下起好了稿子，衆人斟酌妥善以後，彭三大人便簽寫清楚，遞給勞悶龔。勞悶龔看了一遍，道：還要請你蓋一顆章。彭三大人便從懷中掏出一塊

向來常用水晶腰圓章蓋了。一顆勞悶龕方纔收了。邱八老爺在旁笑對彭三大人道：「親家，你這圖書倒是隨身法寶，刻不去。懷彭三大人道：「向來帶在身邊的。邱八老爺道：「要緊圖書帶在身邊，依我看來，是非常危險。一則取用，即便難免亂蓋；二則萬一遺失不見，或被他人冒蓋，那不是生出許多糾葛問題來了嗎？」彭三大人歎了一口氣，點點頭道：「倘使圖章不在身邊，我這一次合同決不輕於簽字蓋印。子細考慮以後，我也不致於上他這圈套了。」勞悶龕見他提起舊事，知道他心中猶不免憤憤忙用別話岔了開去。這時候，裘敏仁却將邱八老爺拉到旁邊，附耳密語道：「事體全舒徐了，酬勞一層。今天總須交付清楚。否則我也對不起悶龕。邱八老爺點了一點頭道：「那是自然，便撇開。」

了敏仁將彭三大人拉在隔壁屋內，噤咕噤咕商量了好一會。兩人方才走了出來。邱八老爺招招手，喊裘敏仁過去，笑嘻嘻的將一張東西向他手中一塞。裘敏仁問道：「這是什麼東西？」邱八老爺道：「這是一張支票。裘敏仁道：「是給勞悶龕的嗎？」邱八老爺道：「正是。裘敏仁道：「我個人的那一筆呢？」邱八老爺拍拍胸脯道：「在我身上。今天晚上，我在一家春替彭老三壓驚，到了那裏，再交付吧。」裘敏仁見邱八老爺滿口答應，也沒有話說。又到客廳裏來，將那支票當着邱彭二人的面付與勞悶龕。勞悶龕檢開一看，見與原定數目相符，口中含糊道：「了一聲謝。收入袋內。那末勞悶龕重新將應交的文件交與彭老三。彭三大人道：「我這時心緒很亂，也無處可放。還是邱親家給我代收一收。」

吧。邱八老爺搖搖手道：「我不經手。我這裏這兩天也很亂呢。裘敏仁心生一計道：「那末還是暫且由我代爲保存幾天。我向外國銀行租好一隻保險庫，重要文件悉存其中，萬無一失。你交給我，最妥了。」邱八老爺並不在意。彭三大人覺得此策甚妙，於是將文件歸總一包，交與裘敏仁。勞悶龕見各事已畢，便起身告辭。裘敏仁也立起來要走。彭三大人忽然腦筋靈敏，忙對裘敏仁道：「敏翁，此刻到那裏去？」裘敏仁道：「到寫字間去。」彭三大人道：「我有車子，我送你先生去。」裘敏仁道：「那好極了。」於是彭三大人緊緊跟着勞悶龕。裘敏仁出來和敏仁同乘一車，飛也似的去了。彭八老爺剛送了彭三大人，諸人出去以後，走上扶梯。那彭三大人的焦氏夫人已站在扶梯口，候着向邱八老爺道客。

人走了嗎。邱八老爺道：全走了。焦氏道：他呢。邱八老爺道：是親家嗎。他也走了。焦氏大怒道：親家你怎麼放他走。說罷也顧不得。邱八老爺登登登下樓。追出大門。東西一望。早已不見了。彭三大人的蹤跡。邱八老爺恐怕焦氏在門外馬路上鬧笑話。便同自己的夫人下樓。將焦氏勸上樓去。騙他。彭三大人去。一去就來的。何必如此。着急。焦氏見彭三大人已經兔脫。也無可如何。只得回到樓上來。悶坐。得到傍晚時候。邱八老爺道：我約了親家。在一家春吃飯。還另外辦一宗銀錢糾葛的事。辦完了。決計和他同來解決。親家太太遠道而來的。這一件事。焦氏仍是不依。定要和邱八老爺同去。邱八老爺道：那邊全是生人。你去很不便。當焦氏道：我不進去。只要在大餐館的門前候着便了。

邱八老爺道那也太不像話……正說到這裏門外的家人呈上一封書信邱八老爺拆開一看見是彭三大人的手筆只見上面潦潦草草的寫道

訟事蒙兄拯救感甚但弟連年虧耗虛有其表經此鉅創益難支持外債甚多數逾五草相逼而至無可應付實際已成傾家蕩產維有暫時去滬俟稍活動再歸清理行蹤何處容再布聞家無長物汽車一輛請轉贈裘敏仁兄以抵酬金紅木器具乞代拍賣得錢若干交付拙荆囑其回籍勿逗遛海上稍存弟顏面累公不淺圖報有日臨書惶悚不知所云

兩 渾

邱八老爺看完了十分詫異忙將原信再三子細看去果是彭

三。大。人。的。親。筆。再。問。一。問。家。人。這。信。何。人。送。來。家。人。說。是。彭。三。大。人。的。汽。車。夫。送。來。的。邱。八。老。爺。道。汽。車。夫。在。那。裏。家。人。道。現。在。樓。下。邱。八。老。爺。道。快。快。快。叫。他。上。來。我。問。他。的。話。呢。一。會。兒。汽。車。夫。上。來。邱。八。老。爺。問。他。道。你。家。主。人。呢。汽。車。夫。道。下。午。五。點。半。鐘。老。爺。和。奶。奶。帶。了。兩。隻。皮。包。四。隻。衣。箱。到。火。車。站。下。車。以。後。交。與。我。這。一。封。信。命。我。連。車。子。開。到。此。地。來。別。的。我。也。不。知。道。邱。八。老。爺。聽。了。這。話。連。呼。糟。了。糟。了。怎。麼。可。以。一。逃。了。事。呢。焦。氏。道。怎。樣。他。逃。跑。了。嗎。邱。八。老。爺。點。點。頭。便。將。彭。三。大。人。的。信。念。給。焦。氏。聽。焦。氏。道。這。一。定。是。他。的。詭。計。親。家。不。必。信。他。我。們。一。同。到。他。那。屋。子。裏。去。瞧。邱。八。老。爺。道。我。也。正。要。去。問。個。究。竟。於。是。和。焦。氏。乘。着。彭。三。大。人。的。車。子。直。向。彭。三。大。人。家。裏。

進門一看見並無動靜敲門以後還是那老家人出來開門老家人一見邱老爺忙道我家老爺同姨太太走了對我說是往南京去走一趟吩咐我在這裏看屋子一切聽邱老爺的示下我也不知這是什麼原故娘姨大姐燒飯司務全給了工錢開銷了只剩下我一人我在這裏呼天不應叫地不靈難得入老爺到了請入老爺示下這大的屋子一個人委實照應不了焦氏不等他說完連呼胡說胡說便押令老家人將一隻一隻的電燈旋明焦氏各間房內細細尋了一遍非但那彭三大人和他的愛妾不見蹤影連娘姨大姐也一個全無然後方纔明白逃去並非假話在別的女人見自家丈夫出亡在外吉凶未卜一定要涕泗橫流焦氏因心中有一團妬火未消這時候

只是憤恨彭三大人寵妾滅妻並無憐惜之心忙對邱八老爺道我有法子明天登報出賞格查拿他們兩人便了好在他們的雙雙小照牆壁上多着呢說罷吩咐老人家向壁上取下照片老人家遲疑不敢動手焦氏一疊連聲催着邱八老爺搖搖手道這事不是如此辦法一登報格外張揚開去了待我來想一萬全之策說罷眉頭緊緊的皺了幾皺邱八老爺便吩咐了彭三大人的家人好生看守房屋傢具一面仍舊和彭三大人的夫人焦氏回到自己家中焦氏不相信彭三大人真個走了還要死守着候他經邱八老爺子細勸說方纔回去邱八老爺送了焦氏回家以後也不下車便一人直向一家春來候了好久裘敏仁到了彭三大人依然毫無蹤跡邱八老爺心中明白

這一定是果眞黃鶴了。也不能再瞞裘敏仁。將彭三大人的信與他看。裘敏仁心中大喜。因爲裘敏仁近來律務發達。時常有顧此失彼之虞。正想買一輛汽車。一則裝裝場面。二則事實上。也便利。不想有人送他。他很可以省了。購買的一宗鉅款。但是口頭上仍表示不甚滿意的樣子。對邱八老爺道。這一件案子。我不無微勞。足錄本想弄一點現款週轉。週轉如今彭先生現已遠走。我也不便再向你多所爭執。……邱八老爺道。我想你還是很合算呢。彭老三這輛車子買進來時。足足的化了五千多兩銀子呢。雖然用了一年多。可是貨色很不錯。你收了去。以後今天就可以坐了回府。豈不便當呢。我便是坐了他的車子來的。裘敏仁笑着點點頭道。那末我只好姑且拜領了飯罷。以

後。裘。敏。仁。和。邱。八。老。爺。出。了。一。家。春。裘。敏。仁。將。自。己。的。包。車。遣。了。回。去。以。後。却。和。邱。八。老。爺。同。上。汽。車。裘。敏。仁。見。那。輛。汽。車。形。色。玲。瓏。裝。璜。華。美。油。漆。還。不。甚。舊。心。中。甚。爲。高。興。上。車。以。後。對。邱。八。老。爺。道。今。天。很。早。呀。你。這。時。候。便。回。府。嗎。邱。八。老。爺。道。不。回。去。有。什。麼。好。地。方。可。去。裘。敏。仁。微。笑。了。一。笑。道。倘。然。你。有。興。致。太。太。方。面。可。以。打。得。出。照。會。我。和。你。到。一。個。好。去。處。邱。八。老。爺。道。內。人。是。不。成。問。題。我。和。他。是。老。夫。老。妻。了。不。比。你。們。年。輕。的。人。動。不。動。要。打。照。會。的。你。果。有。好。去。處。我。很。願。意。奉。陪。湊。趣。本。來。這。幾。天。爲。彭。老。三。的。事。鬧。得。我。頭。昏。腦。漲。很。想。尋。一。個。消。遣。的。所。在。呢。裘。敏。仁。道。你。高。興。好。極。了。裘。敏。仁。看。一。看。手。表。道。還。早。呢。這。時。候。他。還。在。公。司。裏。呢。邱。八。老。爺。道。什。麼。公。司。怎。麼。

吃了夜飯。還不打烊。裘敏仁微笑道：「你莫管說罷。欠身對車夫道：『噲！你將車子開到白相路東首去。』車夫點頭。一回兒到了白相路。裘敏仁吩咐停車。邱老爺一看原來是一所新造的洋房。洋房上面幾個凸出很大的金字。是新支那影片公司七個字。邱老爺道：「敏兄，你約我看影戲嗎？我謝謝了。這兩天頭痛。又有些紅眼睛。萬萬不能看話。猶未了。」裘敏仁笑道：「這裏是製造影片公司。並非是開演影戲公司。你莫弄錯了。」邱老爺道：「製造影片有什麼好看？等他們造好了映出來。去看不遲呀。」裘敏仁道：「我們來不是爲影片而來。爲一個有趣的人而來。」邱老爺略有些明白。笑問道：「尋誰呀？」裘敏仁道：「你莫管。你在車裏坐一坐。待我先下去問一問。恐怕他走了。那便討厭。又要到別。」

處去尋他了。說罷，裘敏仁單身下車，推門進去。邱老爺在車中，瞧那新支那公司玻璃窗內擺著不少大大小小的照片。照片有男有女，有中國人，有外國人，橫一個，豎一個，一時瞧不清楚。內中有一張女人的照片最大。邱老爺從車中看過，似乎那女人相貌很美，只穿了一件新式半臂，兩臂露出白嫩如藕，一張圓圓的臉，幾絲前劉海髮似亂非亂，散披在額上。兩隻眼睛很大，恰恰電燈從玻璃窗裏映進去，格外顯得光芒四射。奔奔有神，笑著張開了一張嘴，露出一排斬齊的牙齒。邱老爺心中暗想：爲什麼新派女人拍照全要張開了嘴，露出牙齒？難道不張嘴便不動人嗎？邱老爺在那裏滿腹狐疑，忽見裘敏仁匆匆從裏面走出上車，喘吁吁的對邱老爺道：這三

層樓真扒煞人了。邱老爺道：你尋的人怎麼樣？裘敏仁搖搖頭道：不湊巧。他已經走了。說罷對車夫道：車子開到美利去。車夫遵命。邱老爺道：你怎麼對我也不說明白，却將我和豬仔一般載來載去。到底尋誰呢？裘敏仁道：到了美利，你自然明白了。邱老爺發急道：你又怎麼一個一個悶葫蘆賣給我？你何妨先和我略說一二。裘敏仁笑迷迷道：你看過孽海情波那齣影戲嗎？邱老爺道：我在卡爾登只看了半，因為那天我過癮，過得太足，去得晚，前一半已演完了。裘敏仁道：那影戲中扮淪白女學生的婦人，你記得嗎？邱老爺皺了一皺眉頭道：那張片子上女角色很多，不知道你說的那一個。裘敏仁道：就是那末後一幕，自刎的那個淪白。邱老爺道：哦，想起來了。剛纔

我。在。新。支。那。影。片。公。司。玻。璃。窗。內。瞧。見。的。那。人。照。片。大。約。就。是。他。裘。敏。仁。點。點。頭。道。對。了。對。了。現。在。新。支。那。公。司。將。他。當。作。第。一。根。台。柱。子。第。一。塊。大。招。牌。不。得。不。將。他。的。照。片。高。高。掛。起。引。人。入。勝。呢。剛。纔。我。也。瞧。見。了。正。是。他。你。瞧。他。那。張。照。片。秀。髮。雪。膚。是。何。等。風。韻。你。瞧。上。去。對。勁。不。對。勁。邱。八。老。爺。淡。淡。的。笑。了。一。笑。道。對。勁。怎。麼。樣。不。對。勁。怎。麼。樣。裘。敏。仁。道。對。勁。呢。我。可。以。介。紹。你。打。夥。兒。白。相。相。不。對。勁。各。自。東。西。邱。八。老。爺。吐。吐。舌。頭。道。你。別。異。想。天。開。影。戲。公。司。的。角。色。聽。說。身。分。很。高。每。人。每。月。至。少。要。賺。到。三。五。百。塊。呢。他。這。樣。的。身。分。地。位。肯。和。我。們。這。種。風。馬。牛。不。相。及。煙。癮。甚。深。的。老。頭。子。打。夥。嗎。你。真。尋。我。開。心。呢。裘。敏。仁。聽。了。笑。了。一。笑。道。你。真。枉。算。了。老。上。海。你。當。他。們。是。什。

麼人。邱老爺聽他這句話，不由得楞了一楞，道：「是什麼人呢？」
裘敏仁道：「你當他們掛了電影界明星的招牌，便是神聖，不可侵犯嗎？錯了，剛剛說到這裏，車子已到美利。」裘敏仁和邱老爺下車走了進去。裘敏仁低低的對邱老爺道：「他決不會在樓下的，我們上樓吧。」說罷，兩人走上扶梯。早有兩個穿着雪白制服的年輕西崽鞠躬笑臉相迎。裘敏仁問道：「羅家裏三小姐來了嗎？」那西崽認得裘敏仁，應道：「來了。現在沿洋台三號房間呢。」裘敏仁道：「三小姐一個人呢？還有別人？」西崽道：「還有一個同來的女客。」裘敏仁點點頭，對西崽道：「另外有空房間嗎？」西崽道：「三號貼隔壁四號空著呢。」裘敏仁邀邱老爺到四號裏去。一面說道：「我們先在這裏坐一坐，待我去瞧一瞧他同誰在。」

一起。邱人老爺橫豎莫明其妙。只得聽裘敏仁去辦。裘敏仁也不坐下。脫下帽子。掏出手帕。將臉上的油汗揩了一個乾淨。整一整衣服。踱到洋台上。踱到三號的窗外。望內一瞧。裘敏仁還未看清窗裏的人。那窗裏的人却已先看見了裘敏仁。向裘敏仁招招手。那三號的兩扇玻璃窗門。只虛虛的掩了一扇。裘敏仁見裏面的人向他招手。便也推開玻璃窗門。掩了進去。先笑著道。密司羅。今天離開公司。怎樣。這麼早。密司羅也欠身歡迎。似立非立的笑對裘敏仁道。是的。今天沒有什麼事。散得早。回去太早了。嚙。心想。因此同了密司戴到這裏來。吃一杯刨冰。想不到裘先生。你也到這裏來。裘敏仁道。我們本來不到這裏來。專爲尋你來的呀。密司羅微笑道。尋我有捨事體。你坐下。嗒。爲

什麼立著用不著這樣客氣呀。裘敏仁見密司羅這般勤勤坐便也拉開了一隻椅子坐下。這時候看清楚那密司戴原來是一個狼胖的女人。年紀雖已二十開外，可是還梳著一條辮子。前劉海燙得如乾草一般，蓬鬆在額上。臉上有幾顆黑痣，兩隻眼睛却凹進很深。臉上的粉很厚，唇齒却紅白得很勻。淨裘敏仁一看，心想這一定是廣東人了。裘敏仁還未開口，密司羅代為介紹道：裘先生不認識他嗎？我來介紹介紹。這是我們公司裏的新同志，密司戴。他名字叫美珍。一面也向戴美珍與裘敏仁介紹。戴美珍微微欠身，嫣然一笑，也信口說了一聲：請坐。裘敏仁坐定以後，笑着對密司羅道：你們還有別的人來嗎？密司羅搖搖頭道：只有我們兩個人，沒有別人了。你呢？是一

個人嗎。裘敏仁道：我還有。一個朋友在隔壁呢。密司羅輕輕的道：男朋友還是女朋友。裘敏仁道：是男朋友。我的女朋友不多。除掉你。簡直熟的很少。密司羅聽到這句話。眼風向裘敏仁一飛。披一披嘴道：誰相信戴美珍在旁。瞧着也不禁微微一笑。裘敏仁心想：我和密司戴初次見面。他也附和着。密司羅笑我大概。他是和密司羅取同一態度。抱同一目的了。正在狐疑。密司羅對裘敏仁道：你說你朋友在間壁。何妨請他過來。我們這裏兩個人很寂寞呢。裘敏仁道：正好。正好。我們那裏兩個陽性。你們這裏兩個陰性。一邊陽氣太旺。一邊陰氣太盛。會合在一起。陰陽調和。真真好極了。密司羅道：你又是來胡說了。社交公開。問什麼。陰陽你還存了一個陰陽的成見。未免太不開通了。說

着對戴美珍道。美珍姊我的話對麼。戴美珍點一點頭對裘敏仁也略笑了一笑。不說什麼。裘敏仁笑道。密司羅你說我不開通麼。我瞧你開通裏面還有些不開通呢。密司羅道。我有什麼不開通。裘敏仁道。你要我說嗎……正在這時候那隔壁的邱八老爺因爲裘敏仁到問壁去了。老不回來。踱到洋台上來。走過窗前探頭一看。恰被裘敏仁瞧見了。忙立起來招招手道。裏面坐這裏都是熟人啊。邱八老爺見座中兩人俱帶幾分文明氣象。不敢造次。站在窗外。趨趨不前。裘敏仁走過去一把將他拖了進來。邱八老爺還沒對密司羅招呼。密司羅却先問裘敏仁道。裘先生這便是同來的貴友嗎。請你替我介紹介紹。裘敏仁忙替邱八老爺通了姓名。又替密司羅介紹道。這是中國當

代電影明星羅妙華女士邱八老爺見他鄭重介紹不由得用足全神對羅妙華子細看了一看果然是豐肌秀髮皓齒明眸比在銀幕上瞧來格外奕奕有神邱八老爺一面瞧着一面信口敷衍道我們久已在銀幕上瞻仰了羅妙華道見笑得很裘敏仁插嘴道太客氣了羅妙華道初次見面總要客氣些裘敏仁道密司羅這便是你不開通的地方了戴美珍聽了也不覺一笑羅妙華道裘先生你莫多說閒話我還沒替密司戴介紹呢說罷又替戴美珍向邱八老爺彼此通了姓名邱八老爺子細瞧來戴美珍幽靜雖勝於妙華而活潑則遠有不及怪不得妙華的名氣在美珍之上呢這時候妙華却先向裘敏仁道你說尋我到底有什麼事你來了半日還不告訴我麼裘敏仁道

沒有什麼大事。我們這位朋友一向在影戲裏瞻仰芳容，十分仰慕，無緣得見，恰恰今天在席上談起了我，說我認識你，因此他便邀我介紹。我先到公司裏去尋了一趟，撲了一個空，特爲趕到此地來的羅妙華聽了這一番恭維話，心中非常高興，姿態愈加活潑。笑對邱八老爺道：「邱先生太誇獎了。」裘敏仁道：「不客氣，不客氣。」邱先生還有一個小小的要求，他又恐怕冒昧，不好說。說到這裏，邱八老爺心中突的一跳，心想：這全是裘敏仁一個人的鬼把戲，怎麼好當面造謠言？不知他提出什麼要。求萬一不在情理之中，被他當面駁下，豈不難爲情？又不便攔阻。裘敏仁却不住的以目示意。羅妙華問邱八老爺有什麼要。求。邱八老爺見問，更茫然不知所對，止不住漲紅了臉。裘敏仁

笑一笑道：「這個要求很簡單，這裏不便說，停會兒到你家裏去說罷。」羅妙華假痴假呆道：「有什麼話不便說？恐怕邱先生沒有說什麼。」到是你一個人從中的造謠言罷。說得邱老爺也點頭笑了。戴美珍在旁插嘴道：「妙華姊，你的話正對了你瞧，你這話說出邱先生不住的點頭。裘先生却一言不發了。」羅妙華道：「我也一猜便猜着邱先生初次見面十分客氣，決不會有什麼要求。便是有什麼要求也沒有什麼不便說的道理……話猶未了，裘敏仁拍手道：「好好好，照這麼一說，和你多見幾次不客氣了，便不妨提出要求。當中也並且也可以提出不便的要求。」羅妙華道：「找到是一句老實話，你自家如此一解釋，很引起我們許多懷疑的地方來了。」羅妙華這時候也不禁有些臉紅，順

手拿着檯面上的殮刀照着裘敏仁揚一揚道我要割斷你的舌頭了裘敏仁假裝避他的刀鋒將身子往後閃了一閃戴美珍道妙華姊你要動刀我要逃走了鬧出人性命來還要連累我呢裘敏仁道密司戴不必怕這是他銀幕上的姿勢呀他那裏肯動刀來割我的舌頭他倘使真要斷我的舌頭儘有其他的方法也不必用刀啊說罷格格的一笑羅妙華道豈有此理你更是胡說了起初裘敏仁如此向羅妙華開頑笑邱八老爺在旁到嚇了一跳心想裘敏仁怎樣如此大胆以爲羅妙華必然板起面孔誰知羅妙華一些不動氣口中雖說裘敏仁胡說可是面上似嗔似喜媚眼微波直向裘敏仁身上瀉去裘敏仁的全身幾乎全浸在羅妙華的眼波之中裘敏仁一種骨軟筋

酥的情形真是難以言語形容。邱老爺暗想這種姿態丰神，迥不是尋常載酒看花所能領略得到的。怪不得裘敏仁他們這一班人現在表面上好似比從前規矩十倍，請他吃花酒，常常謝絕不到，叫他叫局，他也是十分不願意。原來叫局吃花酒已經成了過去的娛樂，現在有這一種應時文明的娛樂品了。心中正在呆想那戴美珍却笑對着他道：「怎麼邱先生不來給他們排解排解？他們是專爲你的事而起的呀。」邱老爺也乖巧，微笑道：「不相干，不相干。我的要求還沒提出，這是他們另一問題啊……」話猶未了，裘敏仁道：「你莫賴，你不是託我向密司羅要求嗎？怎麼你胆子這般小？一見他要割我舌頭，你便打退堂鼓嗎？」戴美珍也插嘴道：「果然是這樣。」邱先生你也太沒有勇

氣了。四人正在相視無言的時候，忽然門外走進一個人。眾人見了，原來不是別人，却是西憲對邱老爺道：「隔壁叫的冰淇淋已經做好了。」羅妙華道：「拿到這裏來吧。」西憲領命而去。羅妙華問邱老爺和裘敏仁道：「你們二位只吃一客冰淇淋嗎？別的可要叫一點這裏炸雞和豬排很好呢。」邱老爺搖搖頭道：「我們剛剛吃了飯不多，一刻這時候委實吃不下。」這一客冰淇淋還是因爲開了房間敷衍敷衍西憲叫的呢。羅妙華道：「我們也是借這裏坐一坐，每人也只吃了一客刨冰。」裘敏仁道：「大家既然不吃什麼，何必坐在這裏？」羅妙華道：「那末到我家裏去坐一會罷。」裘敏仁道：「本來我們是要專誠奉訪的，我們一淘去罷。」說着，便喚西憲來付了賬目。羅妙華謙遜道：「我來付吧。」裘敏仁

只搖了兩搖頭付給了。西嶺又多給了一些小賬與西嶺。西嶺稱謝而去。這時候羅妙華從手袋內取出了一柄象牙小梳。將劉海髮梳了一梳。又在小盒內取了一個小小的西洋粉絨。在臉上暈了一暈。頓時格外容光煥發。隨手又將那牙梳粉絨遞給戴美珍。戴美珍道：「木梳我有呢。說罷對鏡用手將兩鬢掠了一掠。借羅妙華的粉絨揩了一揩。裘敏仁在旁道：「怪不得你們成功了。明星呢。沒一刻不在頭面上用功啊。」戴美珍在鏡中迴眸一笑道：「只也不算用功呀。說時早已收拾停妥。四人先後下樓。走到扶梯邊。戴美珍道：「我要回去了。明天早半天還有事呢。」羅妙華道：「有什麼要緊的事。一同到我那裏去略坐一坐。人多熱鬧一點。」戴美珍道：「不。明天早半天新新劇社排演『愛之仇』。」

「我是內中一個重要人物，不能不到呢。羅妙華道：『新新劇社不是禮拜六排演嗎？明天也不是禮拜六，你爲什麼要去戴美珍道：』因爲公演的日子已定了，不能不趕緊的排加之。社員中有幾個要離開上海，不能不趁這時候大家努力。羅妙華一努力，羅妙華振着嘴笑道：『你們大家努力，努力得太厲害，明年恐怕要努力出幾條小性命出來了。』戴美珍揚起手來，好似要向羅妙華臉上打來。道：『你又要胡說了。你從前不是也演過新劇的嗎？』照這麼說來，你也曾經努力不少的小性命來了。羅妙華搖搖頭道：『你真

是胡說了。我們演新劇的時候，男歸男女，女歸女。我們那團體裏沒有男人的。不像你們如今是男女混雜。戴美珍道：『你這樣一個開通的人，怎麼又說到這不開通的話。』如今男女兩個字底

下還粘得上。混雜兩個字嗎？男女混雜還是十九世紀的腐敗名詞了。羅妙華又含笑道：「不敢，不敢，我決不敢反對男女合演。我也不敢說男女混雜是不好的現象。不過，我很相信你們劇社裏男男女女這般努力於人口問題上，很有些影響罷了。」羅妙華說完這句話，生怕戴美珍來打他，連忙搶先一步走出門。首那邱人老爺和裘敏仁聽他們舌劍犀槍，真聽得呆了。戴美珍果然不答應。羅妙華紅着臉追了出來。羅妙華忙搖搖手道：「馬路上人多，你莫動手。算我說錯了，你明天再和我算賬罷。」戴美珍因爲羅妙華向來是一張油嘴胡說，說慣了，到也不介意的。可是當着裘邱兩人的面上，只得假意道：「明天到劇社裏將你的話告訴他們，他們一定要請你賠償名譽呢。」羅妙華又笑道：

你又不開。迪了名譽。兩個字還值得什麼。戴美珍道。豈有此理。真是胡說。真是胡說。我們社裏社長知道了。他一定要請你吃官司呢。羅妙華指指裘敏仁道。誰怕吃官司。我這裏有現成的律師預備着呢。戴美珍道。哦。原來你。今天敢這樣昌言無忌。却是靠着律師做保鏢啊。裘敏仁趁搖勢。搖手笑道。我不管。我不管。戴美珍道。你不管好極了。煩你做一個證人罷。他這一番胡說。白道。句句你全聽見。的呀。裘敏仁又搖搖手笑道。我也不管。我也不管。我守中立。戴美珍道。裘先生。你畢竟還是帮他。裘敏仁道。要帮你也不難。你有什么麼交換條件給我呢。戴美珍笑着搖頭道。不對。不對。你們全是串通一氣的。我再和你們交涉。我要失敗了。說罷。點了一點頭。揚長而去。羅妙華搶上前一步。拉

着道戴……你好意思爲了一句打棒的話便動氣嗎戴美珍還未回答裘敏仁也上來勸道我們有車子一同到密司羅家裏坐一坐吧叫密司羅對你道一道歉吧戴美珍也不覺笑了這時候邱八老爺裘敏仁坐來的車子早已開了過來裘敏仁忙去開了車門羅妙華不由分說的將戴美珍拖進車子裏去了邱裘二人也跟着上車車夫問開到那裏羅妙華道先開到我那裏吧羅妙華的住址裘敏仁是知道的便吩咐車夫開到墨耕路剛轉過栢克路戴美珍在車上看了一看腕表覺得時候已是不早央求羅妙華道謝謝你放我下去吧我委實有事呢明天再到你那裏去羅妙華見他情見乎詞知道必有不能不回去的原因便代他和裘敏仁道我們到前面轉灣角子上

停。一。停。讓。他。下。去。罷。大。概。密。司。戴。是。真。有。事。體。呢。裘。敏。仁。道。那。末。何。必。停。在。角。子。上。密。司。戴。的。府。上。在。那。裏。我。們。送。到。門。口。便。了。戴。美。珍。急。急。搖。手。道。謝。謝。你。不。勞。費。心。只。要。送。到。角。子。上。便。好。了。裘。敏。仁。見。他。着。急。索。性。笑。道。我。們。送。佛。送。到。西。天。一。定。送。到。府。上。送。到。轉。灣。角。子。上。太。不。恭。敬。了。戴。美。珍。急。道。到。了。到。了。謝。謝。你。就。是。此。地。停。下。來。罷。裘。敏。仁。探。首。車。外。一。瞧。道。這。裏。一。邊。是。剃。頭。店。一。邊。是。煙。紙。店。一。邊。是。薦。頭。行。難。道。你。就。你。在。這。剃。頭。店。烟。紙。店。薦。頭。行。的。樓。上。嗎。戴。美。珍。道。舍。間。却。不。在。這。裏。裘。敏。仁。和。邱。八。老。爺。不。約。而。同。道。既。然。不。在。這。裏。何。必。停。呢。戴。美。珍。聽。了。好。生。着。急。羅。妙。華。却。靠。在。車。角。上。微。笑。這。時。候。戴。美。珍。從。車。中。立。起。來。伸。手。去。開。車。門。羅。妙。華。一。把。拉。住。他。道。車。子。

沒停你便要下去。你真要闖禍呢。戴美珍道：那末請你叫他停一停。嗟。羅妙華對裘敏仁道：停一停吧。裘敏仁也自乖巧。見戴美珍臉上露出很急的神色，也不便再和他惡作劇。便吩咐前面車夫將車停下。戴美珍見車停了，忙開車下車。裘敏仁止要跟着他下來。戴美珍隨手將車門砰的一關，攔住敏仁，不必下車。笑一笑道：我的舍間就在前面。我走轉去不勞遠送。明天見吧。裘敏仁探頭車外道：不行不行。你一人怎麼去。我們下來送你一程罷。戴美珍急急搖頭道：不要不要。輕轉柳腰，提起脚步用跑步式，咕咯咕咯一陣皮鞋響，早走了不見。羅妙華在車上也扯了一扯裘敏仁的衣角。敏仁會意，當然不下車。窮追裘敏仁。問羅妙華道：爲什麼密司戴這樣怕我們跟着他走。難道他

家裏我們不能去嗎。羅妙華微微的歎口氣道。各人有各人的秘密。各人有各人的爲難之處。你們苦苦的盤詰他。他自然要發急了。裘敏仁道。他究竟有什麼爲難。有什麼祕密。值得你替他嘆氣。羅妙華又搖搖頭道。一言難盡。邱八老爺急了。道。鬧了半天。你還是同沒有說一般。羅妙華道。那末到我家裏去再說吧。說罷。便命車夫開車前進過了栢克路。轉了兩個灣。便到了三人下車。裘敏仁是來過的。不以爲奇。邱八老爺抬頭一看。是一所高大洋房。心中不覺懷疑。我嘗嘗聽人說。凡是女人出來就職業的大半。是受了生計壓迫。但凡家中有一碗飯吃。決不肯出來的。像羅妙華。既然這般闊綽。家中一定很寬裕了。何必出來幹這影戲生涯呢。正在這富兒羅妙華却先走一步走過。

去從懷中掏出一柄鑰匙，彎着身體投入鎖門，刮的一聲，那彈簧鎖開了。羅妙華却先走進去，進門順手將電燈開亮，邀邱裘二人進去。邱八老爺心中好生奇怪，羅妙華既然住了這很大的房屋，爲什麼連一個娘姨大姐全不用，開門開燈全要親自動手。羅妙華見他們已經進來了，隨手又將門鎖上。邱八老爺定睛看時，門內却是扶梯間一道扶梯，却打掃得十分乾淨，可是滿屋子裏靜悄悄的，不聞一些聲息，不見另外一個人影。心想這種情形，頗有些外國偵探影戲片子裏面盜窟機關的情形呢。不免有些胆小起來。正要問裘敏仁這裏你可曾來過，羅妙華便讓邱裘二人道請上樓吧。邱八老爺退後一步道：「我不會來過，對裘敏仁道你先走，裘敏仁也讓羅妙華先走。羅妙

華笑道。怎麼到了我家裏來。又這般客氣起來。裘敏仁道。並非客氣。夜晚了。你們樓上還有別家住。倘若看見陌生人上來。還要喊巡捕呢。還是你先引路吧。羅妙華笑了一笑。提了一提裙子。便登登登先走上扶梯口。中帶笑著說道。裘先生。你忽然又這般胆小起來。裘敏仁一面在後頭跟著上樓。一面說笑道。總是小心謹慎些好。邱老爺也糊裏糊塗。跟着他們上樓。走上扶梯。邱老爺陡然聞着一股鴉片烟氣味。觸鼻心中。又忽然奇怪道。難道這裏是西洋燕子窩嗎。心中凝一凝神。脚步慢了一些。一條的瞧不見。羅妙華和裘敏仁兩個人。只見扶梯邊壁間。有一盞不甚過亮的電燈。兩間屋子的房門。却深深的緊閉。仍然是不見一人。邱老爺好生詫異。正要高喊。裘敏仁又不知。

此地究竟是什麼路數也不敢造次。忽的聽見羅妙華喊道：「吶，邱先生爲什麼不走上來？」邱老爺尋聲抬頭一看，原來這屋子還有二層樓。羅妙華立在三層樓扶梯上，向邱老爺招手。邱老爺於是上了三樓，只見樓上有一間房門洞開，望進去十分燦爛富麗。羅妙華便引邱老爺進了那間屋子。裘敏仁早已先進去了。邱老爺子細一看，這一間屋子布置得和亞東旅館太東旅館特等房間相似，一律全是白漆傢俱，椅榻方檯布置得井井有序。一張半截銅牀也擦得光可鑒人。上面宕下來一只電燈，用的是最新奶白燈泡，照得全屋子裏纖微畢現。這時候羅妙華忙請邱老爺寬衣。邱老爺道：「不熱。」裘敏仁道：「既來了，多坐一刻也不要緊。我是要寬長衫的說罷。」脫去

長衫羅妙華早接過去掛在玻璃櫥內。羅妙華見裘敏仁低下頭來四面尋找，好似失落了什麼東西似的。便問裘敏仁尋什麼。裘敏仁道：「有拖鞋嗎？今天我新換了一雙鞋子，口太緊。這時候脚背要嵌穿了。」羅妙華道：「有，是我自己的，恐怕大小了。」裘敏仁道：「我的脚也不十分大，謝謝你。就是你的借拖一拖，讓我的脚舒服一回吧。」羅妙華笑了一笑道：「你盡是講究個人舒服主義。一面說著，一面走到五抽櫥邊，彎下腰去，將最低的一只抽斗抽出，取了一雙軟皮底十字布做的白底紅花拖鞋，向裘敏仁面前一放。裘敏仁一看道：「這一雙拖鞋太考究了。」妙華道：「十字布的東西，算什麼考究？不過自家做的，稱心點，比外面店家買的總清爽些罷了。」這時候邱八老爺也覺得這雙拖鞋鞋

花十分清麗也。忍不住的走過來，拾起來瞧一瞧。問羅妙華道：「這算是什麼花？」羅妙華還未回答。裘敏仁道：「這是兩個外國字。」
「〇」就是密司羅的姓。邱八老爺道：「外國字上怎麼生出花花葉葉枝枝。」
「〇」羅妙華聽了，不覺掩口微笑道：「這是畫出來的花體呀。規規矩矩做兩個字，便沒有趣味了。」邱八老爺看了，不覺愛不忍釋。這時候忽的門響，裘敏仁忙問是誰進來。羅妙華笑道：「這裏是沒有人進來的。」話猶未了，推門進來的是一個中年姑娘，穿着一套白洋紗衫褲，尙還乾淨，捧着一隻磁盤，盤中擺着一副茶壺茶杯，一色雪白雅潔可愛。挨座獻茶，既畢，也不說什麼。默然而退。裘敏仁問羅妙華道：「怎麼你那俏麗的小大姐不用了？」羅妙華搖搖頭道：「不必談起三天前，我已經歇。」

脫他生意了。裘敏仁道：「可惜，可惜，那人很不討厭。」羅妙華笑道：「不好，你也說他不討厭。大概他也和你有什麼瓜葛吧。」裘敏仁道：「我在這裏總有你在場。瓜葛從何而起？」羅妙華道：「他和你沒瓜葛。他和我的朋友發生瓜葛的。就有兩三起，尤其膽大妄爲的，我不是不住在這裏嗎？他却趁我前脚走，後脚他便借我這個地方作臨時旅館。你想這還用得嗎……正說到這裏，邱八老爺插嘴問道：「原來密司羅並不住在這裏嗎？」羅妙華臉上微微一紅，道：「我另外還有一個地方，是和我們母親、弟弟、嫂嫂在一起的。那算是一個老家庭，沒法子改良這裏……話猶未了。」裘敏仁笑道：「我們辦事有寫字間，這裏也是你的寫字間。」羅妙華道：「這裏寫字間並不寫字，不過借此會會朋友，白相相而。」

已。邱。八。老。爺。道。哦。照。這。樣。說。來。這。裏。不。是。你。的。寫。字。間。是。你。的。寫。意。間。裘。敏。仁。道。對。了。對。了。你。瞧。他。這。裏。的。布。置。足。當。得。高。尙。優。美。四。字。平。常。人。家。住。宅。那。裏。有。這。般。寫。意。要。不。是。中。國。電。影。明。星。也。沒。有。組。織。這。寫。意。間。的。魄。力。啊。羅。妙。華。搖。搖。手。道。快。別。提。明。星。不。明。星。提。起。了。很。使。我。難。爲。情。我。們。那。裏。穀。得。上。明。星。簡。直。是。螢。火。燐。火。罷。了。裘。敏。仁。道。那。也。太。客。氣。了。你。不。算。明。星。數。一。數。上。海。灘。上。還。有。誰。呢。羅。妙。華。道。剛。纔。那。位。戴。美。珍。新。近。拍。了。一。張。片。子。名。叫。「。笑。渦。」。他。是。主。角。那。纔。當。得。起。明。星。兩。字。呢。邱。八。老。爺。道。你。不。提。戴。美。珍。我。們。到。忘。了。你。此。刻。襟。起。我。正。要。問。問。羅。妙。華。道。可。是。問。戴。美。珍。嗎。邱。八。老。爺。道。正。是。裘。敏。仁。道。我。也。要。問。你。呢。你。在。汽。車。上。和。我。說。停。一。會。告。訴。我。此。刻。

可以說說了羅妙華道美珍你們不是已經看見了還要我說什麼裘敏仁道不行不行你又是託詞假痴假呆做什麼我不問你別的我先問你美珍的家裏爲什麼不許我們去這一層你總明白了羅妙華道他家裏呢也沒有什麼不可見人之處不可告人之事不過他迫於經濟家庭屋小人多頂了一宅兩樓兩底的房子下來他橫一召租豎一召租共總除了自家以外住了九家人家之多邱八老爺道奇談奇談兩上兩下可以容得下八九家嗎那簡直如同頸鴿箱了裘敏仁道兩上兩下八九家不算什麼多有時候內地風聲一緊上海避難人多的往往一樓一底還住六七家呢上海灘上的人真是和橡皮一般能屈能伸塞得落儘管可以塞呢邱八老爺道這兩上兩下

八九家怎樣支配呢。羅妙華道：「怎樣支配我也弄不清楚。總歸到處是牀，到處是人。兩句話可以包括了。邱老爺搖搖頭道：『那真逼仄擁擠不堪了。』倒佩服密司戴能耐心住得下呢。羅妙華道：『那有什麼法子爽性告訴你吧。』他那一間房裏便有三隻牀，他自己一隻牀，上便有兩個阿姪和他睡。這種擁擠可想而知。邱老爺道：『阿姪爲什麼不跟阿哥去。』羅妙華道：『阿哥早死了。』剩下阿嫂和兩個阿姪。一個姪女裘敏仁道：『阿嫂做什麼有什麼職業嗎。』羅妙華道：『阿嫂年紀已經快四十歲了，不識字的女人到了四十歲左右，除了做老娘姨，泡水洗衣服，還有什麼職業可做。』只靠着美珍一人罷。一嫂三姪還作罷了。還有老母呢。老母還作罷了。外加還吸幾筒烟，全要靠美珍一個人支持。

呢。因此美珍委實的眞苦苦。又說不出他總算和我要好常常和我談起了落淚。裘敏仁道：你這話或者是他前幾年的境况罷。他近年來不是混得蠻好。他那兩種影片很出風頭。這一項收入總不錯。何致家庭之間這般窘迫。羅妙華搖搖頭道：裘先生你真不知道。我們中國辦電影公司的內容呢。你當中國這許多影戲公司。肯像外國影片公司。整千整萬的薪水付給演員嗎。那是決計沒有這一回事。即使有這事。大概總在二三十年後。我們變做老太婆的時候了。講到現在談起來。眞要笑煞外國人。咧。裘敏仁道：薪水不多大約總有一些嗎。羅妙華道：我託福還算好。新近進了這資本雄厚的支那公司。以後總算有一筆固定收入。戴美珍眞可以算得吃盡電影的苦頭。他從

前替大地球公司拍那「倩女之魂」和「孤女奇緣」兩齣片子。總算帳下來倩女之魂他拿着六十塊錢。孤女奇緣得着九十塊錢。所謂明星的代價如此而已。邱老爺聽了搖搖頭道：「怎麼只有這一點錢。」羅妙華道的確如此。起初呢開辦電影公司的人無代價的邀人拍進去。完全是一種刮皮主義。等到那人有點關係。下半卷電影非他攝入不可。那末拍影戲的公司方肯十塊八塊三塊五塊付一次橫豎他們宗旨在拍了一套是一套。下一次又要換新鮮人。不願意用老角色。外國影片公司重有經驗的角色。中國影片公司專講新鮮臉面。凡是映過一次的。他們以為不新鮮。賣不出野人頭了。又去尋第二個新明星。電影公司裏抱了這種主義。他也不怕得罪明星。五十六

十八九十還是格外加恩。出一身大汗呢。最可憐許多男角。和不甚重要的人物。白忙了一陣。最後結果公司裏送他幾張優待券。免費的看兩次白影戲罷了。此外一無所得。你想戴美珍。外面名氣雖大。實際上兩次只進賬一百五十元。穀什麼據他說。因為扮影戲自家還特爲做了兩套奇麗的衣服。一百五十元。剛剛正好。你想他家庭怎麼不窘。外面場面還要扮着怎麼。不要暗自流淚呢。邱老爺也不禁歎口氣道。原來這許多影戲公司內幕。是如此。電影明星的價值。只有幾十塊錢。妙華笑道。真是此中人語。不足爲外人道也。裘敏仁道。電影的事業。戴美珍不能多什麼錢。那末他近來參加新劇。總可以沾點油水。這一次他們社裏那一齣「貴族的睡鞋」不是轟動一時。

差不多上海灘上有傾城而觀的盛況。將一班靠影戲吃飯的老前輩弄得黯然無光。美珍做了其中的重要人物。總不致於再是盡義務吧。羅妙華道：「這一次據他說。雖不是盡義務。也和盡義務相同。因為化裝上。一共做了三次的衣服。做電影的衣服。只要拍出來好看。原料什麼到不必講究。十分急的時候。在鞋子上衣服上。畫兩朵花也行了。這新劇的服裝。究竟要上台的。畫兩朵花的衣履。怎能瞞得過看客。其勢不能不考究一些。這成本上。很大。美珍在「貴族的睡鞋」上。領得幾個錢。做了化妝費。正好總算沒有貼出血本。落了兩套衣服。裘敏仁搖搖頭道：「不對。不對。戴美珍有些欺你了。我聽說這一次「貴族的睡鞋」表演下來。很多幾千塊錢。怎麼會主角戴美珍分不到。」

手呢。這是他騙你的話。羅妙華道：沒有幾千塊錢，只有三千多塊錢。是有這麼一回事。美珍也不瞞我。不過這筆錢聽說他們同志主張存起來預備將來自己造戲館。自己大做。捨脫什麼。嘯舞台。天地大劇場等等的生意。是要留爲大舉。不肯輕輕的分散。因此美珍沒有分着你不瞧美珍這一陣子。分外起勁。排演新劇預備大做。而特做呢。邱八老爺老氣橫秋的搖搖頭道：新劇能吃飯嗎。我看是靠不住呢。羅妙華道：美珍做新劇除了生活問題以外還有另外一重意思的。他也明知新劇究竟不能吃飯。裘敏仁道：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一定有什麼戀愛問題。夾在裏面。羅妙華抿著嘴笑道：你怎麼猜得出。裘敏仁道：一半是我猜猜看。一半是聽你剛纔在咖啡館扶梯邊和他取笑的。

那番話也可以聽得出一些因頭羅妙華道現在呢還不能證實什麼不過知道他進新劇團體的時候有一個男朋友拉他進去的因為中國男女正式社交還沒有發達一男一女一無瓜葛常常在一起很容易惹人注目有了新劇這一個關係總算師出有名也不怕旁人議論什麼了起初進去的原因就是如此誰知戴美珍竟是一舉成名進了新劇團體只做了一兩齣戲已是名震江海這時候聽說社外的人很注意他常常有人打聽他的歷史打聽他的住址便是社內的演員也特別看待他他簡直有領袖羣英的氣概女演員呢不過是敬佩而已男演員呢少不得由佩而敬由敬而愛尤其是和他在舞台上做相手方的一位少年名喚什麼魂的格外傾倒邱老爺道

你剛纔不是說戴美珍進新劇團體的時候是一位男朋友拉他進去這時候再加上一位那不是要鬧醋勁了嗎羅妙華道怎麼不是戴美珍和我常常談起也因此流淚裘敏仁笑道密司戴也太會哭了這種事體哭了有什麼道理羅妙華道這也難怪他他與那介紹進去的男朋友既有了甚深的關係這時候要撇了他也很不容易那位新相知什麼魂的美珍也委實的贊成他並且聽說的人還沒有結婚美珍未嘗不想將終身的问题附帶在上面解決可是那舊相知的男朋友很不肯退讓常常有些挾制美珍的情形美珍也不敢毅然和他決裂事處兩難進退維谷怎麼不急得要哭裘敏仁道他與那男朋友也沒有正式結婚正式訂什麼合同戴美珍何必怕他慣掉一

個換一個有什麼困難。羅妙華淡笑了一笑道：「男女之間，不幸有了關係，以後男的損脫女的，固不容易；女的丟脫男的，恐怕也不容易呢。」裘先生你說得好輕而易舉呀。邱老爺吐吐舌頭道：「現在的女人真可怕，真不容易招架。」裘敏仁微笑了一笑道：「也要瞧那裏一類的女人，未可一概而論。大概程度低一些，的容易發行關係，可是也容易擺脫。程度愈高的，愈難對付。將來愈難了。」結羅妙華眉頭豎了一豎道：「裘先生，你這一番話，太瞧不起我們女人了。簡直將我們女子當你們男子的玩物聽了。真使我們不快活。」裘敏仁嘻皮笑臉湊上去道：「天理良心，你們女子何嘗不是將我們男子當玩物？何嘗不玩我們於股掌之上？不談別的地方，只談上海一年三百六十天，一月月大三

十天。月小念九天。也不知多少。男子給女子玩死了的。羅妙華急急的搖手道。瞎三話四。瞎三話四。每天新聞紙上。只有汽車電車。軋死人。強盜開槍打死人。那裏有女子玩死男人的新聞。你真真是瞎造謠言。破壞我們女界的名譽。裘敏仁道。這種新聞報館裏是不會知道的。知道的也登載不出。你當是女子玩死男子。真是什麼十惡不赦不得善終。算死嗎。男子因女子而傾家蕩產。身敗名裂。憔悴顛連。疾病苦惱。致死的。當然要算在這筆帳上面。可憐的是許多男子到了死的時候。還不知是被女子玩死了的呢。即使曉得了。已懊悔來不及。羅妙華道。照這麼一說。普天下男人的性命。全送在女人手裏似的。裘敏仁點頭道。豈敢。豈敢。羅妙華聽到這句話。倏地立起來道。裘先生。你

請。出。去。請。出。去。這。裏。是。我。的。地。方。我。是。個。女。人。別。將。你。害。殺。了。
快。些。請。吧。說。到。這。裏。又。向。邱。八。老。爺。笑。了。一。笑。道。邱。先。生。倘。若。
胆。子。大。不。怕。我。們。女。人。害。你。儘。管。請。坐。裘。先。生。我。們。是。不。敢。留。
他。的。說。罷。走。過。去。便。帶。笑。的。拉。着。裘。敏。仁。裘。敏。仁。見。他。來。拉。爽。
性。躺。在。沙。發。上。不。動。口。中。道。你。攆。我。也。不。走。我。既。來。了。祇。配。一。
條。性。命。還。怕。什。麼。呢。正。說。之。間。忽。的。門。外。輕。輕。的。有。人。叩。門。羅。
妙。華。不。知。來。者。何。人。楞。了。一。楞。高。聲。問。是。誰。裘。敏。仁。低。低。的。笑。
道。又。是。一。個。抵。配。性。命。的。人。來。了。邱。八。老。爺。聽。了。這。句。話。不。禁。
呵。呵。一。笑。不。知。敲。門。究。竟。是。誰。羅。妙。華。是。否。開。門。欲。知。後。事。如。
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經濟結婚涎流一尺

愛情破產淚滴三更

却說裘敏仁介紹邱八老爺到影戲明星羅妙華家裏小坐。妙華家裏布置十分雅潔。妙華又殷勤招待三人。脫略形跡。無話不談。裘敏仁竟談到男人往往被女人玩死的話。羅妙華聽了。不覺有些動怒。要拖裘敏仁出去。裘敏仁那裏肯走。正在這當兒。門外有人推門。羅妙華問是誰。只聽見門外一種曼妙的聲音。道是我裘敏仁和邱八老爺。當然聽不出是誰。羅妙華聽了。知道是他的。從前同學朱琇瑩的聲音。忙丟了裘敏仁。立起來道。琇瑩姊來了。裘敏仁到嚇了一跳。道。琇瑩是誰。我們在這裏妨事。不妨事。羅妙華道。琇瑩是自家人。你儘管坐着。我還可以替你們介紹介紹呢。邱八老爺聽了。心中暗暗一喜。心想我平常見他們這一類新式女子。好似眼睛生在額角上。瞧不起人。

滿臉高不可攀的樣子。如今認識了一個一個。便介紹兩個兩個。又可以介紹三個。真是路路通呢。且看進來的是誰。目不轉睛的瞧那進來的人。此時羅妙華開門將朱琇瑩歡迎進來。朱琇瑩的打扮。却又和羅妙華兩樣。頭上梳了一個毛頭。似一種亂頭粗服的樣子。穿了一件沒領的白盛紡的衣服。下面也繫了一條短裙。皮鞋絲襪一式雪白。週身上下除了頭髮。眼珠和眼鏡的邊。是黑的。嘴脣是紅的。以外其餘白光照眼。連頭上圍着一圈的象牙項珠。也是白的。不但邱人老爺見了。一呆。裴敏仁也暗自嘖嘖稱羨。朱琇瑩一進門。見另有兩個生客。忙縮了轉去。道妙華姊。我和你說一句話。客人多來說着。笑了一笑。却將目光向屋中眇了一眇。羅妙華見朱琇瑩回身。要走。忙一把。

拉○住○道○不○要○走○只○有○兩○位○客○人○我○來○替○你○介○紹○介○紹○朱○琇○瑩○被○
他○拉○住○到○也○轉○身○不○得○羅○妙○華○便○將○邱○裘○二○人○介○紹○與○朱○琇○瑩○
又○將○朱○琇○瑩○的○簡○單○履○歷○介○紹○與○邱○裘○二○人○道○這○一○位○是○九○州○
女○學○教○員○朱○琇○瑩○女○士○他○的○圖○畫○是○上○海○美○術○界○上○很○有○名○的○
他○的○作○品○諒○來○你○們○總○見○過○的○了○裘○敏○仁○也○隨○口○答○應○道○久○仰○
久○仰○朱○琇○瑩○見○人○稱○讚○他○的○作○品○微○微○鞠○了○半○躬○含○笑○謝○道○那○
種○瞎○畫○連○篇○不○值○一○笑○羅○妙○華○道○你○也○不○要○客○氣○了○你○剛○剛○說○
有○什○麼○話○要○和○我○說○怎○麼○你○這○時○候○到○不○說○了○朱○琇○瑩○道○事○體○
是○一○件○小○事○可○是○不○能○耽○擱○到○明○天○一○耽○擱○了○便○要○誤○了○人○家○
的○事○因○此○我○特○爲○趕○到○你○公○司○裏○說○你○走○出○了○趕○到○你○家○裏○知○
道○你○沒○有○回○去○算○一○算○大○概○是○在○此○地○了○趕○來○剛○剛○巧○正○碰○着○

你。說。到。這。裏。朱。瑋。將。自。己。的。手。緊。緊。握。住。了。羅。妙。華。的。手。好。似。表。示。尋。着。了。妙。華。心。裏。非。常。快。活。似。的。羅。妙。華。道。我。也。沒。有。什。麼。地。方。去。一。找。總。可。以。找。得。着。的。朱。瑋。接。着。道。那。到。……：……這。話。說。了。一。半。羅。妙。華。丟。了。一。個。眼。色。給。瑋。瑋。瑋。瑋。瑋。明。人。自。然。明。白。不。往。下。說。忙。換。了。一。句。話。道。我。到。這。裏。來。有。人。請。你。明。天。幫。一。個。忙。羅。妙。華。道。幫。什。麼。忙。朱。瑋。道。我。們。母。校。裏。教。員。陳。先。生。明。天。結。婚。什。麼。全。預。備。了。只。缺。一。位。奏。琴。的。想。來。想。去。臨。時。抓。不。出。人。只。得。煩。你。大。駕。明。天。辛。苦。一。天。羅。妙。華。道。你。們。母。校。教。員。姓。陳。的。有。兩。三。位。我。有。兩。位。是。認。識。的。明。天。結。婚。的。是。誰。怎。麼。奏。琴。的。人。不。預。先。請。好。呢。臨。時。來。抓。到。我。這。不。靈。的。人。呢。朱。瑋。營。用。手。掏。出。一。塊。小。小。的。白。麻。紗。巾。搓。了。一。搓。手。上。

的汗微笑着對羅妙華道：「不靈，這一句話你太客氣了，果真不靈，夜裏我也不趕來請你了。明天結婚的是教務長兼西洋畫主任程振亞。這次他和常州的華競芳女士結婚，羅妙華不等他說完道：『哦，是程振亞先生啊，那是向來認識的，怎麼他結婚也不發一個帖子給我？』朱琇瑩道：『那大概時間太跼促，遺漏了。』這一次程先生好日，差不多是兩星期前方決定，因為結婚以後兩位新人馬上要出洋到意大利學美術去。關於婚禮上各種布置不甚周密，你到也不要怪他。明天操琴的人起先約好了，是西門教堂裏的劉師母。劉師母也答應了，忽然劉師母昨天夜裏小產，明天決計不能到。臨時只好請教你了。程振亞先生再三託我致意，你他也覺得臨時拉人不恭敬，怕你不肯到。

我說。我。和。你。是。老。朋。友。我。來。你。一。定。肯。去。的。妙。華。姊。你。明。天。去。吧。朱。琇。營。說。到。這。裏。又。伸。手。過。去。握。住。羅。妙。華。的。手。聽。他。的。回。答。羅。妙。華。還。不。一。口。答。應。他。沉。吟。一。下。道。明。天。是。禮。拜。二。朱。琇。營。道。禮。拜。三。羅。妙。華。道。還。好。禮。拜。三。我。還。有。空。不。知。道。程。先。生。結。婚。什。麼。時。候。上。海。人。結。婚。往。往。喜。帖。上。寫。兩。點。鐘。直。到。四。五。六。點。鐘。還。沒。有。消。息。呆。呆。的。在。禮。堂。上。候。着。很。厭。氣。的。朱。琇。營。搖。搖。頭。道。這。却。不。會。的。程。先。生。和。華。女。士。總。是。很。新。的。人。物。很。新。的。人。說。話。第。一。要。守。信。何。况。終。身。大。事。呢。說。罷。從。袋。中。掏。出。一。頁。摺。皺。的。粉。紅。喜。柬。遞。給。羅。妙。華。道。你。瞧。這。上。面。不。是。寫。着。准。午。後。二。時。嗎。羅。妙。華。接。過。了。一。瞧。道。哎。啊。地。方。是。一。蘋。香。我。不。贊。成。朱。琇。營。道。你。爲。什。麼。不。贊。成。一。蘋。香。羅。妙。華。道。一。蘋。

香那禮堂太小不透空氣客人一多簡直要悶壞了人他那裏本來旅客不少碰着文明結婚旅客統通擁擠下來很嘈雜奏琴的地方却在半空中高台上奏琴的人很不得勁朱琇瑩道哦爲了這一點不贊成我當是還有什麼別的重大原因不肯到一蕙香呢羅妙華道笑話了我有什麼重大原因呢朱琇瑩道他們既定了一蕙香也不能改動只好請你勉爲其難羅妙華在這時候樂得賣一個情面結朱琇瑩道那末我瞧着你老朋友的面子明天准到我也借此看看新娘娘程振亞先生是很漂亮的文美學校裏教員漂亮要算他是數一數二的了諒來這一位新娘娘一定很可有一看的價值了朱琇瑩淡笑了笑道新娘娘是不禁看的羅妙華詫異道怎樣不禁看朱琇

營道面孔弗靈羅妙華道哎喲現在新娘娘不比舊式新娘娘舊式新娘娘還有鳳冠纓絡可以遮住面孔面孔推板一點還可以媽虎得過如今的新式新娘娘全靠一副面孔面孔的分數考不及格別樣再好一點總吃虧了程先生這麼一個漂亮的人爲什麼揀中一個面孔不靈的新娘娘呢朱琇營笑道你也不是新官人爲什麼這般着急：說到這句話引得那在旁默坐的邱八老爺和裘敏仁全笑了起來朱琇營見邱裘二人笑了不禁也粉臉微紅舉手用那方小麻紗巾向櫻脣微掩那種姿勢很自然也很宛媚邱裘二人格外四目直注朱琇營格外紅暈上頰羅妙華道咦他也不是新娘娘爲什麼臉紅呢朱琇營用手輕熨兩頰道紅什麼不過有些升火平常這時候我

已。要。睡。了。全。是。爲。了。你。耽。擱。了。我。的。好。睡。羅。妙。華。道。那。裏。是。爲。的。是。我。你。是。爲。的。你。那。母。校。教。員。罷。了。朱。琇。營。聽。了。臉。上。顏。色。又。加。了。幾。分。紅。暈。低。了。頭。用。手。敲。了。羅。妙。華。肩。上。一。下。道。你。的。話。太。不。分。清。了。羅。妙。華。道。我。說。得。很。清。楚。你。聽。得。不。清。楚。罷。了。別。而。不。必。說。究。竟。程。先。生。爲。什。麼。要。討。一。個。面。孔。不。靈。的。人。朱。琇。營。道。這。位。未。來。的。程。師。母。面。孔。十。分。不。靈。呢。這。不。能。算。不。過。在。我。們。母。校。當。中。的。同。學。比。起。來。他。那。面。孔。要。算。不。靈。的。一。堆。去。了。羅。妙。華。道。哦。你。這。位。未。來。的。程。師。母。還。是。你。的。同。學。那。末。是。學。生。嫁。先。生。了。朱。琇。營。點。點。頭。道。正。是。羅。妙。華。道。程。先。生。既。然。要。在。學。生。當。中。揀。夫。人。那。末。何。妨。揀。得。好。點。你。們。母。校。裏。出。色。人。物。很。不。少。別。的。不。必。說。就。算。你。：。說。到。這。裏。用。手。指。了。一。

指朱琇瑩朱琇瑩趁勢將羅妙華的手指一握道休要瞎三話
四羅妙華見朱琇瑩臉又紅了索性往下說道其實你和程振
亞先生真是天生一對呢倘使我是月下老人我一定拉攏你
們兩個人朱琇瑩道你越說越不像我是差不多要趨向獨身
主義的了羅妙華搖搖手道我不相信我不相信獨身主義這
句話真是騙騙人你沒留心看報嗎秣陵女子大學校長穆超
羣女士他從前也表示守獨身主義的等到將近四十歲快了
還免不了和他老朋友宗博士結婚呢前天不是也在一蘋香
行婚禮嗎你大概也學識超羣要挨到三十過後四十不滿的
時候再給喜酒與我們吃嗎朱琇瑩道我是真的你不信瞧着
吧說到這裏微微的透了一口氣似歎非歎的道像程先生這

一類的人他固然不願和我結婚。我也不願意和他結婚。呢。還是獨身的好。羅妙華笑道。看你獨到幾時。話猶未了。壁上的鐘鏗的敲了一下。朱琇瑩道。時候真不早了。說定了你明天准到。我是。要。回。去。了。我。那。裏。是。華。界。這。幾。天。又。碰。着。戒。嚴。太。晚。了。交。通。很。不。便。呢。羅妙華點點頭道。一准明天去。但是那琴可預備了。沒有。朱琇瑩道。那已早預備好了。羅妙華道。我向來不失信。說定了。我。一。定。來。的。朱琇瑩道。那末。明天不再派人來催請你了。羅妙華點點頭道。我自。然。會。來。一。巔。香。還。有。什。麼。不。認。識。嗎。朱琇瑩笑了一笑道。明天見。又轉了一轉。眼光向邱八老爺和裘敏仁兩人打了一個招呼。翩然而去。羅妙華直送至樓下。扶梯方纔回來。羅妙華見邱八老爺和裘敏仁都立起來。要走。妙

華道：「時候還不算十分晚，再坐一會，怕什麼？只請你們喝了一口清茶，太簡慢了。我那抽斗裏還有糖果呢，待我取出來敬客。」

裘敏仁攔住道：「不必。邱先生不能再久坐了。他的癮早要來了，被你和朱琇瑩的談鋒擋住，此刻再叫他支持，未免苦人所難。」

羅妙華笑問邱八老爺道：「邱先生，果真是吸幾口煙嗎？」邱八老爺點點頭，羅妙華搖了兩搖頭，道：「瞧不出面上沒有什麼烟色。」

啊，裘敏仁道：「他吸煙吸得很乾淨，又是頂好的土，不大上臉。」羅妙華道：「倘使我做車站上的檢查員，一定不疑心邱先生是有癮。」

癮決不上前來搜檢呢？這時候邱八老爺聽見他們提起了煙癮，不知不覺忍不住打了一個呵欠。裘敏仁笑了一笑道：「不對了，寄信來了，我們走罷。」邱八老爺也不覺自己笑了起來。道：「這

頑藝兒真有鬼不提他倒也罷了一提他應念而至羅妙華道這全是裘先生的不是邱老爺這時候已走至門邊羅妙華也不堅留對裘敏仁道裘先生你有空可以常常和邱先生來談談裘敏仁忽的遲疑了片刻道你明天有空嗎羅妙華道剛纔你沒聽見嗎我要到一齣香呢裘敏仁道我問的是晚上羅妙華也遲疑片刻道晚上難說最好明天你們也到一齣香去晚上有空沒空那時候可以回答你了裘敏仁道姓程的我也不認識我們不去聽你的琴了羅妙華道文明結婚大家一鬧而已管什麼認識不認識你來瞧瞧新娘娘也噯啥裘敏仁道那末明天再說吧我也說不定有功夫沒功夫呢說罷便和邱老爺同車各自回家羅妙華送了邱裘二人去後也自有他

另外的去處。那也姑且不去細表。一宿無話。到了第二天。一蘋香門前。早用新鮮滴綠的松柏紮了一座大牌樓。牌樓居中。電燈紮成一個極大極大的喜字。又牌樓旁邊。雖是文明。不用什麼紙糊戳燈。可是左右掛了兩扇紅底玻璃牌。一面寫着程府喜事。一面寫着華府喜事。門前又臨時添了兩位巡捕。委實是莊嚴燦爛兼而有之。走進八角門。掛旗結綵。紅紅綠綠。炒得人眼花。禮堂布置格外輝煌。除掉喜幛喜聯。而外。因爲新郎新娘都是著名的美術家。美術界的朋友。各有各的投贈了不少的畫。屏內中畫有翼的愛神。最多奇奇怪怪。蔚爲大觀。繪男女接吻。夫婦聯臂的也不少。更有刻意求工的。爽性畫了新郎新娘兩人的肖像。携手花前。表現出愛情甜密。還有借此賣弄本領的。

繪幾個赤裸裸的男女在濃綠蔭中狂歌跳舞也是別開生面。主人家一視同仁不得不一例的懸掛起來男女來賓午後漸漸的魚貫而來道賀以後大家俱來賞鑑這許多畫品那座禮堂簡直和西洋愛情畫展覽會差不多了惹得那許多一蘋香旅客也紛紛來看因此人數愈多禮堂格外熱鬧擁擠且說新郎程振亞真是一表人才皙白少年平常的西服已極考究不肯一些苟且損失美觀這一天是他平生最美滿最甜密的一日自頂至踵沒有一處不是前一個月殫精竭慮安排布置一套大禮服靜穆清華儼然有外國影戲片中上等紳士的態度胸前簪了一朵嫩紅的玫瑰花花朵不大不小可是顏色異乎尋常在衆人中確有表現特異的狀況程振亞以新郎的資格

當然是各方面酬應賓客十分忙碌。便是朱琇瑩女士這一天。充任招待員也異常的忙迫。朱琇瑩雖是一面招待女賓。心中却有老大的一樁心事。禮堂奏琴重大責任。是由他代請羅妙華担任。昨夜臨時約定羅妙華口頭答應。是答應了。怎麼到這時候。還沒有來。瞧一瞧一牆香壁上的大鐘。已是三點敲過。怎麼還不見來。幸喜新娘方面傳出話來。打扮得還未十分齊備。可以延挨片刻。朱琇瑩不由得急得一陣一陣的香汗淫淫。偏偏新郎程振亞又向他問起這件事。問羅妙華可來了。沒有。朱琇瑩口中答道。就來了。心中却忐忑不甯。兩隻眼睛只向着進門的八角玻璃門。注意朱琇瑩望得也漸漸眼酸。可是仍不見羅妙華的影蹤。正在出神的當兒。忽的身旁走過一人。也是西

裝高大的身材圓而帶黑色的臉滿頭長髮微笑着問朱瑩道：「瑩，你早來了麼？」朱瑩不覺吃了一驚，定睛看時，原來是母校校長東海樓。瑩和他有師生之誼，忙鞠了一躬道：「來了好一會了。」程先生叫我做招待員，不能不早點來幫忙。東海樓點點頭，朱瑩接着問道：「東先生早來了麼？」東海樓道：「我剛剛來說到這裏停了一停。」道：「今天我身體不爽快，我本不想來的。」無奈我是介紹人，朱瑩道：「哦，東先生原來是介紹人，那當然不能不到介紹人照例還有一番演說。」東先生早預備了嗎？東先生和新郎新娘有朋友師生的關係，那演說詞一定措辭很妙了。東海樓四面望了一望，見身旁沒有什麼賓客，不覺微微的歎口氣道：「有什麼好演說呢？結婚的演說還不是幾句。」

照例的話說到這裏東海樓臉上頓時露出很不自然的樣子。來朱琇瑩大爲詫異。心想東先生爲什麼這般不起勁。朱琇瑩正想問問東海樓忽的肩頭上輕輕有人一拍。迴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他望眼欲穿的羅妙華。朱琇瑩只一喜非同小可。忙撇了東海樓拉着妙華的手道。妙華姊你爲什麼到這時候纔來。我真急壞了。羅妙華笑道。已經結過婚了嗎。朱琇瑩道。還沒。有羅妙華道。那末晚來也不誤事。你急什麼。我算定了這時候一定還早呢。朱琇瑩微微的吐了半個小舌頭道。再遲真要趕不及呢。說罷拉着他去見程振亞。程振亞說了許多費心的話。朱琇瑩又向賬房裏取了一朵紅花徽章給羅妙華。佩上羅妙華差不多也是社會上小有名氣的人物。一班美術家很有幾

位和他認識這時候全走過來與他招呼累得羅妙華也沒有功夫細瞧四壁裸體愛情圖畫正在這當兒朱琇瑩忽從人中擠了出來招呼羅妙華道快結婚了請你上琴臺去罷羅妙華一看衆賓客也一簇一簇擁擠起來曉得吉時將屆羅妙華問道新娘是汽車還是……話猶未了朱琇瑩道新娘是走來的羅妙華道這未免太開通了怎麼好走過來朱琇瑩道老實和你說吧新娘也住在一蕙香從房間裏到禮堂不是走了來嗎羅妙華道哦原來如此男女兩家並在一個旅館却省了不少的事說着由朱琇瑩引導引着繞過扶梯步入琴臺揭開琴蓋試了兩聲朱琇瑩道我不在此地陪你了我還要去有別的事體呢羅妙華點了一點頭這時候禮堂中賓客已滿禮壇上

已。有。兩。個。着。洋。裝。的。少。年。上。去。安。排。布。置。十。分。忙。碌。不。一。會。由。
一。位。聲。音。洪。亮。的。司。儀。員。大。呼。請。來。賓。入。席。其。實。來。賓。早。已。入。
席。這。一。聲。實。是。多。呼。的。接。着。是。請。證。婚。人。入。席。人。叢。中。驀。走。出。
一。位。鬚。髮。皓。然。的。老。叟。雖。是。穿。着。一。套。藍。袍。黑。馬。褂。乙。種。常。禮。
服。滿。臉。春。風。頗。覺。和。靄。可。親。羅。妙。華。在。琴。臺。上。瞧。着。暗。想。這。是。
誰。面。目。好。似。見。過。似。的。子。細。一。想。自。己。也。從。沒。有。利。這。一。種。鬚。
髮。皓。然。的。人。軋。過。朋。友。爲。什。麼。好。面。熟。一。時。竟。想。不。出。什。麼。原。
故。這。時。候。有。好。幾。個。女。學。生。因。禮。堂。中。人。多。挨。擠。不。進。掩。到。琴。
台。上。來。羅。妙。華。也。不。去。理。他。們。只。聽。他。們。互。相。請。問。道。這。老。老。
頭。是。誰。有。幾。個。女。學。生。道。不。曉。得。老。頭。子。誰。去。探。聽。他。的。姓。名。
有。一。個。道。我。認。識。是。商。務。公。會。會。長。鮑。珊。株。這。一。句。話。方。始。提。

醒了。羅妙華原來鮑珊株是他從前母校裏的捐款。董事校內懸掛着他的肖像。年深日久，印入腦經。因此一見相識。羅妙華心想：程振亞真會揣摩風氣。請出這一位年高德劭的證婚人。可見他的婚禮莊嚴了。鮑珊株就席以後，讚禮的接着請介紹人入席。一位是東海樓羅妙華認識的一位，已是五十多歲人。物好似內地的地方。紳董滿臉曲象。羅妙華便不認識了。兩位介紹人入席以後，讚禮的又叫請主婚人入席。人叢中東面走出一位團團面孔，花白短鬚的五十多歲男子，後面跟隨着一位四十多歲小腳婦人。那婦人一定是男子的妻室了。西面又走出一位老太太。年齡雖不過五十左右，可是滿臉憔悴。一望而知是一個飽經憂患、辛苦操勞的婦人。那婦人的舉止便沒

有東面那小脚婦人來得自然頗有矜持過甚的樣子。羅妙華知道程振亞是家貧少孤，只有一位老母，心想這西面走出來的老太太定是他母親了。羅妙華也不覺替這位程老太太一慰。今天兒子結婚能有這種場面也很有面子了。主婚人就席以後，讚禮員便是高聲大呼，引新郎新娘入席。這一聲不打緊，接着一陣歡聲雷動的拍掌夾雜着，一片笑聲震得羅妙華幾乎耳聾。羅妙華心想，新郎新娘出席既沒有軍樂鼓手和小堂名吹打，應該奏一奏琴，這般喧嘩奏了也沒人聽見，樂得省一省力氣。伏在琴台上，鬚髯是坐在新舞臺的花樓看白戲。一會兒，新娘由許多花技招貼的女僮相簇擁着，從外面款步走入禮堂。新娘後面接着便是新郎。程振亞左右也有兩三個漂亮

的洋裝男子相陪着羅妙華因爲昨天聽見朱琇瑩談起說程振亞的新夫人其貌不屬因此特別注意究竟面貌醜陋到什麼程度急急的從琴檯上往下看可惜新娘這時候微微的低着頭頭上又滿堆着鮮花花上又披着粉紅紗一個臉已被花紗遮去了五分之二羅妙華竟瞧不出什麼可是那新娘的體格頗覺魁梧一些沒有纖小柔弱的樣子這時候天氣尙熱衣衫不多是顯出腰肥臀巨迴不及程振亞清矯如雞羣之鶴羅妙華正在那裏以個人眼光作新娘新郎的比較忽的那讚禮的司儀員又大呼道新郎新娘行結婚禮一聲甫畢衆賓又拍掌歡呼弄得新郎新娘不知所讚禮的司儀員又大呼道一鞠躬於是新郎新娘相向一鞠躬新娘不過微俯而已新郎程

振亞却採用東洋式的鞠躬頗爲道地這一鞠躬不打緊却又引起許多賓客的笑聲紛紛的說道新郎鞠法好又有人說索性再鞠一躬吧一片笑聲震得讚禮的人出聲不得停了片刻讚禮的人方說交換飾物於是陪新娘的女僮相便從新娘指上脫下戒指遞給新郎方面的男僮相男僮相也將新郎的戒指遞了過來男僮相與女僮相在這遞送授受之間又不覺各自臉紅羅妙華登高瞧得清楚心想這與他們僮相有何關係何必臉紅飾物交換以後正要接着行別的節目忽的大衆笑聲忽止紛紛的往禮壇上瞧羅妙華順着衆人目光瞧去忽見壇下匆匆跳上五六位男賓緊緊的抱着壇上的一個人再一細看那被抱的是誰原來正是這一次婚禮介紹人東海樓羅

妙華不覺十分詫異。這是什麼緣故。這時候不但禮壇上的人亂着一團。便是壇下立着的兩個新人也都驚惶失措。新娘也歪轉頭去問那左右的女僮。相新郎程振亞索性搶過去一步。看看壇上到底怎麼一會事。只聽見禮壇上的人說道。還好。好。不要緊。不要緊。霎時有三四個男賓將東海樓擁下壇來。這時候程振亞方瞧得清楚。只見東海樓臉色蒼白。雙目微閉。口中流出許多白的黏沫。似涎非涎。似痰非痰。流得雪白。硬領上。一場糊塗。四肢無力。全部躺在別人身上。程振亞一驚非同小可。問這是什麼緣故。這是什麼緣故。那攙着東海樓的人說道。不要緊。不要緊。這大概是禮堂上太熱。東先生受熱氣閉。那來賓中與東海樓關切較深的人忙趕過來。附着東海樓的耳畔。

喊道：東先生、東先生，也有喊海樓、海樓的，喊了一會，海樓漸漸有些聞聲點頭。大家道：好了，好了，不碍，不碍，還是程振亞有主意。他說：東先生雖然一時氣閉，但是毛病不可不看。誰送東先生到醫院裏去吧？內中有一位雋妙少年，分開衆人道：你們可抱着東先生坐我的車子去，可以快一些。程振亞接着道：好極了。許先生的汽車很快，那末借你的車子送一送罷。衆人也不由分說的，將東海樓簇擁着出了大門。架上姓許的汽車開到左近不遠，青十字會時疫醫院裏去。東海樓出了一蘋香以後，程振亞的禮壇上秩序方纔漸漸回復原狀。但是經過這一次的大擾亂，衆人四下裏交頭接耳，紛紛議論東海樓的猝病，不知是吉是凶，却將程振亞結婚喜事的一種熱烈的歡聲減去。

不少。証婚人致詞。主婚人訓詞。介紹人祝詞。新郎新娘答詞。皆是草草終場也。無人提及奏琴羅妙華也。忘其所以。總算禮畢以後。大家一哄將新娘簇擁到一間新房裏去。大家圍着評頭品足。愛熱鬧的還泥着不走。有許多事體忙碌的。也不等開筵。早紛紛散去。羅妙華這一天。月上黃昏。另有他約。當然也是先行溜走的一個人也。不和朱琇瑩招呼悄悄的出了一蘋香而去。如今且按下程。振亞的美滿姻緣。不表再說。東海樓到了。青十字會時疫醫院門首。早已人事清醒。問及衆人爲什麼將他簇擁到醫院裏來。大家告訴他。剛纔在一蘋香禮壇上。口吐白沫。形同氣閉的情形。東海樓聽了。心中明白。口中含糊道。不瞞列位說。兄弟自小受先母的遺傳。帶下這痰厥的小毛病。一遇

人多氣塞的地方難免觸發這幾年力行衛生總算稍好一點。今天因爲身體本來不爽勉強來吃程振亞的喜酒不想竟觸發舊疾貽笑大方並且使列位受驚非常抱歉當下衆人道東先生既然到了醫院樂得請醫生診治一下東海樓搖搖頭道可以不必要可以不必要老毛病時發時愈無須吃藥衆人見他舉動言語寧靜如常也不再勉強依着東海樓的意思還要再到一蘋香參與喜筵衆人道還是休息休息的好那汽車主人姓許的道還是請東先生坐了我的車子回府去吧東海樓暗想一蘋香不去也罷去了徒多煩惱當時便應允了姓許的別了送他到醫院的那三四位賓客坐上汽車回家而去姓許的送到門前道聲珍重也迴車他去東海樓到了自家家內覺得腦

筋裏究竟受了激刺十分不自在。上了扶梯。意欲展衾小睡。剛走到臥室。他那暫時佔領夫人名義的束師母正在那裏補一隻絲襪。見束海樓回來。忙笑道。咦。奇怪。奇怪。今天你不是到一蕓香吃程振亞的喜酒嗎。怎麼回來得這般早。束海樓不見束師母。猶可見了束師母一肚皮的氣。見了束師母。束師母不和他說話。猶可聽見束師母和他說話。愈加兜底的氣上來。這時候。束海樓將束師母瞪了一個白眼。不響。束師母道。咦。人家吃喜酒。快快活活的回來。你怎麼吃得一肚的氣。轉來。束海樓見束師母向他嘮嘮叨叨的。還是說個不休。再也忍不住。躁一躁脚道。我吃喜酒不吃喜酒。關你什麼事。我吃得快活不快活。與你不相干。你只管餓了吃你的飯。困了睡你的覺。不用管我。

的事說罷一面脫去皮鞋寬去衣服往牀上一躺拉了一條夾被蒙頭大睡。東師母向來有些懼怕東海樓。東海樓一怒了東師母更是做聲不得。如今看見東海樓含怒而回帶憤而睡。曉得內中定有什麼蹊蹺不敢動問屏息而坐一面還是拈針補他的絲襪補了幾針。偷眼看東海樓捲被而臥微微連着有兩聲長嘆。東師母究竟是婦人恐怕東海樓有什麼病痛放心不下也顧不得他討厭忙放下針和絲襪走至東海樓床前問道：「怎麼你有些不舒服嗎？可要吃點金雞納霜還是啣兩口白蘭地？」東海樓仍是不響也不向東師母望一望。東師母急了只得湊過去伸手搖了兩搖東海樓的肩膀道：「噲！你到底怎樣了？怎麼一些不響？」阿要急死人。東海樓在枕上搖了兩搖頭將身子

格外往裏床縮了兩縮道。不要你管。不要你管。你怎麼這樣討厭。東師母道。並非是管你。倘若有病。還是早一點請郎中。瞧一瞧。東隔壁弄當裏的外國醫生。倪醫生很好的。可要請他來。橫豎大家熟的。瞧一瞧。也不化什麼錢。東海樓閉着眼睛道。不要。不要。我也沒有病。你走開一點。我就好了。東師母不由得倒退幾步。見東海樓仍是寂無聲。息忍不住。又問道。你可要喝一口茶。：：東海樓仍是不理。東師母又重複湊進一步道。可要喝口茶。我去叫阿寶去。沖去阿好。東海樓猛的將來被一掀。轉過身來。睜圓了兩眼。放大威稜。可畏的光芒。對東師母道。不要喝什麼。也不要死了。也不關你什麼。你給我走遠些。東海樓這樣出其不意的一來。東師母不覺嚇得倒退幾步。雖然吃了一驚。

心裏却安了一半。因爲東海樓能有這樣的精神，身體一定沒有什麼毛病。靜心悄的替東海樓將蚊帳放下，仍舊去低頭補他的絲襪。停了一會，樓梯上一陣冬冬冬，脚步聲音走上一個六七歲模樣的小學生，穿着英國水兵式的衣服，戴着白愛國布遮陽軟帽，腳上穿着一雙黃皮鞋，上了扶梯，連跳帶跑的走到東師母面前，說道：「姆媽，我要銅板，快點快點。」東師母搖搖手道：「珍兒，輕點輕點，你爺睡着了。」珍兒迴過頭來，看見帳子放下，忙道：「夜飯還沒吃，怎麼爺已經睡了？」呢，我不相信，姆媽你騙我。」說罷，不由分說，時跑到床前，掀開帳子，果然見他的爺東海樓睡着。珍兒在床沿墊起腳來，瞧一瞧，見他父親，雖是睡着，臉上滿面怒容。珍兒也乖巧，一聲不響的，又跑至他母親懷裏，要銅

板束師母便開了抽屜給了珍兒三四個銅板。珍兒不答應。還要添添了兩次。約摸添到十個銅板了。珍兒方始歡天喜地的拿着走下樓去。珍兒下樓去了。束師母又有些不放心。伏着窗口喊小大姐阿寶好好的領着珍兒。當心門前電車阿寶伸起頭來答應一聲。開門出去了。這時候東海樓家中非常沉寂。除掉床前五抽櫥上的鐘聲以外。只有束師母心頭喉底的嘆息聲。好不容易挨到將近點燈。束師母的一隻絲襪也補好了。珍兒也回來了。珍兒還有孝敬他母親的誠心。口袋內還剩了一塊橡皮糖。掏出來遞給他母親吃。束師母見了心中很歡喜。仍舊將糖還給珍兒道。你留下吃吧。珍兒見他母親不要。吃便順手將包紙剝去。納在嘴裏吃了。恰恰娘姨走上來問阿要開夜飯。

珍兒道：「餓了，餓了，我要吃飯了。快點開，快點開。」東師母道：「且慢。你爺還沒有醒呢。我們等他一等吧。」等了半天，東海樓仍是沒有醒。東師母悄悄的走到東海樓床前，輕輕的撩起帳子，只見海樓仍是鼾睡。鼻息歷歷，可數。東師母知道他是真睡着了，愈加不敢驚動。可是那珍兒，忍着餓，等了一刻，再也忍不住了。吵着要吃飯。東師母沒法，只得命阿寶盛了一碗飯，揀了些菜，哄着珍兒吃飽了。睡去。可憐東師母仍是餓着肚皮，在床前沙發上靜坐着。伺候那東海樓。每天早起晚眠，半日向不睡。中覺休息積勞，也不能免。不想這一次，竟沉沉睡去。這一睡，一直睡到夜裏十二點半鐘，方纔清醒。撩起帳子一看，東師母靜坐在旁，問道：「什麼時候了？」東師母道：「已是十二點鐘敲過了。你還要睡。」

嗎。東海樓搖了兩搖頭。起身下床。這時候阿寶已陪珍兒睡了。東師母便親自下樓。替東海樓端正一盆面水。東海樓淨了面。又向熱水瓶裏倒了一鍾茶。一面擎杯吃茶。一面却呆呆的對着牆上挂着的那幅裸體寫生畫。出神。東師母見海樓仍是有滿腔心事。自然不敢動問。停了好一會。東師母問海樓可要吃飯。東海樓一覺醒來。睡昏了。竟忘記吃飯這件事。如今被東師母提醒。似乎也覺得有些腹中饑餓。點了一點頭。東師母忙下樓喚醒了老娘姨。將蒸好的飯菜捧了上來。東海樓胡亂的吃了一碗半飯。默默無言。悶悶不樂的在房間裏踱來踱去。東師母的一雙眼睛也跟着東海樓的腳步。上下迴環的在房裏地板。上兜圈子。東海樓偶然一回頭。見東師母還是痴痴的坐着。

東海樓對他皺一皺眉頭道你怎麼還不睡覺東師母滿臉的堆下笑來放出極和靄細膩的聲音道等你呀東海樓聽了這三個字雙眉愈加緊鎖眼簾裏放出兇光道你儘管睡等我幹什麼我還有我的事呢東師母道橫豎我不覺得困倦等你一會兒也不要緊東海樓道我今天還要別樣事像你這樣併着不睡我心不定你再不睡我要向樓下去了東師母嘆口氣道你不要討厭我我先睡了東海睡聽他嘆氣格外不高興放高了聲音道怎樣請你睡覺我便錯了嗎你還要嘆氣你這安安穩穩的日脚過得還不耐煩嗎倘使你真不耐煩兩隻腳生在你的腿上我沒用鐵鍊麻繩拴着你你可以到耐煩的地方去呀東師母聽了這句話不禁一呆頓時忍不住的眼圈一

紅一陣心酸淚珠點點滴滴的滾下來。哽咽着聲音道：「這是什麼話？我幾時不耐煩？東海樓道叫你睡覺不睡覺？儘管在面前討厭不住的咳聲嘆氣，這不是不耐煩嗎？」東師母道：「嘆口氣也不要緊呀。」東海樓蹀了一蹀，腳睜大了雙眼對東師母道：「我不願意聽你嘆氣，究竟這地方是你的地方，還是我的地方？還應該你作主，還應該我作主？」東師母道：「這是笑話。奇談了！我嫁了你，你的家便是我的家；我的家便是你的家，有什麼你的地方和我的地方分別……東海樓不等他的話說完，忙又高聲叱道：「什麼話？你是嫁給我的嗎？我和你結過婚，拜過天地祖宗嗎？請過媒人，儼相嗎？說到這裏，猛的伸出他那一隻擲管作畫，高貴無價的美術手，向東師母面前一攤，道：「你有紅線帖子。」

嗎。有。結。婚。證。書。嗎。拿。出。來。東。師。母。未。與。東。海。樓。同。居。以。前。的。歷。史。本。來。是。迫。於。生。計。十。分。寒。微。而。可。憐。東。海。樓。那。時。候。總。算。也。在。極。寒。極。寒。的。寒。士。時。代。一。見。傾。心。萬。分。契。洽。便。把。東。師。母。討。了。回。來。儼。然。夫。婦。當。然。沒。有。行。過。結。婚。手。續。兩。相。情。願。魚。水。和。諧。這。種。庚。帖。證。書。廢。物。要。他。何。用。如。今。東。海。樓。突。然。伸。手。問。他。要。這。些。東。西。東。師。母。那。裏。拿。得。出。拿。不。出。便。作。罷。了。聽。了。這。句。話。舊。事。重。提。格。外。戳。心。難。過。那。東。海。樓。却。仍。然。伸。着。手。立。在。東。師。母。面。前。向。他。要。婚。書。庚。帖。東。師。母。睜。着。淚。眼。望。了。東。海。樓。一。望。只。見。他。目。露。兇。光。猙。獰。可。怖。再。也。尋。不。出。一。些。優。美。高。尚。的。美。術。意。味。不。覺。又。長。聲。一。聲。道。要。什。麼。你。知。道。我。沒。有。這。些。撈。什。子。你。還。向。我。要。東。海。樓。道。既。沒。有。那。便。不。能。算。嫁。我。你。走。你。

的路。我決不留你。東師母道：「你叫我走路嗎？走到那裏去？我雖然從前吃過賣笑的飯，可是我決不像那種嫁人的婊子，一年嫁一轉，兩年換一家，一會兒姓王，一會兒姓張，出出進進，不知羞恥的，你叫我走，是沒地方走，我也沒有錯處，諒來，你也說不出，叫我走的一句話。」東海樓這時候收轉那隻討庚帖的手，咬着牙齒對東師母，又伸出一個二姆指頭，對他指出道：「你真是害人精，你真是害人精，害得我好苦。」東師母道：「我害你什麼了？」東海樓道：「你還不算害我，拆散了人家婚姻，斷送了人家的幸福，還不算害人嗎？真要拿刀殺人，方算是害人嗎？」東師母聽了這話，擦一擦眼淚，道：「奇了，奇了，我拆散了誰的婚姻？」東海樓用手指指自家的鼻頭，道：「就是我。」東師母道：「我拆散你什麼婚姻？」

東海樓這時候話也說多了。一團浮火上冲，愈加煩燥，不免有些氣急喘吁。吁道：「華小姐何嘗願意和程振亞結婚？皆是爲了你使我們的姻緣拆散。」東師母道：「我也不知道華小姐要嫁你，你也沒和我說要討華小姐。我知道華小姐是一個有錢有勢的千金小姐嫁了你，自然比討我這種賤骨頭人好得千千萬萬倍。我的心裏也很願你討像華小姐這樣的一個人，但是你不同我說。華小姐也不和我說我那裏知道東海樓道我屢次叫你帶着珍兒下鄉住去，你假痴假呆的，你不是有意害我嗎？」東師母這時候氣急了，反冷笑起來道：「你爲什麼不早點和我說說，明了我帶着珍兒走也可以。我領着珍兒一同跳黃浦，也可以。只要你能稱心，我和珍兒有什麼要緊，可惜你不說給程。」

振亞搶了這有錢有勢的千金小姐去。這是你自己誤事。不能算我害你。哦。我明白了。怪不得你今日從一蘋香回來悶悶不樂。滿臉光火。原來爲此。唉。可惜晚了。說到這裏。看了一眼鐘道。這時候。程振亞和華小姐。大概要入洞房了。東海樓聽了這句話。明明曉得是東師母奚落他。無名火陡高。十丈睜圓了雙目。大聲道。你真要氣死了我嗎。東師母冷冷的道。世界上氣死人。一句話是假的。倘然真能氣死人。我老早下棺材了。東海樓咬着牙齒道。照這樣下去。你簡直逼得我。先下棺材罷了。東師母道。我們女人的命。不值錢。死了還不是同死了一隻貓。一隻狗。一般。何況我這隻狗。這隻貓。又是主人家不喜歡。很討厭的呢。死了。還是乾淨。不過天底下的事。真難說。越是惹人討厭的貓。

狗越不容易死像你呢四海聞名誰不知道東先生你死了別樣不必說單單是你那隻學堂裏的女學生子要哭煞幾條性命呢東海樓道怎麼樣你更胡說了難道我和女學生還有什麼不清不明的事體嗎東師母冷笑着搖搖頭道沒有沒有不過你做校長的看中自家學堂裏的學生子要和他結結婚罷了自家有了家小結不成婚看見別個教習結婚眼熱回來和家小發脾氣罷了東海樓道我今天也不和你發脾氣你莫認錯了我要預備和你解決了東師母道怎麼叫解決我這種粗笨不識字不會畫畫的女豬糞是不懂的東海樓道你自家曉得是豬糞了豬糞能同我們人類同生活嗎東師母道你常常罵我雌豬糞牡豬糞我自己要算人你也不答應我只好自

認豬糞了。你爲什麼要同豬糞在一起。這要問你自家了。說到這裏束師母忍不住又哭下來。一面哭着一面訴說道。我就算是豬從前我在我的豬圈內過我的豬日脚。你爲什麼要和豬同咽同吃吃。了。咽了還不算還要將豬牽回家裏來呢。當時你不牽我轉來我做我的豬也有別的豬來歡喜我豬的日脚一樣。可以一年一年一天的過去省得受你。今天這樣欺侮弄得我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豬。束海樓聽了這句話倒也忍不住有些笑起來。道對……你自家照照鏡子。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豬。束師母道我也不靠面孔賣錢。我也不想到你學堂裏去做模特兒。脫開來給你們畫管他像人也罷。像豬也罷。豬也做了姓束的。豬人也做了姓束的人了。有啥法子。儘管請你。

解決東海樓道解決法子早有了。你能依我明天就可以動手。辦束師睡道好好好。你早想好了。我還一向蒙在鼓裏呢。請你說說這法子。看我拚着死也沒有別的罪了。東海樓道你也是一條性命。我也不能害脫你的性命。叫你死。束師母合掌道。阿彌陀佛。東先生你總算有良心。還顧憐我這一條不值錢的命。東海樓曉得他這句話。明明是罵他。東海樓也置之不理。接着道。你們女人最可憐的。就是除掉了男人。沒飯吃。除掉男人。沒衣穿。如今我決不叫你餓着。決不叫你凍着。就是了。束師母聽了這話。又羞又憤。按着性子。忍着眼淚。咬着牙齒。對東海樓道。謝謝你大慈悲。還肯給我飯吃。還肯給我衣穿。我一直是靠你的福。靠你吃着。直到今朝。也用不着你再提。東海樓道。從今以

後飯是給你吃。但是不許你在這裏吃。衣是給你穿。但是不許你在這裏穿。東師母道：「哎喲，那末你叫我到那裏去穿呢？」東海樓道：「鄉下去不許到上海來。每月的衣食我照樣的接濟你。決不餓着你凍着你。便了東師母聽了，雖心如刀割，仍是忍着眼淚問道：「那末是我一個人去呢？還是……」東海樓道：「珍兒，你也帶了去。東師母這時候再也忍不住眼淚，嗚咽着道：「你連珍兒也不要了嗎？」東海樓道：「你去了，留珍兒在這裏算什麼？還是一齊走了。乾淨東師母道：「那末我和珍兒全走了，你一個人住在這裏嗎？」東海樓道：「你莫管我。你們到鄉下去，只管過你們的日子。腳橫豎我有錢寄給你。你們也很舒服的了。你們偷使跑到上海來，我的錢便分文不寄你。那時莫怪我無情無義。」東師母道：

每月寄我多少錢呢。東海樓伸出五個指頭對東師母臉上。揚東師母道：「你這一隻手是多少數目呢？」東海樓道：「五十塊。穿衣吃飯住屋一場。」括子在內。東師母道：「現在每月你也不過給我二三十塊錢的。用項有時候向你要錢，你還牽絲板籐。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後天，不肯爽爽氣氣的給我。如今一月給我五十塊，比現在反多了一則。我不相信你這明明是你騙我出門的鬼計。二則我替你想想，也不合算。你是一個會打算盤的人。你想想看我在這裏用得少，走了反用得多，何必多此一走呢？」東海樓搖搖頭道：「五十塊錢一個月，我拿得出答應了你。只要你和珍兒永遠不到上海來尋我，我決不少你一塊錢。合算不合算，是我的事，與你不相干。我通盤算過了，你走了我東海樓。」

有翻身發財的日子。在後頭我多化二二十塊錢一月算什麼。你不走我東海樓無論怎樣挖空心思弄到了現在的。局面也登峯造極了。再高也高不上去。譬如程振亞今天他沒有這個機會和華小姐結婚。他怎麼能下個月到意大利去學美術。頂多也不過在我手底下做做教習。賣幾張小油畫。過日脚。無論畫得怎樣用功。他的名氣總不能蓋過我。可是他這一踹。意大利回來。無論他畫得怎樣不用功。我的名氣萬萬敵不過他。假使他也開學堂。教人家的美術。學生子到他那裏的。一定比到這裏的多。那時候我的學堂還能開嗎。上海灘上吃碗飯全靠一個新鮮。天天要換花樣。花樣換得遲。飯碗就被人家奪去了。我和我的感情。天理良心也不能算壞。我現在叫你。和珍兒鄉。

下。去。也。不。過。是。換。換。花。樣。花。樣。不。換。我。的。飯。碗。不。牢。你。和。珍。兒。
在。上。海。也。是。要。凍。着。餓。着。的。我。這。法。子。看。上。去。是。與。我。有。利。其。
實。也。與。你。和。珍。兒。有。利。東。師。母。聽。到。這。裏。又。氣。又。惱。冷。笑。道。謝。
謝。你。這。個。利。益。我。情。願。不。要。東。海。樓。聽。了。這。句。話。詫。異。道。怎。樣。
我。和。你。說。了。半。天。你。還。是。不。理。麼。東。師。母。道。我。不。是。不。理。你。只。
顧。你。自。己。不。顧。別。人。我。依。了。你。的。話。帶。着。珍。兒。下。鄉。去。鄉。下。舉。
目。無。親。叫。我。靠。什。麼。人。一。個。牛。輕。的。女。人。帶。着。一。個。五。六。歲。的。
小。孩。子。誰。肯。收。留。我。人。家。還。不。知。我。是。什。麼。來。歷。呢。東。海。樓。道。
那。不。要。緊。你。去。的。時。候。我。託。一。個。靠。得。住。的。朋。友。送。你。到。鄉。下。
去。替。你。母。子。在。鄉。下。尋。一。個。安。頓。之。所。以。後。每。月。照。樣。寄。錢。給。
你。你。還。怕。什。麼。東。師。母。道。世。間。上。孤。兒。寡。婦。是。最。可。憐。的。人。最。

容易受人欺侮的。你這種辦法簡直叫我做寡婦。叫珍兒做孤兒。你的心腸也未免太辣太狠了。東海樓道我也沒有死。你也不能算寡婦。珍兒也不能算孤兒。東師母道你已不要我和珍兒了。將我們母子推出大門趕下鄉下去。又不許我和珍兒到上海來尋你。我和你還不是從此完結了嗎。我呢。自悲命苦也。不難想一個乾淨收場的法子。但是這珍兒究竟是你的骨血。他也沒有什麼錯處。你竟忍心叫他做一個無父之兒。做一個世界上可憐的人。你也太狠心了。東海樓到這時候不免有些惻隱之心。說道。珍兒的事。隨後再說。你暫且帶他到鄉下去。三五年六七年後。可以叫他到上海來讀書。那時候我再想法子。安頓那還。不難。不過。如今的當兒。你和他總是走了的。乾淨你。

們兩個人有一個遺留在此地總有些拖泥帶水不清不爽耽擱我的正經事體斷送我的前途幸福我思前慮後這也是出於不得已你真和我要好你便依了我散一散再說束師母道散了還算要好嗎我沒聽見過東海樓道上海灘上男男女女散了又聚聚了又散多着呢不稀奇正式花燭的夫妻還動不動離婚何況你我散了我也好你也好束師母冷笑道散了你是好了我有什麼好處東海樓道眼面前你有我這五十塊錢一月也能過活時候長了你能看中一個中意的人你也可以得一個好結局也許比在我這裏好束師母哭道我的出身雖不是千金小姐這種勾當我不會幹沒有你那般聰明正在這當兒忽然門外有人喚奶奶奶奶束師母一聽是阿寶聲音

忙開了門出去。只見阿寶掩住短衫，慌慌張張的立在門前。束師母忙問：「我做什麼？」阿寶道：「珍官不……不好。」束師母聽了，一時摸不着頭腦，忙問道：「怎麼不好？」阿寶一把拉住束師母，向他臥房裏去。口中說道：「奶奶，你去看我也不知道怎麼樣的。」束師母身不由己的跟他走了過去。阿寶搶上前一步，將蚊帳撩起。束師母只見他心愛的珍兒，仰面睡着，眼閉氣促，面色發青，嘴唇白得，不見血色。束師母忙伸手摸一摸珍兒的額角，也不見冷，也不見熱。再摸摸他的小手，覺得指尖上有些冷。束師母又忙湊在珍兒耳畔，喚了兩聲「阿珍」，「阿珍」兒不答應。束師母又使勁推了珍兒兩推，珍兒方始有些覺得微微的睜了眼睛，向束師母望了一望。束師母道：「你怎麼樣了？」珍兒不答。小臉上微

露苦容。鼻孔和嘴唇略顫了兩顫。東師母見珍兒回答不出。只得回頭問阿寶道：「晚飯不是吃得蠻好的，爲什麼忽然這樣了？」阿寶道：「奶奶，我也不知道。」一瞇，轉我正在糊裏糊塗的時候，聽得他叫：「哎呀，肚皮痛。」東師母不等他說完，瞪着眼睛向阿寶道：「肚皮痛，你爲什麼不來告訴我？」阿寶道：「我一聽得他這句話，馬上坐起來，開了電燈，誰知開了燈，一看他便是這樣。」喚他也不響，問他也不答，我只好叫奶奶，我只聽見奶奶和少爺相罵。我叫奶奶的聲音，奶奶不聽見，我急了，方始敲門來喊你。東師母道：「這是急痧罷，快點去請少爺來說，着急得欲哭。」阿寶慌忙來尋東海樓。這時候東海樓正躺在沙發上，出神。阿寶忽忽的走進來，道：「少爺奶奶，請你東海樓這一向最不願意聽見娘姨。」

大姐稱束師母做奶奶。偏偏這時候又稱奶奶。東海樓老大不願意。淡淡的問道：有什麼事叫他到這裏來？阿寶急道：不是呀。珍官發痧呀。在阿寶的意思以爲說了這句話。東海樓一定也慌張起來。誰知東海樓這時候因討厭束師母連類而及珍兒。聽了珍兒發痧的話。一些也不急。好似育嬰堂裏董事聽了堂裏小孩子出天花一些不相關的。慢慢的迴轉頭來對阿寶道：發痧有什麼法子。這裏有十滴水。人丹。拿點給他吃。吃用不着。大驚小怪。夜深了。誰不要睡覺。你們不要將小事當作大事。阿寶道：少爺珍官差不多氣閉了。人事不知。藥水丸藥恐怕嚥不下。東海樓道：嚥不下。怎樣呢。請郎中嗎。我這裏又沒有電話。半夜三更有什麼法子。阿寶道：少爺奶奶急得哭了。你去看一

看珍官罷作孽來。眼睛全張不開了。東海樓道誰叫你們不好。生的領他平常每天總要吃到一二十個銅板小孩子胡吃。自當要出毛病這全是他的娘喜歡他太過分害他的我不管阿寶起初聽得東海樓和東師母吵嘴的聲音知道這時候還是餘怒未息他向來摸着東海樓的脾氣十分古怪也不敢多說什麼忙向東海樓道少爺那末人丹十滴水在那裏呢海樓躺在沙發上仍是不起來向五斗櫥上努一努嘴道那玻璃缸內就是的你連缸子拿去吧阿寶不敢怠慢捧了缸子走出去剛走出房門外嘩唧一聲東海樓不覺吃了一驚究竟這嘩唧一聲從何而來珍兒的急痧究竟是凶是吉東海樓和東師母是散是聚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銀幕無燈心酸意碎

膽瓶迸破石墮天驚

却說東海樓因爲見華女士與程振亞姻緣美滿婚禮告成不日鷓鴣蝶蝶同赴意大利學美術海樓爲了束師母束縛坐失這種千載一時的機會未免眼熱他心中久厭惡束師母今天的發牢騷更憤不可遏便與束師母大開談判情願每月犧牲五十塊錢送束師母和珍兒出門作一個有條件的遺棄無奈束師母一把眼淚兩把鼻涕心心念念戀着東海樓不放男子的腸一變豈是女人的眼淚鼻涕可能挽回任憑束師母怎麼泣下霑巾東海樓依然無動於中正在談判激烈當中阿寶來報珍兒發痧束師母愛子心切三腳兩步早趕了過去一時沒了注意叫阿寶來請海樓海樓不肯去却叫阿寶拿些十滴

水人丹去。阿寶剛剛捧着痧藥出門。陡的和一個黑影撞個滿懷。阿寶捧着的玻璃缸失手落地，打得粉碎。却將東海樓嚇了一跳，走了出來。黑魘魘的，瞧不出什麼。伸手將電燈旋亮。方纔瞧得明白。只見東師母和阿寶兩人都呆呆的立在那裏。阿寶道：「奶奶，我不知道你走過來。這一撞，將玻璃缸打碎了。」東師母道：「我叫你喊少爺來，你怎樣儘管說話。儘管不來，我走過來。」瞧瞧……東海樓還沒等東師母這話說完，忙板着臉道：「你過來瞧瞧什麼……這一句一來，東師母嚇得噤不敢聲。阿寶的臉上却紅了一半，彎下身子去從地板上檢那打碎的玻璃缸。一路拾着，一路說：「還好，還好，運氣運氣。」兩瓶十滴水還沒打破，說着先將兩瓶十滴水放在手掌心遞給東師母。道：「奶奶，你看，幸虧。」

這藥水瓶頭小沒有打碎趕緊沖了給珍官吃罷束師母道不知道珍官是急痧不是急痧這藥水能吃嗎說着兩隻眼睛望着東海樓東海樓餘怒未消見束師母問他怒道你問我嗎我也不是小兒科的郎中知道什麼急痧不急痧說罷頭也不回的向自己臥房中一走束師母流淚道小孩子也沒得罪你你和我發脾氣也犯不上將小孩子的性命作耍一個人的良心壞起來也不必壞得這般快呀東海樓在房內聽了也不理他还是阿寶催着束師母道奶奶閒話此刻不必多講趕緊去救珍官去罷束師母沒法又和阿寶到珍兒床前來束師母忍不住的還是啼哭這時候珍兒已能將眼睛睜開他見他母親淚流滿面不覺小臉一苦哇的一聲哭了阿寶道阿彌陀佛天保

佑○哭○了○好○了○束○師○母○見○兒○子○珍○兒○一○哭○他○反○笑○了○忙○問○珍○兒○道○
你○怎○麼○樣○肚○皮○阿○痛○珍○兒○點○點○頭○仍○是○哭○束○師○母○見○他○哭○個○不○
住○又○慌○了○回○頭○一○看○不○見○了○阿○寶○忙○喊○道○阿○寶○阿○寶○阿○寶○在○前○
面○答○應○了○一○聲○道○來○了○我○在○這○裏○倒○開○水○呢○一○會○兒○阿○寶○將○開○
水○倒○來○束○師○母○趕○忙○的○將○十○滴○水○開○了○瓶○塞○一○滴○二○滴○三○滴○四○
滴○五○滴○細○心○數○着○滴○了○十○滴○在○開○水○杯○內○和○着○送○到○珍○兒○唇○邊○
喚○珍○兒○吃○珍○兒○喝○了○一○口○喊○辣○搖○頭○不○要○再○吃○束○師○母○道○吃○了○
肚○皮○不○痛○了○逼○着○他○吃○珍○兒○又○吃○了○一○口○嚥○得○不○得○法○哇○的○吐○
了○這○一○吐○不○打○緊○非○但○將○藥○水○全○行○吐○出○並○且○將○晚○間○吃○的○飯○
下○午○吃○的○果○子○燒○餅○香○蕉○黃○金○瓜○一○塊○一○塊○的○傾○筐○倒○篋○的○嘔○
了○出○來○狼○藉○一○床○細○看○那○些○東○西○還○沒○消○化○呢○一○塊○一○塊○一○粒○

一粒依然原形未變。足足吐了兩大灘。珍兒吐一口。東師母喊一聲。吐得好。多吐一些。不要嚥下去。阿寶最聰明。見珍兒雖吐了。還恐怕他吐不乾淨。忙對珍兒道。珍官。你吐不出。用指頭在喉嚨裏挖一挖。嗝。珍兒果然聽了。阿寶的話。用小指頭伸進口內。用力將舌根捺了一捺。只見珍兒面孔一紅。漲哇的。又吐了一陣。也是許多吃了。不曾消化的食物。珍兒這一嘔以後。頓時清爽。臉色也轉了過來。東師母忙問珍兒道。阿好。一點。珍兒點頭道。姆媽。我好了。東師母大喜。又問你肚皮痛不痛了。珍兒道。痛了。東師母忙迴過頭來。對阿寶道。開水有嗎。阿寶道。開水沒有了。東師母道。你再去倒一杯來給他。漱一漱口。你再到少爺房間裏去倒一杯濃濃的茶來給他。喝了。安。安。胃。阿寶答。

應一聲去了。東師母對珍兒道：「你好好地睡一會兒，你瞧你吐了這許多，全是你吃壞了的。以後你要當心點，不要再貪吃了。你下次再這樣，我要告訴爸爸打你了。」珍兒最怕東海樓聽了東師母提出爸爸兩字，忙道：「我明天不吃這許多東西了，不要給爸爸曉得。」東師母心想：「一個小孩子也這般害怕海樓，可見海樓之凶。」一想到自己何嘗不是怕海樓，忍不住又要流淚哭了。恰巧阿寶倒了開水和濃茶來，東師母先將開水給珍兒漱了口，又將濃茶遞與珍兒喝了。東師母一面叫阿寶將吐出的東西掃開，一面叫珍兒安安穩穩的睡覺。這一夜東師母因不放心，珍兒遂陪着珍兒和阿寶擠在一床睡了。東海樓本來討厭東師母，如今見他不來同榻，反覺乾淨解衣去睡，不在話下。

一覺醒來已是紅日滿窗正要起來看報忽見阿寶走進來道少爺下面有一位穿洋裝客人來尋少爺呢東海樓問道客人姓什麼阿寶道他說沒有帶卡片和少爺是熟人東海樓一時想不起來客是誰便命阿寶下去傳言稍坐一坐趕忙起身盥洗下樓一看原來也是一位美術家姓梅號醉仁與海樓確是多年老朋友海樓初辦學堂時候醉仁曾經在那裏擔任了幾個月的功課後來海樓交游漸廣眼界漸高便覺得醉仁程度不夠醉仁知趣另覓生路與海樓脫離關係可是雙方友誼還是存在這一天醉仁忽來然訪海樓海樓知道他無事不登三寶殿一定有事尋上門來寒暄既畢醉仁述明來意向海樓道我有一件小事奉求幫忙海樓道什麼事醉仁道我新近聯合

了。三。五。個。同。志。在。北。市。藍。克。路。開。辦。了。一。所。純。美。研。究。會。這。會。純。粹。研。究。美。術。我。們。覺。得。考。求。中。國。美。術。古。畫。古。碑。搜。羅。不。起。並且。這。一。派。的。頑。藝。兒。與。我。們。不。相。近。暫。且。丟。在。一。邊。只。想。順。時。事。之。潮。流。研。究。研。究。西。洋。畫。東。海。樓。道。那。是。好。極。了。你。能。開。辦。成。功。於。我。們。美。術。界。上。也。有。莫。大。的。補。助。我。是。贊。成。極。了。梅。醉。仁。道。我。們。自。家。人。不。說。什。麼。繞。圈。子。的。客。氣。話。我。今。天。來。專。求。你。一。件。事。這。件。事。總。要。求。你。盡。力。的。幫。忙。東。海。樓。心。想。不。好。難。道。也。來。和。我。通。融。經。濟。嗎。忙。掉。轉。口。氣。道。幫。忙。極。應。幫。忙。不。過。我。的。能。力。有。限。不。好。瞞。你。的。我。自。己。一。個。學。堂。還。弄。得。上。氣。不。接。下。氣。呢。梅。醉。仁。也。乖。巧。忙。剪。住。東。海。樓。的。話。頭。道。海。樓。先。生。你。莫。誤。會。我。今。天。是。求。你。在。經。濟。以。外。的。援。助。現。在。我。們。會。

裏一切房屋器具用品一一俱備便是經濟大家湊湊也能敷衍不打飢荒所欠缺者一件東西弄來弄去弄不到東海樓笑了一笑道缺什麼東西上海灘上有了錢還有什麼買不到的東西嗎梅醉仁道這件東西很難東海樓道什麼梅醉仁道缺少兩個寫生用的模特兒你想這件東西我們美術家少得了嗎可是簡直無處尋覓東海樓道哦原來是這件東西的確是不容易覓梅醉仁湊上去笑一笑道因爲不容易故此到你這裏來和你商量商量東海樓道你託我設法嗎我自當代爲留心遇機設法報命吧梅醉仁又笑著道東先生你莫將空話搪塞我我們老朋友了你總要幫我一個忙呀東海樓道這個忙如何幫法難道明天你們寫生的時候我上你們會裏去自己

脫開來做一個模特兒嗎。可惜我的肌肉這般瘦。法肉體美完。全穀不上了。梅醉仁道笑話了。笑話了。你簡直是尋我的開心。東海樓也笑道不是尋開心。這是實話。梅醉仁道東先生。你不必說笑話打岔了。你那學校裏聽說去年有一個模特兒。今年又添了兩個。模特兒。我想三個未免太多了。可否分一個給我們。三箇當中隨便請你揀一個推板點的。給我就是了。肌肉差一點也不要緊。年紀大一點也不要緊。只要他肯到講臺上脫褲子便行了。或者三個當中揀你們畫厭了。瞧厭了的。給一個與我。我們已是感激不盡。將來我們會務發達。俱是先生所賜。千萬請你幫一個大大的忙。說罷也顧不得自己是洋裝。不是洋裝。仍舊行著中國拱手的禮。恭恭敬敬對東海樓連拱了兩

拱東海樓道且慢。你不必拱手。這件事體你既提出了。我還有什麼不可以極應當幫忙的。梅醉仁不等他話說完。高興道。東先生。你肯了好極好極。東海樓搖搖頭道。這事我一個人也不能作主。不能答應你。梅醉仁道。東先生。你又推三推四了。學校裏只有校長能作主。你是校長。答應了。誰還不遵。東海樓道。不是這般說法。你是聰明人。瞞不過你的。模特兒這東西。不比一個茶房。不比一個教習。不比一個包車夫。不比一個老娘姨。不比一個小大姐。隨時可叫得來。隨時可僱得到的。我覓這三個模特兒。不知費了多少九牛二虎之力。纔能到手。並且其中雙方也有契約關係。梅醉仁聽了。詫異道。怎麼你與模特兒還有契約嗎。什麼契約。難得是賣身文契嗎。東海樓道。上海灘上做

事體有合同。尙且還要吃虧。偷使兩面。不打合同。還敢動手嗎。模特兒這件事。很有進出。我不與他打好合同。敢請他上講臺。脫褲子嗎。梅醉仁道。那末請教合同上。怎麼訂法。東海樓道合同上。也沒有什麼。不過訂明白。每禮拜到講臺幾次。每次幾點鐘。中途不准違背合同而已。梅醉仁道。那也是普通得很。與我沒有什麼關係。祇要你肯借給我。便不發生問題了。東海樓笑了一笑道。怎麼不有關係呢。你想模特兒和我訂合同。合同上載明是做我們學校裏的模特兒。換一句話說。他只肯在我的學校講臺上脫褲子。如今要他忽然改到你的會裏講臺上脫褲子。知道他這條斷命褲子。願意脫不願意脫呢。所以我說這件事。我一方面。是無能爲力的。梅醉仁聽了。不免有些著急道。

海樓先生你不肯替我和模特兒商量。你何妨告訴了你們。模特兒的地名你介紹我自己去和他商量。商量成功了。我感激不盡。我想模特兒也不過爲的是金錢。他能多擔任一兩處。模特兒多進帳一些利益。似乎也未必拒絕吧。東海樓搖搖頭道。你問模特兒的地名嗎。這事我又萬萬不能應命。何以呢。我們校裏這三個模特兒。當其訂約之始。再三聲明不許我宣布他的地名。人名。第一個原因。他們做模特兒。未必得着家長和丈夫的同意。萬一宣布了地名。家庭間便要漏洩春光。以後便不能來供寫生。那第二個問題。便有趣了。梅醉仁道。我看第一個問題。沒有什麼關係。那末請你說出第二個問題。東海樓道。第二個問題。和你一說明。你便諒解。他不能不祕密住址了。因爲

我們校裏男學生有一百多人。男教員有七八位。男教員中年齡在青春期的也不少。這一班轟轟烈烈的男子。他們在講堂上。瞧了畫了。還不夠想出法子來打聽模特兒的地名。打聽著了。他們便要找着他單獨寫生。你想這可夠多危險呀。梅醉仁道。果有這種事嗎。東梅樓道。怎麼沒有。我手裏已發現兩三次了。梅醉仁道。海樓先生。你也太不開通了。他們要單獨寫生。你便讓他們寫寫也可以。促進美術。與你無礙。與學校也沒妨害。呀。東梅樓下。禁笑了一。笑道。單獨寫生。寫到後來。丟掉了寫生。專門寫意了。你想。模特兒顧着寫意。題他還肯來。給我們寫生嗎。所以。去年有兩個比較好一點的模特兒。我一個不留神。說出地名。後來中途不幹了。一打聽已經做了。我們校裏同事。

的。特。定。模。特。兒。了。我。有。了。這。一。番。經。驗。訂。約。之。始。既。不。許。模。特。兒。將。地。名。告。訴。教。員。學。生。我。也。負。秘。密。責。任。不。替。他。披。露。成。約。在。前。對。你。醉。仁。先。生。十。分。抱。歉。不。能。奉。告。了。你。還。是。另。覓。爲。是。醉。仁。聽。了。皺。皺。眉。頭。道。說。了。半。天。束。先。生。你。還。是。給。我。一。個。不。得。要。領。束。海。樓。道。並。非。我。不。肯。幫。忙。故。意。將。繞。圈。子。的。話。搪。塞。你。模。特。兒。這。件。事。不。但。中。國。爲。難。連。外。國。也。不。很。容。易。其。實。模。特。兒。本。是。一。個。極。神。聖。的。地。位。誰。做。模。特。兒。絲。毫。沒。有。什。麼。不。名。譽。不。光。明。的。地。方。不。過。在。千。人。百。眼。之。前。要。他。解。衣。卸。褲。玉。體。橫。陳。這。一。點。犧。牲。的。精。神。克。制。羞。惡。的。勇。氣。很。不。容。易。不。瞞。你。說。我。講。這。三。個。模。特。兒。的。時。候。不。知。如。何。困。難。纔。能。達。到。目。的。起。初。的。那。一。日。什。麼。全。講。好。了。就。是。臨。時。不。肯。脫。褲。子。我。急。

得真。要跪在模特兒的面前。磕頭。可見其難。不過。近來。上海風氣。開通。了一點。還有些女人。可以受商量。否則。你提出。請他到講臺上。裸體。他還要請你吃。兩記耳光。呢。梅醉仁道。照此說來。你是絕對不肯將模特兒轉借了。那末。我那會裏。怎……樣……：辦呢。說罷。連連搖頭。東海樓見他急得可憐。對梅醉仁道。你莫着急。無法之中。我替你想一方法吧。梅醉仁聽見東海樓的口風。有些活動。趕忙問道。據你先生高見。又什麼方法。可想呢。東海樓道。方法靈不靈。我不敢包。但是。總算是一條路數。你不妨去試試。看梅醉仁道。那一條路數呢。東海樓道。近來。不是上海影戲事業。很發達麼。女子投身到影戲中的。很踴躍。我想肯獻身銀幕的女子。一定很具一種犧牲色相的決心。模特兒的

問題和他們商量商量。或者還有人願意承乏梅醉仁道影戲演員與模特兒。到底是兩種性質。你想一張片子印成馬上便有女明星的頭銜。多麼榮耀。我們一張畫片畫好。模特兒的名譽不見得能因此鵲起。說到歸根。模特兒是我們美術家的成功扶助者。也是我們美術家的恩物。感激模特兒的。只有美術家一般的人。未必知道模特兒。模特兒無風頭之可言。你想出風頭。既然遠不及影戲女明星。來得容易。來得漂亮。我想向影戲公司裏尋女演員做模特兒。未必有效。東海樓微微的笑。一笑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起這個念頭。也是有我的根據。並非全憑理想。因為我聽得新近有一片影戲公司要出奇制勝。在全片當中插兩三片引人入勝。近於裸體的動作。如

出浴如跳舞如做模特兒之類。這個意思宣布了。有幾個開通。不澈底的女演員紅了一陣。臉搖了兩搖頭不肯拍。可是也有幾個開通澈底的女演員肯拍。你想他既然肯拍在影片上。化身千萬永遠流播寰宇。他那種犧牲精神。多麼偉大。我們去和他商量。請他在講臺上。少數的人面前。不留痕跡的裸一裸體。似乎不致於否決你。倘使這種有隙可乘的地方。不去鑽鑽。模特兒恐怕一輩子也尋不著。除非和你自家的夫人商量了。梅醉仁笑道。東先生。你不知道嗎。我還沒有結婚呢。東海樓也不禁大笑了起來。道。那更沒法子。了。梅醉仁道。說了半天。東先生。你還是和我開頑笑。東海樓正色道。決不。梅醉仁道。那末。剛纔所說電影女明星肯裸體。果有這件事嗎。東海樓點點頭道。

那的的確確是眞話。梅醉仁道是那一家電影公司呢？有一個地方我方好着手呀。東海樓沉吟一下道：那一家我到一時記不起了。梅醉仁道：你既說不出恐怕是理想之詞了。東海樓道：不瞞你說，我是聽見鮑曉吉說的。鮑曉吉是一個報界伶界學界女界的千里眼順風耳。他報的消息還會錯嗎？這句話他還是一個禮拜之前告訴我的。當時我漠不關心，沒有問他是那一家公司。東海樓說到這裏又皺了一皺眉頭道：什麼公司好？像他也說了一聲：哎呀，我忘了。這也不能怪我。上海灘上的電影公司，今年下半年添了不知多多少少，好似那信交風潮中的交易所似的光怪陸離。名字大一半差不多，簡直記不清。橫豎鮑曉吉你也是熟人……梅醉仁遲疑道：曉吉雖然見過一

兩面。可是不十分熟。東海樓道鮑曉吉那人四海得很。你和朋友也無所謂熟也無所謂生。你去有事尋到他一次面見過了。便立刻由生而熟。何況你本來認識他呢。梅醉仁一想也不錯。姑且去問鮑曉吉再說。便也不再久坐起身告辭。東海樓被他纏了半天也巴不得立刻出門。於是也不相留送到門口。東海樓假意敷衍。梅醉仁道你偷然到鮑曉吉那裏想得到法子。最好萬一不能達到目的。你再來和我商量。我們老朋友了。還有什麼不盡力帮忙的嗎。梅醉仁點點頭也不十分感激。於是別了東海樓往尋鮑曉吉。梅醉仁一想鮑曉吉住的所在離東海樓家很遠。這時候腹中倒也有些饑餓。要轉回家中吃飯。又恐太遲。打定主意便一路行來隨便揀了一個小飯館。飽餐了一

頓吃完了飯。一看時候正好。忙到鮑曉吉的寫字間來。再說鮑曉吉白天辦事向在黃海路摩利公司。這摩利公司專營建築打樣事業。鮑曉吉也並非測繪出身。也不是土木工程。畢業不過在這摩利公司裏掛簡名。借一個地方接洽。接洽實在鮑曉吉與摩利公司並沒有十分關係。梅醉仁確不甚明白其中的曲折。以爲鮑曉吉是摩利公司什麼重要職員呢。尋到了黃海路。只見那一條馬路洋房很多。什麼公司什麼洋行什麼廠的辦事處。大大小小。橫七豎八的。銅招牌木招牌鉛皮招牌。沒一家不是門前釘滿梅醉仁。雖是久住上海。只爲專心美術與商業。上不十分接近。因此許多行號不能頭頭是道。一時又記不起摩利公司在黃海路什麼門牌號。頭沒奈何只得一所一所。

的洋房尋過去。一塊一塊的招牌子細看去。看了半日。經過好幾家居。然瞧見了摩利公司。一塊小小橫釘的銅牌。銅牌上面中英文合璧。英文字體比中文字體來得多又大。瞧上去這摩利公司一定是外國人開的。摩利兩字中國的譯音罷了。梅醉仁便順著那招牌踱了進去。見大門以內堆着些木板箱貨。色正要尋一個人問摩利公司在幾層樓。忽聽軋軋的一陣聲響。電梯下來了。梅醉仁便走上電梯。說明白了。到摩利公司開。電梯的人也不回答什麼。將電梯開到四層樓。停下。梅醉仁出了。電梯只見摩利公司那一塊橫招牌高高釘在牆上。十分清楚。忙走過去。隔着玻璃門敲了一敲。裏面還沒答應。早呀的一聲。有人將門開了。梅醉仁抬頭一看。正是自己要尋的鮑曉吉。

只見鮑曉吉穿了一套玄色洋裝，手中提着一隻很厚很大很黃的文書包，頭上戴着帽子，興匆匆的好似就要出門的樣子。鮑曉吉見梅醉仁光降，忙問梅先生是難得來的，可要略坐一歇，可惜我這時候要出去那末……稍坐一會罷，有什麼事說着，順手從口袋內掏出表來一看，表示不能多耽擱，神氣梅醉仁道：沒有十分重要的事，我想到你們辦的那影戲公司裏去參觀一下。鮑曉吉皺一皺眉頭道：不瞞你說，我現在共總擔任了四片影戲公司的事，不知你要參觀那一家。梅醉仁道：我也沒有一定請你先生斟酌。那一家便利就到那一家去。鮑曉吉這時候伸出指頭一一的數道：講到資本雄厚，那要算天地公司第一了；內中確有十幾萬華僑股份，講到成績斐然，那要

算元黃公司第一了。究竟元黃公司出了三四種片子。雖然不十分好。但是沒一張片子不賺錢的。講到演員衆多。那要算宇宙公司了。因他那裏男演員有一百多。女演員能做要角的有十七八位。其餘面孔不縹緲。年紀太大。只可做丫頭。娘姨。老太婆。縫窮婆的。有三四十。還有大塊頭。長子矮子。蹺脚的一共零零碎碎。也有二十幾個人。材算得濟濟了。講到辦事人的交遊。廣闊。那要算洪荒公司第一了。因爲這裏面的股東。俱是體面商人。外面真兜得轉。誰家也及不來他。鮑曉吉。嘮嘮叨叨的。說個不住。梅醉仁。攔住道。鮑先生。你不必多說了。我也不是來做影戲公司調查員。又不編什麼影戲。年鑑。這許多公司的內容。我可以不必問你。告訴了我。我也記不清。我今天只希望。

你介紹我到無論那一家公司裏去參觀參觀聽你剛纔所說似乎宇宙公司裏面女演員多一點那末我便到宇宙公司去罷鮑曉吉笑了一笑道哦原來你說了半天這時候我方明白你也不是要參觀什麼電影意思要我替你介紹幾位女明星軋軋朋友阿是梅醉仁被他這一問倒回答不出什麼只微微的笑了一笑道我還另外有事要等著女明星呢鮑曉吉道哎呀你另外有事莫非你們也要組織一月電影公司想來挖我們別的公司裏的人嗎那……我可不敢介紹了前一次日月公司爲胡胡女士出來十分歡迎什麼拍影片的条件大致已經談妥怪我不好約胡胡在美麗川吃了一頓飯座中有盈晁公司的人不知怎樣一來用了勾魂攝魄的手段竟將胡胡挖

到他們公司裏所有從前和日月公司訂的沒簽字合同全行推翻我還很受了許多嫌疑日月公司中人還說我有意替他們介紹拉攏呢他想冤枉不冤枉所以我現在聽見有人託我介紹與女明星見面我第一担心事……梅醉仁不等他說完急急的攔住他道曉吉先生請放心我不是資本家決不是辦電影公司我更不敢挖你們的明星我是另外有一件事想託你設一設法鮑曉吉笑嘻嘻道哦知道了醉仁先生你還是沒結婚呢大概是託我做媒人吧梅醉仁急忙搖手道並不是這個問題我對於結婚的問題認爲很重大決不濫託媒人伯伯鮑曉吉道不是做媒是幹什麼呢梅醉仁將兩隻眼睛骨碌碌的對鮑曉吉目不轉睛的瞧着似乎要說出心中一番招尋模

特兒的話。可是子細思量。究竟交情不穀。赧於啟齒。這時侯。鮑曉吉却着急起來。道：「咦。梅先生。你有什麼話。請說。」梅醉仁四下裏張了一張。見裏面寫字間。沒有什麼人。走出來。便將鮑曉吉拉到靠壁的一張沙發上。坐下。笑道：「這句話。非一二語所能了。鮑曉吉着急道：「先生。我還有事呢。人家約好了。我不能拆爛污呀。」梅醉仁笑嘻嘻道：「話也不多。請你破費三五分鐘。便能說完了。」鮑曉吉一面掏出表來。皺着眉頭。瞧一面。催着梅醉仁道：「快說罷。」梅醉仁只得吞吞吐吐道：「我新近聯合了幾個美術同志。辦一個關於美術圖畫的研究會。會中缺一件東西……鮑曉吉道：「缺什麼。要裝電燈嗎。我可以介紹一月。電器公司。梅醉仁道：「不是。鮑曉吉道：「是缺一個茶房。出店嗎。我有。我有。可以。」

立刻薦一個給你並且還可以叫他備一個舖保梅醉仁道不是這些不關緊要的東西早已齊全了缺一個畫畫用的……模特兒鮑曉吉道模特兒是要女的還是要男的梅醉仁道當然是要女的男的模特兒有什麼興味鮑曉吉道那東西我這裏却没有我可指引你一個地方那裏簡直是模特兒批發所你一去可以手到尋拿不費吹灰之力梅醉仁聽了心中大喜心想果然東海樓介紹得不錯鮑曉吉的路數真廣一問到模特兒他便能指引出模兒的批發所來便急急的追問道批發所在那裏鮑曉吉道模產兒的批發所你還不知道嗎就是你最要好的朋友東海樓那裏聽說他手下的模特兒不少你和他分一個半個就行了梅醉仁聽了不覺啞然失笑道你

和我全走到一路條上來了。海樓那裏早去過了。他那裏自己還不敷用。不能分給我。他指引我一條明路。叫我到這裏來。向女明星當中想想法子。想不到你又指引我到東海樓那裏去。這情形好似你和海樓約好了。尋我的開心呢。鮑曉吉皺皺眉頭道。他那裏撥不出我這裏更不行了。你想女明星究竟是請他來拍影戲的。不是請他來裸體的。我這麼好和他們提出這句話。梅醉仁道。我聽海樓說有幾位女明星肯裸體拍戲。諒來一裸無不裸。模特兒也未必不答應此事。千萬仰仗大力設法說罷。又照剛纔對東海樓的那般禮節。向鮑曉吉連拱了幾拱。手鮑曉吉心軟。不過見梅醉仁這般重託。覺得十分拒絕。有些重拂厚意。並且鮑曉吉這時心中又轉了一個念頭。另外有一

件事要利用梅醉仁。尤其不能不替他設法。眉頭一皺計上心來。道：有了。有了。梅醉仁道：你真是變魔術了。剛剛說沒有。此刻一會兒說有了。你莫騙我。鮑曉吉道：前天我們那日月公司裏大登廣告。招聘男女演員。報名的人可不少。男演員不過是陪襯而已。不生問題。公司裏意思想借此搜羅幾個女角色。女角色來的雖有七八十人。但是面孔好。年紀輕。身段玲瓏。態度漂亮的挑來挑去。只有三四個人。其餘全是不靈。發表了以後許多落地的。明星輾轉託人來和我說。請我設法安插。因為他們來報名就抱了生活主義。如今不取他們。他們很失望。我正無從回答。或者向他們這一班落第的明星商量。一商量我想他們既是抱生活主義。我們就從生活主義上和他商量。美術主義。

似乎有些希望。梅醉仁道：「好極了。那末就請你商量一商量。鮑曉吉皺一皺眉頭道：「但是有一件我不能不聲明。我只能担任替你弄一個模特兒。模特兒的好壞。我可不能包。梅醉仁道：「既是模特兒也要像樣一點。十分瘦削的不適用。十分擁腫的不適用。十分矮小的不適用。十分高大的也不適用。十分……梅醉仁還要往下說時。鮑曉吉攔住他道：「這樣也不適用。那樣也不適用。要尋全材。我可不敢擔任。只好敬謝不敏了。老實說。現在上海灘上女人。雖說開通。肯犧牲色相拍影戲的。可不甚過多。稍微能瞧得過去一點的。早已被我們搜羅奉以明星尊號了。這剩下的落第明星。未必有什麼好貨。我請你稍稍遷就些吧。倘使橫挑豎剔。那可難了。在我想你們那研究會裏不妨

先用一兩個不甚高明的蹙脚模特兒支持起來。隨後有好的再換不遲。梅醉仁一想他這話也不爲無見。於是便託鮑曉吉去替他在落第明星中選擇。鮑曉吉道我做事體喜歡爽快。你們會裏預備出多少錢僱模特兒呢。梅醉仁道模特兒和教員差不多。薪水酬勞按照鐘點計算。最爲平允。我想每一點鐘酬洋一元。一禮拜請他担任四五點鐘。合起來每月也有二十塊錢左右。這價錢和一個普通教員差不多。似乎不算少吧。梅醉仁儘管一路自己說。鮑曉吉並不回答。却睜着眼睛對着他痴望。聽他說完了。笑一笑道。謝謝罷。我又要敬謝不敏了。梅醉仁聽了。愕然忙問怎樣。鮑曉吉道。我且問你。要求女人什麼事體最難辦。得到當然是請他脫褲子了。天下難辦的事要辦得到。

第一。便不能可惜金錢。你摸摸良心看。一塊洋錢。要女人脫一轉褲子。這價值未免太難了。假使你是女人。我出一隻洋錢。你肯脫褲子嗎。梅醉仁被他這一說到說得啞口無言。鮑曉吉見梅醉仁回不出什麼話來。笑道。是不是子細。一。想。你。便。覺。得。這。一。塊。錢。一。點。鐘。太。不。成。話。了。梅。醉。仁。道。這。樣。一。點。鐘。一。塊。錢。一。個。月。已。要。將。近。二。十。塊。了。再。多。我。們。會。裏。出。不。起。鮑。曉。吉。這。時。候。慢。慢。的。從。椅。上。立。起。來。道。出。不。起。還。是。免。了。罷。天。理。良。心。既。要。女。人。脫。褲。子。又。不。肯。出。錢。這。件。事。我。有。十。二。分。本。領。也。辦。不。到。即。使。能。辦。我。也。不。願。意。替。你。辦。梅。醉。仁。見。他。又。推。手。了。心。中。不。覺。又。着。急。起。來。忙。道。一。塊。錢。一。點。鐘。你。說。太。少。那。末。依。你。之。見。要。多。少。錢。呢。鮑。曉。吉。皺。一。皺。眉。頭。道。起。碼。五。塊。錢。一。點。鐘。每。星。

期規定四點鐘。五四二十一星期二十元一個月湊起來也有八九十元。那末人家脫一脫褲子也還值得我去替你開口也還不致於碰了釘子回來。梅醉仁吐吐舌頭道：「八九十塊錢一個月我們小小的會裏委實擔負不起。」鮑曉吉道：「你們會裏有多少人？」梅醉仁道：「約摸有三十多人。」鮑曉吉道：「能出錢的有多少人？」梅醉仁道：「我們畫家大一半。」境况俱不甚好。出點會費還能勉強偷使。每人要攤任十幾元。那便辦不到了。鮑曉吉道：「你真有些歎了會裏既出不起錢，何必要這模特兒東西點戲唱呢？」梅醉仁道：「實不相瞞，我們大家立會的宗旨專爲這一個模特兒。因爲各人家中活鮮鮮的弄一個精赤的女人立着或坐着，不但不雅觀，家庭第一不能通過。年紀大一點的家長還要

說觸霉頭。決計不許的。立這一個會。可以借會的名目。研究美術。這句話說出去。便正大光明了。沒有人扳駁。如今模特兒。辦不到。我這會便要根本解散。你想大家怎麼肯答應。鮑曉吉聽了。皺一皺眉頭。道。除却死法。想活法。你難道除了向會員收會費以外。便沒有法子弄錢嗎。梅醉仁到底是一個畫家。不免有幾分畫痴。那裏及得鮑曉吉的玲瓏。別透搖搖頭。道。沒有法子。鮑曉吉笑了一笑道。我不是畫家。我不想吃這一碗美術飯。其實依我看來。你們美術家。大可以趁這模特兒上好好的發一票財。梅醉仁道。發財麼。我們沒這妄想。便是我們幾個同志。開學校的。聽聽說是賺頭很好。但是學生既不易招徠。教員尤不易籠絡。各方面的酬應。固少。不了。入的項下。有時還入不敷出。

背著一個學校招牌在身上也是爲難因此我久不作發財之想鮑曉吉道上海灘上的事體是要進一步想的你存了一個發財心思弄到後來發不着財也還可以勉強混過去倘若你只想混一個澆裏那末到後來一個不得法真要連穿吃二字顧不周全呢梅醉仁被他這兩句話又說得躍躍欲試了忙問依你之見我們靠美術上有什麼發財的方法呢鮑曉吉又笑了一笑搖了兩搖頭道發財的訣門只有一點點說穿了便不值錢梅醉仁道鮑先生你真尋我開心託你的事你既不替我去辦發財的話又不肯披露這是什麼緣故鮑曉吉道你莫急我將靠模特兒發財的法子教給你吧可是你發了財以後怎樣謝謝我這獻西川圖的人梅醉仁笑道當然從重致謝鮑曉

吉便凝了一凝神。湊了過去。附著梅醉仁的耳朵。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說了一遍。鮑曉吉說一句。梅醉仁聽一句。點一點頭。等到鮑曉吉說完了。梅醉仁直樂得攏不起嘴來。這一喜非同小可。鮑曉吉道。這一下子。你相信我的主意不錯了吧。老實一句話。在上海灘上。混。無論文混。武混。要不轉一點念頭。真有些混。不過去呢。梅醉仁道。但是有一樣。恐怕他不肯吧。鮑曉吉伸直了手掌。向梅醉仁面前一攤。道。你只要有錢。拿來什麼事。我姓鮑的。可以包辦。梅醉仁道。既這樣。我一面去辦。我的事。你一面趕緊替我去接洽。鮑曉吉點點頭。催着梅醉仁道。那末。我也不留你。我还有人約會呢。說罷。兩人一同乘了電梯。下樓。走出梅醉仁興匆匆的。自去按照鮑曉吉傳授方法。布置不提。再說鮑

曉吉別了梅醉仁。却跳上包車飛也似的向洪荒公司中而來。一進門便向守門的茶房道：劉先生臧小姐他們來了嗎？茶房搖搖頭道：還沒有來呢。只有臧小姐早到了。鮑曉吉心中大喜。忙上了樓。見大房間裏闐無其人。鮑曉吉撲了一個空。心想：咦？茶房告訴我他早來了。怎麼不在這裏呢？四邊一望只見後面那間拍內景攝影室。一扇門半掩着。鮑曉吉心中奇怪。這時候也不拍片子。這門爲什麼已開了呢？大概是澹芳一個人先進去。了一路想着便走了過去。正要用手推門。可是從半掩那扇門瞧進去裏面却是黑魃魃的。並無燈光。鮑曉吉心中又疑惑道：這裏燈沒有開。澹芳一定不在那裏了。正要回轉身來。下樓又聽見那黑屋子裏面戚戚查查的說話聲音。鮑曉吉這時候

已明白了三四分。急忙隱身一旁，側着耳朵聽去。只聽見裏面一個男子的聲音道：「你莫要急。一天到晚全在這件事體上轉念頭。不過一時三刻，我辦不到你……怎麼這樣不相信我呢……鮑曉吉聽了這兩句話，耳朵內覺得聲音很熟，但是一時記不起是誰正在凝神之際，又聽見裏面有女人聲音道：「並非我不相信你這樣。一天一天捱下去，捱到幾時，又聽那男子道：「曉得了，曉得了，我一定趕緊去安排。」又聽那女子道：「我別樣不急。這兩個月來，好像肚皮裏要出毛病了。」那男子道：「呀，真的嗎？」女人道：「誰騙你？那男子不免嘆了一口氣道：「唉，怎麼這般巧。」我想起來，你是疑心病，不見得有這麼靈。」女人道：「這種事我也沒有數目，你也沒有數目，碰著了也是沒法啊。」男人又道：「暫時

只好不提。起女人發急道：「怎麼好不提起呢？你可以不提。起我呢？怎麼交代？」男子道：「你放心，我總給你一個交代。」女人道：「幾時交代呢？再遲了，簡直交代不下去。我看你近來有些不對呢。」男子道：「怎麼不對？」女人道：「前一個禮拜，你和那扮賣花的賤貨在花園裏拍外景，你和他，在魚池旁邊，那種肉麻樣子，我要嘔出來了。」男子道：「你真內行人，說外行話了。那是拍影戲呀，並非是真的。不過做出來拍進去，映成成功片子，騙人的錢，那裏是我和他，有什麼意思嗎？」女人道：「謝謝吧，誰不知道是拍影戲，不過大家表演總要有一個分寸。你和那賤貨，簡直表演得沒有分寸了。」前一次，我和那姓凌的拍那一張片子，導演的人一定要我和凌家裏接吻，我死也不肯。凌家裏以假成真的要求，我急了。

情願不拍影戲。嚴詞拒絕。我爲什麼這樣規矩。你和那賤貨爲什麼這樣不規矩。那一天還有我在旁邊。你尙且如此。倘若那一天用不着我到場。你和他還用說嗎。那男子道。你真是瞎疑心。照這樣下去。我防你。你疑我。我和你兩個人只好一齊辭職。不幹這個影戲生活了。那女子哼了一聲道。我到情願不幹別地方也好。吃飯恐怕請你走。你也不肯走。說到這裏。那女人又有冷笑的聲音道。恐怕公司裏趕你走。你也不走了。天天和那賣花的賤貨混在一起。多末窩心呀。男與女眉來眼去。在別地方總要秘密一些。顧一些面子。怕人家說閒話。獨有做到這斷命影戲。越是甜甜蜜蜜的肉麻樣子。做出來。公司裏說好。看的人越稱心。名氣越大。你愈加得意。你想我瞧了氣不氣。那女人

說。到。這。裏。有。些。氣。憤。憤。的。聲。音。那。男。子。道。你。不。要。動。氣。你。怎。麼。忽。然。變。得。不。開。通。這。種。肉。麻。樣。子。誰。願。意。做。既。然。吃。了。這。碗。飯。真。真。沒。有。法。子。呀。剛。剛。我。不。是。和。你。說。了。這。是。假。的。呀。我。和。你。纔。是。真。的。呢。那。女。子。啐。了。一。口。道。你。起。初。和。我。不。是。也。是。這。樣。以。假。成。真。我。上。了。你。的。當。如。今。你。又。和。別。人。這。樣。將。來。也。是。照。樣。的。以。假。成。真。老。方。一。帖。我。：。：。還。不。如。早。死。了。罷。那。男。子。不。住。的。央。求。他。道。噲。：。：。你。快。別。這。樣。我。和。你。這。樣。要。好。那。裏。談。得。到。死。要。死。大。家。死。在。一。淘。那。女。子。道。謝。謝。罷。你。還。是。和。賣。花。的。賤。貨。死。在。一。起。橫。豎。他。賣。的。是。花。你。便。和。他。死。在。花。裏。頭。俗。語。道。得。好。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你。們。去。風。流。罷。犯。不。上。和。我。這。老。實。人。死。在。一。起。死。得。不。值。得。呀。那。男。子。道。你。越。說。越。不。

對了我從今天起不和那賣花的多說話你總相信了那女子道你肯嗎你見了他來骨頭也輕了一磅不叫你說話你要活急煞呢那男子道我這人說到那裏做得到那裏你不信停一會他來了你瞧那男子儘管這樣央求着女子女子始終沒有回答的聲音停了片刻那男子又道你真不相信我嗎話猶未了只聽見那女人提高了聲音道說話儘管說話不要動手動脚這地方是什麼地方當心外邊有人那男子道時候早呢他們全沒有來那裏會有人那女子又發出急遽的聲音道放手放手這……這算什麼樣子那男子露出嘻笑的聲音道有啥稀奇難道你還要喊巡捕嗎……話猶未了只聽見嘩琅一聲十分清脆好似什麼磁器敲碎了似的鮑曉吉在外邊正聽他

們裏面男女兩人。喁喁情話。異常津津有味。不提防嘩環一聲。倒將鮑曉吉嚇了一跳。心想不好了。他們這一對男女竟闖了大禍了。這時候鮑曉吉要待推門進去。恐怕有所不便。使得裏面兩個人爲難。欲待抽身就走。又捨不得。以下的好文章。看看裏面這兩個人。到底怎樣走出來。怎樣交代這一件碎磁器。鮑曉吉正在遲疑不決的時候。又聽見裏面那女子道。那末好那末好。真真闖禍了。你瞧瞧打碎了什麼。那男子道。大概是那一隻布景的花瓶。那女子道。你開了燈看一看。嗟。男子道。不要開燈罷。我們趁門外沒有人溜了出去。就完了。那女子道。你怎麼盡幹這些拆爛污的事體。那男子道。隻把花瓶有啥稀奇。走吧。走吧。那女子道。我自己會走。不要來拉拉扯扯。那男子道。哎呀。

你今朝真是一百念四分矩規人了。拉一拉扯一扯全像煞有介事。從前呢那女子道這叫做碰着高興。今天不高興你怎麼樣。我已被你害到這般地步。要高興也高興。不來那男子聽了這話好似不甚滿意。鼻子觀裏哼了一聲道。你莫提起害不害了。究竟是誰害誰。還要摸摸自家良心。你說我害你。我還說你害我呢。我要不是爲了你。上一次我的娘舅到德國去。我可以跟他出洋三年五載。回來怕不成一博士。只爲貪戀了你。我將這種機會錯過了。這不是你害我嗎。那女人冷笑道。笑話了。你有這種好路道。你爲什麼不早和我說說了。我攔阻你。那是我錯了。耽擱了你的前程。你不和我說我那裏知道。老實說。你真有志氣。向上我就死守著。等你三年兩年。也不要緊。那男子也

冷笑一聲道：「三年兩年嗎？謝謝罷。三月兩月，你也守不牢。三天兩天，恐怕你也耐不住。那末好，我前脚上輪船，輪船還沒出吳淞口，你後脚已經……」那女人道：「已經怎樣？」那男子道：「還用說嗎？」那女人道：「我們女子隨便怎樣爛污，總比你們男人好得多。像你這賣花的賤貨，那副賊腔，我殺脫頭也做不出的。那男子聽了這話，有些耐不住，高聲道：「你嘴裏乾淨點，怎麼一碰賤貨，兩腳賤貨，別人家也是爺娘生出的。一個人平白的，怎麼可以受你這般糟蹋？那女子也情不自禁的高聲道：「我罵他賤貨，與你什麼相干？要你這般幫他做啥？你越是幫他，我越要罵賤貨，賤貨賤貨，一路罵着，還用脚在地板上登了兩登。那男子道：「輕點，輕點，下頭有人。門外有人，那女子道：「有人怎樣？最好有人來。」

我將你和賤貨的事一齊當衆宣布出來。那男子冷笑道：「你也不見得好看，有面子。」那女子道：「我的名譽身體早已斷送在你身上，早已沒有什麼面子了。」鮑曉吉在門外聽到這一句話，不覺吐一吐舌頭，心想：這女人真是恨極了這人了。又聽得裏面有嚶嚶啜泣的聲音，又聽得那男子道：「你也不必哭呢，快點揩揩眼淚吧。」有人來了，有人來了，鮑曉吉聽得出神，却不提防那男子呀的一聲，早推門而出。鮑曉吉迴避也來不及，這時候裏面走出那男子，也不覺怔了一怔。一見是鮑曉吉，忙堆下笑臉，道：「鮑先生早來了嗎？」鮑曉吉認得那人是公司裏的老演員，名喚吳清怡，自家聽壁脚，頗有些不好意思，只得支吾著答道：「我剛剛上來，怎麼他們還一個人沒來呢？」吳清怡道：「是呀，他們

真拆爛污。這時候已不早了。我也來了不多一會。鮑曉吉一面和他說話。一面却留神他的動作。只見他仍舊立在門口。用手拉著門鈕。不放。鮑曉吉曉得他怕人。走進去。瞧見那裏面的女演員和打碎的花瓶。便也不肯做。討厭人。戳穿別人的祕密。搭起着問吳清怡道。這幾天拍的這一張片子。幾時可以完全告成。吳清怡道。外景拍好了。那總容易。今天。明天。後天。再拍三天。內景。十成八九。可以完全再試一試。剪去幾十尺壞的。重拍一兩幕。接上去。那也很快了。鮑曉吉皺皺眉頭道。我們總想就在這一個月內。可以開映。因爲片子久久不出。資本一天一天的消耗下去。很不合算呢。吳清怡道。對呀。便是我們演員也心焦得很。恨不得今天拍了。明天晚上。便在卡爾登開演。那末格外。

有趣味。這樣隔開許多時光，還不開演，真令人厭氣。不過鮑曉吉道：這也是我們這位導演先生的太要討好了。其實馬馬虎虎映出來就行了。報館裏到主筆先生那裏打一個招呼，送幾張白看入場券給他們。第二天報上怕不是光線清晰情節曲折的種種好評嗎？報館裏的嘴封住了，別的還怕什麼？吳清怡點點頭道：頂討厭的的確要算報館裏的人了。見了他們這班人的面像煞非常客客氣氣的背轉臉去，不知道寫些什麼東西。第二天通也不通知你報上宣出來，弄得人哭笑不得。鮑先生所以我不喜歡夾報館裏朋友，就是爲此。鮑曉吉含笑道：我的意見和你兩樣。報館裏人我認識不少，這一種朋友也並非不能夾。不過要看着夾得得法，不得法大概自家沒有做什麼。

虧心的事體橫裏豎裏不怕人的人儘管終天和報館裏的人夾朋友也沒有什麼關係倘若自家先有心病懷着鬼胎惟恐人知那末看見報館裏的人先要退避三舍不要被他們宣布了秘密……鮑曉吉說一句兩隻眼睛對吳清怡臉上望一望又對那扇門裏望一望吳清怡究竟賊人心虛暗想莫非裏面的人和剛纔的一番話全被鮑曉吉知道了故意用這一番話來尋我開心嗎想到這裏臉上不覺紅一陣白一陣十分不自在這時候樓梯下面又是一陣皮鞋聲音和說笑的聲音吳清怡一想格外不好下面大批人馬要上來了來了便要進來拍戲這裏面藏着的人和打碎的花瓶如何交代呢正在呼天不應叫地不靈的時候恰恰天無絕人之路樓下忽然起了一片

哭聲還夾雜著許多人嘈雜爭鬧的聲音。勢甚汹汹。鮑曉吉也聽呆了。不知樓下出了什麼亂子。吳清怡福至心靈。不由分說的忙將鮑曉吉一把拖住。往樓下走。且走且說道：「不好了。下面一定出了大事了。我和你快點下去瞧瞧。」一瞧鮑曉吉出其不意的被他一拖。身不由己的便跟着他走下樓去。就在這千鈞一髮機會當中。那藏在攝影室裏的吳清怡吃醋撻酸的女明星。也便悄悄的溜了出來。再說鮑曉吉和吳清怡一齊下樓。一看果見門前圍攏了一堆人。吳鮑兩人近前一看。原來是洪荒公司的一輛汽車。不知怎樣將一個討飯的老太婆撞倒。老太婆絲毫並未受傷。那隻討飯籃却碰倒在地。籃中的一隻鉢頭也打得粉碎。鉢頭內還有些剩飯殘羹。灑了滿地。那討飯老太婆

却。抓。住。汽。車。夫。不。放。直。著。嗓。子。喊。道。你。打。碎。了。我。的。討。飯。傢。伙。
要。你。賠。那。汽。車。夫。笑。了。一。笑。用。手。格。開。了。討。飯。老。太。婆。的。齷。齷。
手。歪。戴。著。一。頂。帽。子。不。慌。不。忙。的。從。懷。中。掏。出。一。隻。香。烟。盒。取。
出。一。根。香。烟。又。劃。了。火。柴。一。路。吸。著。噴。出。了。一。股。濃。烟。對。討。飯。
老。太。婆。道。滾。開。點。老。太。婆。急。道。你。這。人。好。不。講。理。你。打。破。我。討。
飯。傢。伙。你。還。要。罵。人。嗎。汽。車。夫。冷。笑。道。你。這。老。不。死。的。東。西。罵。
你。還。是。客。氣。呢。討。飯。的。老。太。婆。道。你。還。要。打。我。麼。汽。車。夫。道。打。
你。還。是。便。宜。你。老。太。婆。道。哎。喲。你。還。要。殺。我。麼。汽。車。夫。捲。一。捲。
袖。子。道。有。什。麼。不。敢。你。真。要。死。麼。我。開。了。車。子。過。來。怕。你。不。立。
刻。腦。漿。迸。裂。說。着。似。乎。要。去。開。車。門。坐。上。車。去。開。車。經。旁。邊。的。
人。做。好。做。歹。的。攔。住。那。汽。車。夫。還。惡。很。很。的。道。這。種。老。狗。軋。死。

兩隻還替上海灘上省點米呢。那討飯老太婆這時候氣也氣昏了。爽性撒賴起來。忙往地下一躺。哭道：好極了。我這狗命正活得不耐煩呢。請你軋死了。我罷橫豎討飯傢伙已打碎了。活着也沒處討飯。死了還可以尋着你家祖宗一同受你一點香烟說罷。嚎淘大哭。那汽車夫仍是冷笑道：軋死了。你別樣不打着。緊明天又要我勞駕。走一踎新衙門。糟蹋我兩個鐘頭。我倒有些不高興呢。快點起來吧。那旁邊看閒的人愈聚愈多。見汽車夫這般神氣。也有笑的。也有氣憤的。也有可憐老太婆的紛紛其說不一。鮑曉吉和吳清怡在旁瞧得清楚。心中也覺得汽車夫這種態度太不像話。鮑曉吉很想走上前去。呵斥他幾聲。一想這汽車夫是公司總理曹先生用的。吃的曹先生的飯。與自

己所處的地位同是一樣僱傭性質。我有什麼權力可以干涉他萬一當着千人百眼他也向我罵幾句我如何可以下台自己性質上雖是也和這老太婆討飯差不多可是高等討飯的人。這臺越塌不得想了一想還是少管閒事爲是忍了一忍氣畢竟那吳清怡少年血性按捺不住對鮑曉吉道：「這個汽車夫太難了討飯的人也是一個人怎麼好這樣凌虐他欺侮他。」鮑曉吉道：「這老太婆也不好撒賴明明是想敲竹槓……正說之間巡捕來了一根木棍向空一揮圍住的人紛紛散開再看一看地下躺著的老太婆問他有沒有受傷。」老太婆見巡捕來了已嚇軟了大半竟回答不出巡捕再問了一句：「老太婆顫着聲音道：『沒有傷。』」巡捕厲聲道：「沒有傷，快點起來。馬路上是你的。」

床鋪嗎。能借給你。睡覺嗎。說着用。穿着很大的皮鞋。那一隻脚。向老太婆腰裏踢來。老婆嚇得來不及趕忙扒了起來。巡捕一看馬路上還有一隻碎碗。一攤齷齪的飯菜。巡捕皺了一皺眉頭。問老太婆道。這地上齷齪的東西。是你的嗎。老太婆點點頭。巡捕叱道。快點給我收拾乾淨。馬路上許你這樣糟蹋嗎。老太婆道。巡捕先生。不是我糟蹋的。是汽車夫將我撞倒了的。怎麼好怪我。巡捕道。我不管你收拾嗎。帶你到局裏去。你願意吃官司嗎。那討飯的老太婆。那裏禁得起嚇。早已蹲在地下。將馬路上的破碗和倒出的飯收拾在籃內。含淚悽然而去。吳清怡看了。只對著鮑曉吉搖頭嘆口氣道。這老太婆委實可惡。但是也很可憐。鮑曉吉道。世界上可憐的人和不平的事。正多著。

呢。豈止這一個討飯的老太婆說着和吳清怡重複踱進公司裏去。這時候忽見那樓上的茶房阿桂滿臉苦惱兩隻手捧著一大紙包五彩的碎磁走下樓來。鮑曉吉和吳清怡兩人正走上扶梯。鮑曉吉問阿桂道：「你手裏捧着什麼？」阿桂道：「鮑先生，我真吃煞冤枉了。今天擺在攝影室裏預備拍戲的一隻五彩磁瓶，不知什麼時候被什麼人打得粉碎。瓶裏的花與水也淌了滿地。我也沒有知道。剛剛劉先生、陳先生一班人進去要拍戲，一看花瓶已經打碎了。忙喊我去問。我回答不曉得。劉先生罵了我一頓，說一定是我不小心打碎了。我說：『早半天我進來收拾，眼看見這花瓶很好的擺在花架上，面怎麼這時候忽然碎了。』呢。劉先生不相信。陳先生說要我賠我。我說我一月只有九

隻洋工錢去了。四塊錢飯錢。只有五只洋。這一隻花瓶賠起來。至少也要二三十塊洋錢。鮑先生。你想想。我怎麼賠得起。不是要我的性命嗎。劉先生。還說一句嚇煞人的話呢。他說賠還小事。一定要賠照式照樣的。因為這一隻花瓶。昨天有好幾幕拍在片子裏了。如今瓶碎了。倘然配不到同樣的片子。上一隻瓶。前後兩樣看影戲的人。一定要說閒話。那末以前的片子。統通白拍。一切損失。也要叫我賠。鮑先生。你想想。我賠得起嗎。鮑曉吉聽了這一番話。心中明白。回過頭來。對吳清怡。瞧了一瞧。吳清怡。頓時便面紅耳赤。鮑曉吉。一想索性讓吳清怡難受。一難受。便追問那茶房道。這件事。你拼命叫冤枉。可是也不能怪劉先生。要你賠。你想這一間攝影室。除了拍戲的時候。大家走進去。平

常。的。時。候。總。沒。有。人。走。進。去。是。歸。你。一。人。收。拾。的。這。花。瓶。到。底。是。誰。打。碎。的。你。不。能。推。不。知。道。那。茶。房。道。昨。天。我。聽。見。劉。先。生。吩。咐。我。說。今。天。拍。戲。拍。得。早。叫。我。早。一。點。收。拾。清。爽。我。一。早。收。拾。好。了。隨。手。將。門。關。上。却。沒。有。下。鎖。有。人。走。進。去。沒。有。那。是。我。不。知。道。了。鮑。曉。吉。道。你。早。起。打。掃。的。時。候。看。見。瓶。還。是。好。好。的。麼。那。茶。房。道。天。曉。得。我。親。眼。看。見。端。端。正。正。放。在。那。裏。呢。鮑。曉。吉。迴。過。頭。來。假。意。向。吳。清。怡。道。咦。這。真。奇。怪。極。了。倘。使。給。小。說。家。知。道。了。又。可。以。做。一。篇。短。篇。偵。探。小。說。叫。碎。瓶。案。了。吳。清。怡。懷。著。鬼。胎。支。支。吾。吾。道。這。倒。是。一。件。奇。怪。的。事。呢。：。那。茶。房。道。事。體。是。奇。怪。我。可。賠。不。起。真。要。性。命。謝。謝。鮑。先。生。你。可。知。道。照。樣。的。瓶。到。什。麼。店。裏。可。以。配。得。出。鮑。曉。吉。道。這。隻。瓶。是。上。一。個。

禮拜公司裏新買來的也不是什麼古董花瓶配起來並不煩難你去問一問帳房姜先生他便明白那茶房道這麼大一隻瓶幾隻角子總買不出鮑曉吉道那是自然茶房道幾隻洋那便賠不起了說罷要流下淚來鮑曉吉眉頭皺一皺想出一條妙計笑對那茶房道你也是苦惱人叫你平白的賠幾塊錢委實作孽我來行一行善事替你想一個法子尋箇人替你代賠了罷茶房道代賠是不敢吳先生和吳先生肯借給我幾塊錢我已經謝謝了鮑曉吉回過頭來對吳清怡道吳先生我想這功德你做了罷吳清怡聽他這一問知道鮑曉吉曉得他和那女明星打碎花瓶的事不覺又突然的臉紅起來鮑曉吉見吳清怡臉又紅了恐怕說穿了他面子上更下不去於是轉了口

風道吳先生你肯行這善事嗎。倘然不肯我想我和你兩個人合做了這一樁善事省得這可憐的茶房走頭無路。你道怎樣。吳清怡道好極了。我們兩個人來分擔賠這花瓶破費更有限了。鮑曉吉笑了一笑道你答應好極了。便催著那茶房去問帳房先生究竟這瓶買來是多少錢。那茶房見鮑吳兩人肯替他出錢賠瓶感激萬分口中念念有詞道鮑先生吳先生真救我的命了說罷捧著一大包碎磁趕忙的去問賬房先生。吳清怡對鮑曉吉道我們到樓上去罷。立在這裏做什麼。鮑曉吉道我想此刻樓上的人也沒齊。我們遲一些上去也不要緊。我們索性在這裏等那茶房一刻解決了這一件事體。我們做善人做到底省得那茶房停一會再四方八面來尋我們。吳清怡道也

好兩人便立在扶梯邊靜候。話猶未了，那茶房又重新捧着那一包碎磁走了過來。對鮑曉吉道：「鮑先生，還好，還好，只要五塊六角洋錢。」鮑曉吉道：「買的地方，你也知道嗎？」那茶房道：「我已問明白了，就在大馬路望平街一月江西磁器公司。」據帳房先生說，照式照樣，還有好幾隻呢。鮑曉吉道：「那好極了。」便對吳清怡道：「我們將錢交給了他了。」却一件事說罷，伸手向衣袋內掏皮夾。吳清怡也趕忙從袋內摸錢，還是吳清怡手快，先掏出皮夾。鮑曉吉掏了半日，並未掏出什麼。忙對吳清怡道：「你有五塊錢的鈔票嗎？」吳清怡忙道：「有有有。」鮑曉吉道：「你拿一張出來。」吳清怡便依了他的話，從皮夾內檢出一張五元的鈔票，給鮑曉吉。鮑曉吉道：「好極了。」順手接過來，交與那茶房道：「這裏五塊錢，你

拿了去買花瓶罷。那六角洋錢你自家賠一賠罷。那茶房千恩萬謝道：謝謝兩位先生。鮑曉吉對吳清怡道：不瞞你說，今天真不湊巧。我那藏錢的皮夾，忘却帶來。你墊一墊，我隨後再還你罷。吳清怡道：兩三塊錢小事體，何必計較。就算歸我一個人出，也是小事體。鮑先生何必掛齒。鮑曉吉不由得笑了一笑道：其實這筆錢我擔任了，未免有些冤枉。你出了還不算怎樣吃虧。吳清怡聽了這話，臉孔又不覺紅了起來。支吾道：鮑先生還疑心這隻瓶是我打碎的嗎？鮑曉吉搖搖頭道：我沒親眼瞧見你打碎。那是不能冤枉你的。不過……正說到這裏，樓梯上走下一個女人，約摸有十八九歲，圓圓一張臉，沒剪前劉海，髮臉上很光潔，兩頰緋紅，如兩隻小萍菓，穿了一套玄色華絲葛的衣。

裙走至半扶梯向鮑曉吉和吳清怡兩人招招手道請上來。噓。劉先生在這裏尋你們呢。鮑曉吉一看認識那人是新近從天地公司裏出了大價錢挖過來的明星黃美瑤便打斷了話頭。鮑曉吉問黃美瑤道劉先生來了麼。黃美瑤道早來了尋你們尋不著呢。於是鮑吳二人跟着黃美瑤上樓。劉先生早已在那一間會客室門前等着見了鮑曉吉道曉吉怎麼好。今天拍不成。成了鮑曉吉道昨天不是商量好了。今天提早一點拍嗎。不趕這兩天拍好了。內景那末外景又要耽擱下去。這一個月內決不能出片。劉先生又著急道人也齊了。我很願意早拍。不知怎樣。茶房不小心打碎了那一隻很重要布景的花瓶。鮑曉吉道花瓶已去買了。大概就要來了。劉先生皺緊眉頭道真是蹙霉。

頭。剛。剛。到。要。用。這。花。瓶。的。時。候。偏。偏。打。碎。了。鮑。曉。吉。道。那。末。今。天。就。換。一。幕。拍。拍。不。用。花。瓶。就。是。了。那。劉。先。生。道。不。行。呀。今。天。女。角。只。來。了。三。個。其。餘。的。因。爲。今。天。拍。不。著。全。沒。有。來。現。在。一。時。到。那。裏。去。召。集。他。們。呢。鮑。曉。吉。道。且。等。一。等。看。花。瓶。來。得。早。我。們。就。拍。來。得。晚。便。不。拍。劉。先。生。嘆。一。口。氣。道。那。也。沒。有。法。子。啊。說。罷。大。家。只。得。暫。時。休。息。鮑。曉。吉。這。時。候。踱。到。另。外。一。間。會。客。室。裏。去。預。備。和。劉。先。生。商。量。到。別。家。公。司。裏。挖。一。個。滑。稽。人。材。剛。剛。走。過。去。忽。然。身。後。有。人。跟。著。鮑。曉。吉。進。來。鮑。曉。吉。回。頭。看。時。原。來。就。是。那。女。角。黃。美。瑤。黃。美。瑤。笑。吟。吟。的。對。鮑。曉。吉。道。鮑。先。生。我。有。一。句。閒。話。和。你。說。一。說。鮑。曉。吉。忙。站。住。了。脚。向。黃。美。瑤。招。呼。讓。美。瑤。坐。下。問。有。什。麼。事。黃。美。瑤。却。並。不。坐。下。將。身。

子靠在一隻圓檯邊一隻脚微微的曲著對鮑曉吉道謝謝你不要坐剛剛在隔壁坐了好久了我前天託鮑先生的那一件事怎樣了鮑曉吉有些模糊一時記憶不清忙仰著頸子兩隻眼睛對屋角上楞了一楞好似向腦筋裏翻舊帳似的想了一會對黃美瑤道密司黃……你託我什麼事我糊塗得很記不清了黃美瑤道我知道鮑先生事體太忙我這一點小事那裏在鮑先生心上的呢鮑曉吉忙道你這話說得我無言可答了委實抱歉得很不過我擔任的事太多你要原諒我一些那末今天你可以提醒我了我能辦得到的無不替你盡力黃美瑤道鮑先生你真貴忙我也沒有別的事奉託就是我那表妹劉韻秋他也想到公司裏來鮑曉吉道哦就是劉韻秋小姐的

事我並沒有忘却。不過他要踏進公司，是很容易。要一進公司，就要有薪俸。這件事體很爲難。外人不知道密司黃，你是明白的。你想十家公司，到有九家是拍了片子賣了錢，再付花紅的。倘若一進去就拿薪水這件事……說到這裏，連搖了兩搖頭。道：「恐怕不容易。」黃美瑤道：「我那表妹並不在這些微的金錢上計較。無奈他的境况委實困難。他一面要尋一個職業，一面要圖一點進益，維持他的生活。」鮑曉吉聽到這一句話，凝了一凝神，笑向黃美瑤道：「密司黃令表妹他日不要想尋多少錢。一月的事體呢？」黃美瑤道：「錢自然是愈多愈好。他一時候那裏敢希望多少錢呢？」鮑曉吉道：「不是這樣說。你有一個尺寸給我，我可以去尋相當的位置呀。」黃美瑤道：「我們表妹他每月能彀有三

四十元貼補貼補自家零用。他也很高興了。鮑曉吉道：「令表妹他是專注重要在銀幕上尋職業嗎？另外的職業他肯屈就嗎？」黃美瑤道：「他也不拘。不過我那表妹面孔身段還好，肚皮裏的學問是很有限的。做教習是不成功，打字也不會。他同我商量除了獻身銀幕別的也尋不出什麼相當職業呀。至於那些女工的生活錢又少又太辛苦。我那表妹更不能做了。」鮑先生你想還有什麼事可以薦薦他呢？他只要能做的事有錢可賺，他也不拘一格了。」鮑曉吉笑了一笑道：「有是有一樁好職業，但不知道令表妹他肯不肯幹。」說罷又笑了一笑。這一笑不打緊，引起了黃美瑤的疑心。不知美瑤疑心些什麼。鮑曉吉有沒有把這職業告訴黃美瑤。美瑤的表妹肯不肯担任，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春色隔銀屏凝脂半露 猩紅霽雪鬪頰玉橫陳

話說黃美瑤拉住了鮑曉吉。要把表妹劉韻秋託他薦進公司裏拍電影。鮑曉吉便說出一樁職業。不知你表妹肯不肯幹。說的時候又吞吞吐吐含糊其詞。黃美瑤遲疑了片刻道：「鮑先生，我那舍表妹境况雖然困難些，他人品很純正，身家很清白的呢。」鮑曉吉聽了這一句話，知道他誤會了，忙道：「所介紹的事當然也與密司劉資格相稱，我方敢說項，你不要誤會了我的意思。」黃美瑤道：「那末到底是什麼職業呢？」鮑曉吉道：「這這這一種職業很高尚，很高尚，很高尚……黃美瑤道：「高尚的職業多著呢，究竟是那一種公司裏團體裏呢？」鮑曉吉搖搖頭道：「不是公司，也不是團體，是一個朋友託我的，但是那職業是，很高高。」

尚很高尚很高尚的黃美瑤也不禁笑了起來道鮑先生你向來說話是最爽快不過的今天怎樣如此吞吞吐吐鮑曉吉道不是我吞吞吐吐實在怕你誤會其實這職業是很高尚很高尚很高尚的黃美瑤笑道鮑先生你不要尋我的開心有什麼職業請你趕緊告訴我一時尋不着相當的職業那也不能勉強請你隨時留心就是了鮑曉吉發急道天曉得我並非尋開心實實在在已經替令表尋好了一個職業了黃美瑤搖搖手道我曉得了一定是很高尚很高尚很高尚的鮑曉吉也不由得笑了起來道你真學我說話尋我的開心呢我到切切實實是一句正經話黃美瑤道我承你的雅意替我的舍表妹薦事體除了很高尚三個字以外我沒聽見你有什麼交代……

鮑曉吉這時候順手拉過一把椅子請黃美瑤坐下道請坐下我可以細細的和你談說來話長這件職業是很……黃美瑤搶着道不必說是很高尚的了鮑曉吉道不但很高尚並且是很新鮮的呢黃美瑤道又高尚又新鮮倘使有這一種職業我也要請你替我薦薦呢鮑曉吉聽得黃美瑤說這一句話眼光向他周身上下打量一番瞧得那黃美瑤陡然生起疑心來了嚇得黃美瑤也不敢問不知不覺的臉上一陣一陣紅暈起來鮑曉吉瞧了一會道這件職業恐怕你不願意幹黃美瑤道我呢現在總算承蒙你鮑先生的提携在公司裏謀一件事急急還不想另尋什麼職業那末我雖不要你何妨說出來或者我那表妹很願意呢鮑曉吉道那末我便說了可是千萬不要誤

會。今。天。有。一。個。朋。友。是。有。名。的。畫。家。……黃美瑤道。這畫家要尋一個夫人嗎。鮑曉吉道。不是。不是。他託我。不是尋夫人。夫人也不是一種職業。怎麼可以介紹令表妹呢。黃美瑤道。那末是尋一個畫畫的助手了。可惜我那表妹於畫學上沒有什麼經驗。鮑曉吉搖搖頭道。也不是助手。你莫打岔。讓我慢慢的說明。白。嗟。現。在。我。那。朋。友。是。託。我。覓。一。位。女。朋。友。年。紀。要。輕。身。段。要好。不。肥。不。瘦。不。高。不。矮。面。孔。要。好。身。上。週。身。沒。有。生。過。什。麼。瘡。癬。身。上。沒。有。一。點。疤。癍。……黃美瑤聽到這裏。笑道。尋職業爲什麼要問到身上。疤癍。鮑曉吉道。這件職業與身上的疤癍很有關係呢。你莫奇怪。底下還有一個條件說出來。你更要詫異呢。黃美瑤道。還有什麼條件。鮑曉吉道。還要這女朋友不怕難。

爲情黃美瑤道規矩矩的做職業上的事本來沒有什麼難
爲情不難爲情何必預先交代作爲條件呢鮑曉吉道這個難
爲情不是普通的小難爲情小難爲情大家可以勉強勉強不
計較這個却算得是大難爲情了大家不能不預先說明明白黃
美瑤聽到這裏大爲詫異道怎麼會發生什麼大難爲情的問
題呢鮑曉吉道我那朋友是一個畫家……黃美瑤道曉得了
曉得了你剛剛不是說過了嗎此刻我急於要問的是大難爲
情一句話鮑曉吉道話要一句一句的說呀我那朋友聯合了
許多畫家同志辦了一所研究會專門研究西洋美術畫西洋
美術畫中少不了要畫美人畫美人又第一要裸體寫生因爲
裸體寫生方能顯出人體美但是畫家憑理想的空畫一定沒

有什麼好結果。必須有一個真正的美人。供他們做標本。那末照樣描寫姿勢肌肉。皆能活現紙上。這一種供他們畫材的美人。叫做模特兒。我那朋友託我尋覓的就是這模特兒。一席我是前一星期承你介紹見過令表妹劉女士的。在我的眼光中看來令表妹正合他們的條件呢。年紀又輕。身段又好。不肥不瘦。不高不矮。面孔又好。件件合式。就是身上有無疤痕。我不得而知。然而從劉女士的面部上看來。氣色白裏顯紅。血派一定很旺。決不會有什麼瘡癬齷齪問題。我想這一席很相宜了。但不知令表妹肯俯就嗎。鮑曉吉。嘮嘮叨叨說了一大篇黃美。瑤聽完了。笑道。我想這樣給人家畫畫。也不要緊。譬如年高的人。被人家畫喜神。有什麼難為情呢。鮑曉吉嘆口氣道。密司黃。

你真是聰明。一世懵懂。一時渾模特兒。三個字還不十分明白。嗎。我索性說明了。吧。畫的時候。被畫的人。要脫却衣服。褲子。有。時候。連絲襪。也不許。着一絲不掛的。立在台上。讓他們畫家。畫。在。西洋。是不算一件事。在中國的女子。這樣叫他光天化日之下。脫得精赤。恐怕有些難爲情吧。不知道令表妹劉女士。可肯不肯。黃美瑤聽了。這話。很躊躇道。這件事體。不知道我們那表。妹。肯不肯。我是不敢替他作主。待我去和他商量。商量看鮑。吉道。我是和令表妹。只見過一兩次。不大熟。不知他的性情。如何。大概開通一點的人。總可以商量吧。黃美瑤笑道。開通。儘管。開通。要一絲不掛。立在許多人的面前。恐怕也難勉強。鮑。吉道。你姑且商量。商量看。黃美瑤道。譬如我那表妹。肯了。有多少。

錢一月呢。錢多了。或者看銅錢面上也許……鮑曉吉道這件事體不講月頭講鐘頭的。黃美瑤道多少錢一點鐘呢。鮑曉吉道頭等頭學堂裏教習每一點鐘時值估價只有兩塊洋錢一點鐘模特兒的價值總不能比教習再貴了。大約最多也不過兩塊錢一點鐘。黃美瑤道那末一天畫幾點鐘呢。鮑曉吉笑一笑道一個人精力有限那裏吃得住畫幾點鐘。你想做模特兒的時候要立在那裏一動也不許動多少吃力。有時候還要做出什麼仙女愛神的姿勢。或者半身跪倒。或者張開兩臂。或者還要睡下來。蹺起一隻腿。或者還要全個身體伏在地上。或者還要緊緊的抱著一件東西。表示嬌憨的樣子。種種花樣不一。你想精赤條條一個人一無依傍。躲閃要裝出這種種的形狀。

怎麼不吃力。像我這樣喜動不喜靜的人，叫我規規矩矩坐一個鐘頭，全坐不牢，不要說是脫光了身體，搭美術架子了。照他們自家說，每一個模特兒，至多每天擔任一點鐘，再多了，模特兒精神上，也懈怠了，肌肉上，也要生變化了。那是最不好的現象。因此，他託我覓一兩個模特兒，大約每人每禮拜只能擔任兩點鐘。黃美瑤道：「哎呀，每人每禮拜只許擔任兩點鐘，那末一禮拜，拿他四隻洋，一個月只有十二三塊錢。」鮑曉吉道：「是呀，不過如此。」黃美瑤搖搖頭道：「我那表妹境况，雖不好，大概還小一定，要等候十二三塊錢用，何況這件事，不是平常的一種職業，他也未必肯做。謝謝鮑先生，還是另請高明罷。」鮑曉吉道：「你何妨去問問他看也。也許他肯呢。」至於價錢，一層兩塊錢，是一句官

話也要瞧什麼人。倘若令表妹劉女士去。我想價錢上面總好商量一點。究竟劉女士的那身段姿勢。也要賣幾個錢呢。黃美瑤笑道。我那表妹身段姿勢。雖然很不錯。恐怕也不肯這樣脫光了賣罷。其實頂好。還是求你鮑先生介紹到公司裏來。先做做配角。銅錢少拿幾個。等到三次兩次報上。常常見了名字了。那時候再多撈些薪水。這種模特兒的事體。究竟說不出口的。我那表妹還沒有攀親呢。鮑先生。你想想。渾身上下讓一班畫畫先生畫得一塌糊塗。這種信息傳出去。還有誰肯和他結婚。有了這一層的關礙。便是我那表妹肯幹。我也不勸他了。鮑曉吉道。其實。是不要緊的。畫畫先生隔着老遠的。畫與他也沒有什麼關係。多畫少畫。橫畫豎畫。也畫不脫他一根毫毛。我是

受。人。之。託。忠。人。之。事。請。你。也。將。這。信。寄。到。了。瞧。令。表。妹。怎。樣。肯
了。最。好。萬。一。他。不。肯。還。要。請。你。：。：。黃。美。瑤。道。還。要。請。我。嗎。我
是。殺。脫。頭。也。不。來。的。這。種。好。生。意。謝。謝。你。鮑。先。生。少。作。成。我。吧。
鮑。曉。吉。道。密。司。黃。你。錯。了。你。錯。了。我。並。不。是。要。請。你。做。模。特。兒。
我。知。道。你。決。不。肯。的。我。想。萬。一。你。那。令。表。妹。不。肯。還。要。請。你。另
外。替。我。介。紹。一。位。究。竟。這。種。事。體。女。人。和。女。人。說。起。來。容。易。一
點。肯。便。最。好。不。肯。也。沒。有。什。麼。關。係。我。們。男。人。對。女。人。說。要。請
他。脫。褲。子。這。句。話。終。覺。有。些。難。於。啓。齒。至。於。我。和。你。沒。有。這。般
熟。我。也。不。敢。冒。昧。的。向。你。提。出。了。黃。美。瑤。點。點。頭。道。那。末。我。去
留。心。留。心。我。那。鄰。近。却。有。好。幾。個。面。孔。好。身。段。好。的。女。郎。待。我
來。試。試。看。不。過。我。那。表。妹。的。事。總。要。你。鮑。先。生。一。力。承。當。早。點。

薦到公司裏來。鮑曉吉道：曉得曉得，我們彼此就將這個作爲交換條件罷。你替我尋著了模特兒，我一定替令表妹薦進公司裏。黃美瑤道：那不行，應該你先替我表妹薦成功，因爲什麼呢？我們表妹的事，鮑先生不費吹灰之力一說成功，至於模特兒這件事，不是一天兩天可以尋得到的。鮑曉吉道：我恐怕你將我託你的事置之腦後，因此我的條件要你先替我辦成。黃美瑤道：不必這樣。我既答應了，一定竭力去辦。鮑曉吉又追問他道：那末幾時有回音給我拉？明天吧？黃美瑤道：來不及來不及。沈吟一下道：歇三日吧。鮑曉吉道：今天禮拜二，禮拜五你一定要給我回信。我那朋友等得很不耐煩了。黃美瑤點了一點頭，便別了鮑曉吉出來。一看公司裏的人已走了一半，匆匆的

和別人說了幾句話便回家去了。光陰容易一瞬又是禮拜五。那一天鮑曉吉又在公司裏碰見黃美瑤趕忙的問他道那件事體可辦妥了。沒有你不是說禮拜五有回信嗎。黃美瑤笑了。一笑道鮑先生這件事你真使我掬木梢了。鮑曉吉道怎麼樣。黃美瑤道我問了幾處小姊妹只說到一半大家全罵了我一頓說這種事體好做嗎窮到討飯也不能做呀嚇得我也再也不敢往下說了。我以為這件事一定替你辦不到誰知道今天居然有人自己情願來做模特兒託我問你要不要。鮑曉吉道好極了好極了有人肯來當然是很歡迎的。不知你已經和他說定了沒有。黃美瑤道我不敢替你定特為先來問你一聲。鮑曉吉道這何必來問我呢。請你定下便好了。黃美瑤笑一笑道。

鮑先生。你知道這願意做模特兒的人是誰。鮑曉吉道：我那裏知道呢。黃美瑤道：我們樓下一家人家是一月洋行買辦的姨太太。小房子。這姨太太從前是堂子裏出身。嫁了這洋行買辦。沒有多時。鮑曉吉道：可是這位姨太太願意做模特兒嗎。黃美瑤搖頭道：那是他再也不肯的。堂子裏的人嫁了一個有錢的男人。他那架子比一品夫人還要足呢。豈有一品夫人肯當着大眾脫褲子的道理。鮑曉吉道：那末是誰呢。黃美瑤道：是這位姨太太房間裏的大姐。鮑曉吉聽了皺皺眉頭道：大姐……大姐做模特兒說出去不像一句話。並且使人瞧不起。模特兒。黃美瑤道：是呀。我也爲了這一點不敢作主。鮑曉吉道：不去管他。他怎樣和你說呢。黃美瑤道：這個大姐是樓下姨太太。

最寵愛的一個人。雖然是大姐。從他穿的衣服上看來。真比中等人家的。小姐奶奶。要闊氣呢。姨太太的鞋子。只穿上三四轉。便不穿了。給這大姐穿。大姐的脚上。常常換新鞋子。鮑曉吉道。這大姐一定很時髦的了。黃美瑤道。那不必說了。他伺候那姨太太。事體很清簡。每天兩點鐘。前頭簡直沒有什麼事。他常常到樓上。我們那裏來。白相。他知道我在公司裏拍影戲。他很羨慕。屢次要託我介紹到公司裏來。我想我那表妹。託你至今。還沒有成功。這大姐的事。更不必提了。我回答他。慢慢地設法。昨天我偶然談起模特兒。這一件事。我笑着問他。道。阿彩妹。以你這樣。縹緲的面孔。苗條的身材。肯給人家畫一畫。那真有趣呢。當時說這話的時候。我們一起有四五個人在座。阿彩不響笑。

一笑道：這是弗來格阿要坍臺。我以為他是決計不肯的了。誰知他今天早上又到我樓上來，見沒有人，在旁邊他悄悄的問我道：黃小姐，你昨天所說模特兒那件事，真的嗎？我道：自然是真的。阿彩又道：像我這樣，可以去當模特兒嗎？我道：只怕你不肯去。你肯去學堂裏畫畫，先生一定很歡迎的。他又問道：不知學堂裏肯出多少錢？一點鐘當時我詫異道：咦，你怎麼知道論鐘頭算錢呢？誰知那阿彩經我一盤駁，臉上紅了起來，道：不瞞黃小姐說，我……是曉得的。這種事體是講鐘頭的。我又問道：我還是新近知道的，你一個做大姐的人，怎麼這樣清楚？阿彩被我逼緊了，他只得向我直說道：黃小姐，這件事體我是去年做過的呀。我聽了，格外詫異，將他子子細細看了一遍，道：咦。

你真做過模特兒嗎？阿彩道：是的呀！誰來騙你？前年我在一家姓梅的家裏做大姐。這位梅家少爺就在一月學堂裏做圖畫教習他……拖死拖活勸我脫開了給他畫……鮑曉吉道：好極了好極了。女人最爲難的是第一次。第一次的問題解決了以後便不生問題。那末阿彩是願意來的了。黃美瑤道：是呀！我聽了也高興。心想這一來可以到你這裏來銷差了。鮑曉吉道：價錢你和他說了嗎？黃美瑤道：說過了。但是他的意見每月要四五十塊錢。方纔肯幹多幹一兩點鐘。到不要緊。鮑曉吉道：這種事體只怕人不肯罷了。叫他們畫畫先生多出幾塊錢。那總是辦得到的事。你幾時可以帶他到我這裏來看一看。黃美瑤道：這很便當。他既然肯做到模特兒了。穿着衣服給人家看看。

更。不。要。緊。明。天。你。我。約。好。個。時。光。我。領。他。來。便。了。鮑。曉。吉。凝。了。一。凝。神。道。且。慢。爽。性。候。我。約。好。了。畫。畫。先。生。一。齊。來。看。看。看。了。便。可。以。定。局。不。然。我。看。了。中。意。也。許。他。們。畫。畫。先。生。看。不。入。眼。呢。豈。不。多。此。一。舉。黃。美。瑤。也。覺。不。錯。便。點。點。頭。道。那。末。我。聽。你。的。信。罷。這。時。候。黃。美。瑤。又。道。哎。呀。我。到。忘。了。一。句。要。緊。的。話。阿。彩。再。三。交。代。我。他。說。做。模。特。兒。的。時。候。只。可。以。在。早。半。天。下。半。天。他。那。主。人。姨。太。太。起。來。了。他。便。走。不。出。早。半。天。他。儘。管。可。以。走。出。來。的。鮑。曉。吉。道。這。很。容。易。却。是。小。問。題。待。我。告。訴。前。途。諒。來。也。沒。有。什。麼。不。可。黃。美。瑤。笑。了。一。笑。道。鮑。先。生。你。託。我。的。事。我。總。算。辦。了。十。成。之。九。只。等。你。看。一。看。就。好。定。局。那。末。我。托。你。的。事。呢。鮑。曉。吉。道。可。是。令。表。妹。的。事。嗎。黃。美。瑤。道。不。是。這。件。事。

還有什麼事呢。鮑曉吉道說來奇怪。大底下事體難起來。真難巧起來。真巧。今天我無意中居然……黃美瑤不等鮑曉吉說完。便道謝謝。你可是已經薦成功了嗎。鮑曉吉道成了。剛剛有兩位學堂裏初出淘的小弟弟見大家辦影戲辦得起勁。他們也要辦一個名字也。叫得奇怪。叫什麼「閃閃」影片公司。他們急於要拍片子。缺少兩位女主角。意思要來挖我們這裏的人。我回答他們道。我們這裏的人都有合同拘束的。挖不成功。你們要人。我來薦一個罷。當下他們大喜。我便將令表妹薦了。幸喜你前天交了一張照片給我。我便將照片先給他們看。他們看了照片。很中意。我心裏暗暗好笑。現在的影片公司女演員簡直和媒人做媒一般。沒有照片空話如何說得天花亂墜。人

家。決。不。相。信。的。有。了。照。片。一。說。十。有。九。成。黃。美。瑤。道。好。極。了。譬。如。做。媒。你。鮑。先。生。居。然。一。做。便。成。但。不。知。薪。水。有。多。少。鮑。曉。吉。道。這。一。層。內。中。略。有。點。小。小。問。題。他。們。這。小。弟。弟。的。影。片。公。司。總。脫。不。了。小。弟。弟。的。玩。意。兒。他。們。薪。水。是。不。發。的。主。張。拆。帳。主。義。黃。美。瑤。道。怎。麼。叫。拆。賬。鮑。曉。吉。道。拍。片。子。的。時。候。大。家。盡。義。務。等。到。片。子。拍。成。功。賣。出。錢。來。大。家。拆。帳。主。角。幾。分。演。員。幾。分。導。演。幾。分。編。劇。幾。分。攝。影。幾。分。多。賺。多。拆。少。賺。少。拆。黃。美。瑤。道。那。末。倘。然。不。賺。呢。鮑。曉。吉。道。不。賺。只。好。不。拆。了。黃。美。瑤。道。萬。一。竟。是。賺。不。着。豈。不。是。白。做。了。嗎。鮑。曉。吉。道。這。一。層。我。也。想。到。我。也。替。令。表。妹。提。出。一。個。相。當。條。件。我。說。拆。帳。呢。可。是。賺。了。拆。帳。不。過。扮。影。戲。這。一。件。事。扮。演。的。時。候。也。要。有。許。多。必。不。可。少。的。

費用如衣履如裝飾品種種必須出資備辦黃美瑤道是啣這一套兩套行頭就很可以了並且影戲上用的行頭平常穿着起來很不相宜這一層公司裏不貼點費用那是沒有人肯貼血本幹的除非是影戲公司老板的老板娘和着自家小姐們來做演員那末可以了鮑曉吉道總算他們那班小弟弟還肯聽我的話我將這爲難的情形和他們說了他們答應現在行頭歸公司裏出錢製每拍一次片子臨時按次數貼點車費黃美瑤道每次多少呢一隻角子也是車費五個銅板也是車費鮑曉吉道角子銅板總拿不出的現在我和你說明每次一隻洋軋實一句話無論怎樣除掉坐汽車若是黃包車電車每次總用不了一隻洋這其中不無小補了一次省五六角十次

五六塊一個月算他二十次積少成多也有十二三元了黃美瑤笑一笑道靠刮兩角三角的錢一個人也弄不好了鮑曉吉道事體慢慢交來令表妹初出淘只好耐心一點凡是在上海灘上混最怕鑽不出一鑽出了誰也歡不住你想看現在的羅妙華戴美珍等一千人前幾年沒有人知道只要一兩張片子。上鑽出來自然有人來歡迎了黃美瑤道這話原是不錯不過初做的時候折帳拿得少先是公司裏看不起將來難得出頭也是一件爲難的事鮑曉吉拍拍胸脯道看不起這一句話我可以保險他們這一班小弟弟一團高興絲毫沒有暮氣同是一樣的辦事決沒有什麼看得起看不起觀念請令表妹放心這一件事總算我交代了那末阿彩你明天叫他到這裏來

黃美瑤點點頭道：「阿彩，明天准叫他來便了。不過阿彩每天只可以午前走得，出午後等那女東家姨太太起來以後，他便不能出來了。明天早半天，鮑先生你有功夫嗎？」鮑曉吉躊躇了一會道：「哎呀，早半天真有些困難呢。」黃美瑤笑了一笑道：「我早知道鮑先生你早半天是走不起的。」鮑曉吉道：「實在有事體，我也只得勉強起一個早。那末，明天九點鐘你領了阿彩到這裏來罷。」黃美瑤道：「九點鐘嗎？時候還是說說定歸到底是九點，還是十點不要害得我和阿彩老等。」鮑曉吉道：「九點太早了，決計十點罷。」黃美瑤道：「到此地公司裏來嗎？」鮑曉吉道：「還是此地便當一些。究竟這個地方是一個公司性質，男男女女出進進的人多，別人瞧了不覺得倘若換一個地方，就算是我家裏。」

一清早你領着一個時髦大姐來旁人一定要說出許多閒話來了黃美瑤笑了一笑道鮑先生你也怕人說閒話怪不得你上一次約了兩位女明星到家裏去聚餐一次鮑師母很鬧了一陣呢因此嚇得我除掉到公司裏來見你以外從不敢拜府一次黃美瑤說到這裏鮑曉吉臉上不覺有些紅了起來搖搖頭道那到不關的歇一天我本想邀你到舍下去聚一聚呢不過你阿彩這種時髦小大姐對外頭人總有些交代不出黃美瑤道鮑來生你究竟還是胆子小……說完了黃美瑤見時候已是不早便別了鮑曉吉回家和阿彩接洽約定明天十點鐘到公司裏去碰頭不提鮑曉吉也去約了梅醉仁梅醉仁聽說模特兒居然辦到那一夜直喜得睡也睡不著這一件模特兒

的事時時關心的有四個人。第一個不必說是純美研究會的。梅醉仁他專心要覓得一個模特兒。可以大畫而特畫。第二關心的要算模特兒自身。那小大姐阿彩。他想每天裸體立在講台上一兩點鐘。也損不了一根毫毛。可以收入幾十塊錢。貼補貼補鞋子絲襪衣服的用場。也不錯。第三關心的要算黃美瑤。他想拉成功了阿彩。模特兒的事體。結交鮑曉吉。他那表妹劉韻秋。做電影演員。事也可以連帶成功。那第四個關心的人。方數到鮑曉吉。純美研究會的模特兒。成功不成功。與他自己。沒多少關係。他受了梅醉仁之託。情不可却。故此替他代尋尋著了梅醉仁。自是十分感激。鮑曉吉心想。電影公司裏。少不了美術家接洽。結識了梅醉仁。也未始無用。因此肯爲他幫忙。到

了。這一天一早各人事在心頭不約而同的紛紛早起。梅醉仁是第一個先走起吃了一點點心看了一半的上海報紙一聽鬧鐘已響知道已到了九點趕忙的坐了車子向鮑曉吉約定。的洪荒電影公司而來一問鮑曉吉還沒有來公司裏茶房回說鮑先生早呢總要下半天來梅醉仁說明原委是鮑先生約定了早來叫他到此地等候的茶房方纔開了會客室請梅醉仁坐下再說那黃美瑤那一天也算起了一個特別早八點鐘早已將毛頭梳好換好了衣服着好了皮鞋坐著等阿彩但是左等也不見他來右等也不見他來等得心焦悄悄的一人走下樓來只見了阿彩女東家的老娘姨坐在地板上在那裏擦銅痰盂黃美瑤向他問道喂你們的阿彩起來了嗎老娘姨道

阿彩今天真難得老老早早起來了。黃美瑤道：「怎麼沒有看見他老娘姨？道他一早起來，拎了一把大銅吊泡了三轉水，忙得個起勁。我問他做啥，他說：『忽浴。』我罵了他一頓。我說：『小死人，這清早忽浴，當心受寒氣，肚皮痛。』他不相信。現在還是關緊了房門，在那裏忽浴呢？忽也忽了，有個把鐘頭了。我真不明白他爲什麼。』」

婆媳道：「謝謝你阿彩，忽好了，叫他到我樓，就說我等他對上。」

他裸體立刻要做模特兒，何必急急的刮垢磨光呢？想到這裏，不禁要笑了出來，恐怕爲老娘姨看見起他的疑心，住來了。

擦他的銅痰，孟黃美瑤聽了，心下不覺暗暗好笑。阿彩這個人，真有做模特兒的熱了。其實今天不過是去談話，並非今天叫他裸體立刻要做模特兒，何必急急的刮垢磨光呢？想到這裏，不禁要笑了出來，恐怕爲老娘姨看見起他的疑心，住來了。

好。久。了。老。娘。姨。點。點。頭。道。曉。得。了。阿。是。大。小。姐。今。天。要。和。他。一。淘。出。去。黃。美。瑤。點。了。一。點。頭。老。娘。姨。道。哦。我。明。白。了。怪。不。得。阿。彩。忽。浴。呢。一。定。是。和。大。小。姐。約。好。了。一。淘。到。紅。廟。裏。去。燒。香。阿。彌。陀。佛。拜。菩。薩。的。事。體。那。浴。要。忽。得。清。爽。點。的。黃。美。瑤。聽。了。更。覺。要。笑。了。出。來。也。不。管。老。娘。姨。說。什。麼。獨。白。上。樓。坐。不。多。時。阿。彩。登。登。登。上。樓。來。了。黃。美。瑤。見。他。上。來。埋。怨。他。道。時。候。不。早。了。你。怎。麼。捱。到。此。刻。阿。彩。一。手。掠。著。前。劉。海。一。面。大。笑。著。答。道。大。小。姐。我。忽。了。一。個。浴。呀。辰。光。耽。擱。一。點。我的。辮。子。毛。了。阿。要。重。梳。一。梳。黃。美。瑤。搖。搖。手。道。好。了。好。了。再。梳。辮。子。那。要。吃。中。飯。快。了。今。朝。不。過。是。去。大。家。碰。碰。頭。並。不。畫。畫。你。何。必。這。樣。梳。洗。打。扮。像。新。娘。呢。阿。彩。面。孔。一。紅。道。不。是。打。扮。呀。走。出。去。總。要。像。

樣點呀。黃美瑤道：「好了，好了，不要再多事了。我們就此去罷。」阿彩又對着鏡子整了一整衣服，自己對鏡端詳了一回，便和黃美瑤下樓，叫了兩輛車子，直向洪荒公司而來了。公司一問鮑曉吉，知道已到了好半天。黃美瑤先安頓了阿彩在樓下一間小會客間，自己上樓尋着了鮑曉吉，只見鮑曉吉和一位年輕的男子，呆坐着。鮑曉吉見黃美瑤來了，忙問道：「密司黃，今天我們上你的當不淺了。這時候什麼時候了？你瞧瞧說來，指着壁上的大鐘給黃美瑤看。」黃美瑤一看，果然已是十一點二刻。黃美瑤道：「真是對不起，並非我耽擱，實在爲阿彩誤事。」鮑曉吉道：「阿彩來了嗎？這位梅先生等得不耐煩了。」黃美瑤道：「來了，來了。」鮑曉吉道：「來了，爲什麼不見面？」黃美瑤道：「在樓下會客間。」鮑

曉吉道：「不要這樣怕難爲情，還是請他上來罷。」黃美瑤道：「那末我下去請他上來，說罷登登下樓而去。」梅醉仁問鮑曉吉道：「這就是黃美瑤嗎？」鮑曉吉道：「正是梅醉仁道：「我在影片上看見他的動作，比人還要來得活動。」鮑曉吉道：「攝影的時候，當然格外要提起精神，活潑一點。」梅醉仁道：「好像影片上他的兩隻眼睛，比現在格外來得大，格外來得奕奕有神。」鮑曉吉道：「攝影的時候，免不了要化粧一點，經過化粧後，自然人材要增加幾倍。」你去瞧外國女明星的照片，也是十個有九個比人好，所以天然美是十分之六七，化粧美也佔十分之二三呢。」梅醉仁點點頭，正說到這裏，黃美瑤將阿彩從樓下領了上來，阿彩走到門外，忽的站住了，不肯走進去，還是黃美瑤從後推了一下，阿彩

便似羞似怯的走了進去。阿彩雖然是見慣了男人，加之又做過模特兒，沒有什麼靦覷。不過這一次來，是爲模特兒的事，總不免有幾分羞澀。進了門，不知不覺紅了臉，眼光瞧著別處，不敢看梅醉仁和鮑曉吉。那鮑曉吉和梅醉仁這時候却用足了全副精神，目不轉睛的向阿彩上下打量。黃美瑤立在阿彩身邊，也覺得鮑梅二人看得太厲害，不覺有些替阿彩難爲。情鮑曉吉見阿彩雖是一個大姐，打扮得却甚爲清麗，入時忙立起來，向阿彩笑笑，道：「不要客氣，請坐。」曉阿彩也紅着臉，笑了一笑，仍不敢坐。鮑曉吉道：「有話還是坐下來好講。」走過去拖開一張圓靠背椅子，請阿彩坐。阿彩還是不肯坐。黃美瑤從旁勸道：「這裏公司裏何必客氣呢？阿彩沒奈何，只得坐下。」黃美瑤却不坐。

靠著小圓檯斜倚着身體那梅醉仁只是釘着阿彩瞧個不了。鮑曉吉低著頭湊過去問梅醉仁道喂你瞧也應該瞧清爽了。怎麼樣做模特兒行嗎梅醉仁點點頭道身段還算適中不知他身體上肌肉怎樣鮑曉吉道這個現在總不好叫他先脫開來給我們看肉呀梅醉仁道倘然身上露筋露骨便不甚合用了。鮑曉吉道你也真慳你瞧他這雙手臂就不是露筋露骨的想法上去身上也不真骨瘦如柴的呀梅醉仁道我看他下面兩隻脚膀細我有点耽心事鮑曉吉道女人脚膀細最美的了。還尋不着呢粗膀笨脚的鄉下大姑娘能穀入畫嗎我不是畫家我也略知道一些怎麼你會討厭他這兩隻細腿膀呢梅醉仁道依你看起來他身上不會瘦嗎鮑曉吉笑道你這人真呆。

了。你。不。信。當。面。問。他。一。問。就。明。白。了。梅。醉。仁。到。底。臉。嫩。忙。攔。住。
 鮑。曉。吉。道。不。要。不。要。這。句。話。很。難。為。情。的。鮑。曉。吉。高。聲。道。這。有。
 什。麼。要。緊。你。們。會。裏。化。了。錢。請。他。來。為。的。是。給。大。家。畫。畫。倘。使。
 請。了。他。去。不。能。畫。豈。不。白。化。了。錢。嗎。到。那。箇。時。候。大。家。說。閒。話。
 到。不。好。於。是。也。不。等。梅。醉。仁。的。同。意。向。阿。彩。招。招。手。道。請。你。走。
 過。來。我。有。一。句。話。問。問。你。阿。彩。走。了。過。來。鮑。曉。吉。道。這。位。是。梅。
 醉。仁。先。生。他。們。會。裏。要。請。你。去。做。模。特。兒。你。肯。擔。任。好。極。了。現。
 在。梅。先。生。有。一。句。話。要。問。你。其。實。大。家。客。客。氣。氣。第。一。轉。碰。頭。
 是。不。該。應。問。的。不。過。既。然。講。到。模。特。兒。不。能。不。問。個。明。白。阿。彩。
 道。什。麼。事。鮑。曉。吉。道。我。聽。見。黃。小。姐。說。你。在。西。門。學。堂。裏。做。過。
 模。特。兒。的。你。當。然。知。道。模。特。兒。的。道。理。模。特。兒。第。一。要。緊。身。上。

的肉彩要好骨瘦如柴的他們不合用因爲畫要畫滾壯的人。方好看畫瘦人那簡直是畫骷髏了你的面孔上手臂上看上去不肥不瘦再好也沒有的了……說到這裏阿彩不免臉上又紅了一紅鮑曉吉帶說帶笑道這有什麼難爲情這是實話並非拍你馬屁的話現在梅先生擔心事的就是你身上究竟比面孔上壯點呢還瘦點呢……鮑曉吉說完這句話兩隻眼睛對阿彩瞧着聽他的回話阿彩却不回答鮑曉吉道咦你怎麼不回答呢阿彩又紅着臉低下頭來輕輕的聲音答道先生我……自家也不知道鮑曉吉呵呵大笑道奇怪奇怪你這人真是算得奇怪人了怎麼自家身上有肉無肉是壯是瘦自家會不知道呢依我看來你的身體上不見得比面孔瘦阿對：

：阿彩也微微笑道。差不多這時候引得那站在一旁的黃美瑤也笑了。鮑曉吉對梅醉仁道。那末你總可以放心了。梅醉仁道。我也不是不相信。問一問格外妥當。點鮑曉吉接着問梅醉仁道。別的也沒有什麼研究了。罷。梅醉仁含糊答應道。沒有什麼研究了。不過……鮑曉吉道。不過什麼。梅醉仁道。我聽東海樓嘗嘗說起模特兒。往往接洽的時候。肯答應。等到要他脫褲子的時候。他橫不肯。豎不肯。那怎麼辦。今天請你和這人再講一講。明白不要臨時爲難。鮑曉吉搖搖頭道。我想起來決不會。東海樓所說的是從未做過。模特兒的。有些害羞。阿彩是做過的。久經壇坫。一定不會發生不肯脫褲子的問題。講到這裏。鮑曉吉有意抬起頭來。向阿彩臉上看看。阿彩真有些支撐不住。

搭。起。着。走。開。了。和。黃。美。瑤。附。耳。密。談。鮑。曉。吉。向。黃。美。瑤。招。招。手。
黃。美。瑤。忙。走。了。過。來。鮑。曉。吉。道。事。體。定。規。了。請。你。叫。他。預。備。預。
備。下。禮。拜。一。就。要。請。他。到。會。裏。去。了。黃。美。瑤。道。他。也。不。是。去。做。
教。員。預。備。是。用。不。着。預。備。什。麼。的。鮑。曉。吉。道。那。到。不。是。這。麼。說。
沐。浴。更。衣。也。是。不。可。少。的。黃。美。瑤。聽。到。這。裏。忍。不。住。的。笑。了。起。
來。鮑。曉。吉。問。他。爲。什。麼。笑。黃。美。瑤。低。低。的。道。阿。彩。真。是。老。門。檻。
用。不。着。你。交。代。他。今。天。一。早。就。溜。好。一。個。浴。來。的。鮑。曉。吉。也。笑。
着。對。梅。醉。仁。道。可。惜。你。沒。有。帶。畫。具。來。其。實。在。這。裏。大。可。以。先。
畫。他。幾。筆。也。讓。我。們。見。識。見。識。瞧。你。從。何。處。下。筆。梅。醉。仁。道。老。
朋。友。不。必。尋。開。心。了。以。後。我。們。會。裏。人。體。寫。生。的。時。候。你。儘。管。
來。參。觀。好。了。鮑。曉。吉。道。我。一。個。人。是。不。高。興。來。或。者。拖。着。密。司。

黃同來。黃美瑤臉上紅了起來。道：「我不來。我不來。我是不要看的。」梅醉仁道：「這是以後的話，且不必談。如今我就奉託密司黃和阿彩說一說，停當一准。禮拜一請他到我們會裏去。」黃美瑤道：「會在什麼地方？」一次鮑先生說過，我忘記了。梅醉仁道：「在藍克路沿馬路二十一號小洋房那房上。磚頭是灰色的。便是黃美瑤笑道：「我的記憶力不好，說了恐怕仍舊要忘却。我還是叫阿彩自己記着罷。」說罷，招招手，叫阿彩走過來，告訴了他。純美研究會的地址，門牌叫他禮拜一去。阿彩道：「幾點鐘？」梅醉仁道：「其實我們會裏總要午後纔有人。如今因爲你午後有事，只可以午前。我和大家說了人體寫生這一項，改在上午十時。到十二時，大家雖不願意，但是爲湊你的便，也只得提早了。那

末請你禮拜一略早一些去阿彩點點頭鮑曉吉道今到你們對面談妥了到那一天用不着我周密司黃原介紹人到場了阿彩道藍克路我常常去的認識的鮑曉吉道那好極了當下又說了幾句閒話各人分頭而散到了禮拜一那一天藍克路純美研究會裏熱鬧非凡凡是會員無一不到會員之外還各人帶着一兩位朋友來參觀的真是極從來所未有之盛梅醉仁看了自是高興心中暗想平常開評議會開幹事會請你們會員你們這個也不肯來那個也託故不到差不多叫我一個人唱獨脚戲今天聽說有新鮮模特兒出席不用堅邀紛紛到場雖起早也不覺得辛苦可見得女人這件東西真有美術的魂靈有絕大的魔力不覺嘆息了一陣可是一樣會員雖續續

而○來○畫○室○中○有○人○滿○之○患○那○位○模○特○兒○阿○彩○依○然○杳○無○蹤○形○不
見○光○臨○梅○醉○仁○不○覺○大○担○心○事○一○想○不○好○阿○彩○臨○時○不○到○我○這
一○個○臺○真○坍○不○下○呢○此○時○梅○醉○仁○真○是○急○得○如○熱○鍋○上○螞○蟻○一
般○儘○着○在○畫○室○裏○盤○旋○不○定○忽○然○梅○醉○仁○想○着○阿○彩○是○一○個○大
姐○未○必○識○字○我○們○會○裏○招○牌○他○一○定○不○認○識○也○許○他○不○得○其○門
而○入○呢○於○是○梅○醉○仁○趕○忙○走○出○大○門○在○門○外○馬○路○邊○上○徘○徊○瞭
望○上○海○灘○上○早○半○天○女○人○在○馬○路○上○行○走○的○甚○少○漂○亮○的○女○人
更○是○稀○如○麟○鳳○梅○醉○仁○定○睛○看○了○半○天○仍○不○見○有○阿○彩○的○蹤○影
正○在○望○遠○出○神○忽○的○一○輛○玻○璃○轎○式○汽○車○直○向○純○美○研○究○會○而
來○梅○醉○仁○好○生○奇○怪○坐○汽○車○光○降○的○是○誰○呢○說○是○遲○那○時○快○車
門○開○處○走○下○來○的○不○是○別○人○正○是○梅○醉○仁○望○眼○欲○穿○的○阿○彩○梅

醉仁這時候如獲至寶，又驚又喜，忙走上前去，和阿彩說道：「你怎麼坐了汽車來？」阿彩道：「真真對不起，今天起來晚了一些，我恐怕誤了時候，恰恰我們表阿哥開車子來寄信給我，我便搭了他的車子來，好快一點。現在剛剛九點三刻，不晏罷。」梅醉仁道：「不晚不晚，說罷領了阿彩進去。」梅醉仁在前走，阿彩緊緊的跟著。梅醉仁道：「我一直領你到講堂罷，他們許多人在那裏支好了畫架，調好了筆墨等著你呢。」阿彩一聽，有許許多多的人等著，一句話不覺芳心撲的一跳，放遲了脚步。對梅醉仁道：「哎呀，梅先生真有許許多多的人嗎？」阿彩道：「難為情。」梅醉仁道：「你不是做過這勾當的嗎？還怕什麼？」阿彩道：「從前西門那隻學堂一揚括子，男女學生只有念幾個人，常到的不過十三四。」

個人人少點到底好一點許許多多人我倒有些……說着索性立住了脚不肯走進課堂梅醉仁這一急非同小可暗想不好他果不出我所料臨時脫褲子的時候發生變卦了梅醉仁沒奈何只得央求阿彩道人也不甚多不過三五十人人多入少沒有什麼關係你既來了何必臨陣脫逃呢阿彩道黃小姐和我說你們這裏並非學堂只有幾位畫畫先生非常清靜怎麼今天有這許多人呢梅醉仁道今天第一天是特別多明天後天也許少一點你不管他你趕緊進去要緊那阿彩仍舊裝腔做勢不肯走梅醉仁急了對阿彩道就算黃小姐交代不清今天你先上一上台有什麼話明天可以託黃小姐來說的頂多不過是薪水人多了我們多送一點大家也好商量的這樣

併着不進去。總不對阿彩聽了這句話。方纔肯移動脚步。向那課堂走進去。課堂裏畫畫先生已黑壓壓的擠滿了一屋。阿彩推門進去。窘得真不敢抬頭。由梅醉仁領了他走上那講臺。阿彩一看講臺上早預備了一張紅絲絨曲背柚木椅。一架電爐。靠牆却斜靠著一架四扇疊的東洋屏風。這時候梅醉仁和阿彩一同走上台去。台下有幾個人噉噉喳喳笑道。今天梅先生像煞同模特兒登壇結婚呢。梅醉仁聽了不覺也紅了臉上。台以後梅醉仁問阿彩道。這屏風要擺開來不要。這是我們替你預備的。擺開了屏風。你可以在屏風裏穿脫衣服。便當點。阿彩這時候又臉紅了。也不敢看梅醉仁。只是點點頭。梅醉仁於是走過去。將屏風拽開。阿彩還是一隻手扶着那隻曲背椅子。低

頭不語好似萬分羞澀。梅醉仁也不好催他。台下有幾個人提
高了喉嚨向梅醉仁道：「鐘點早到了，我們要開始動筆了。」梅醉
仁被他們這一催，只得向阿彩道：「喂，脫脫……脫脫。」梅醉仁說第
一句時，阿彩還裝着沒有聽。清爽梅醉仁又連說了兩聲「脫脫」，
脫脫阿彩曉得再也捱不下去了，只得轉過身來，徐步向那四
扇東洋屏風裏一走。這時候臺底下列坐而觀的人一個一個
都寂然無聲，目不轉睛的對臺上瞧。有的手裏還擱着一枝筆，
有的手裏拿着一柄削鉛筆的刀。大家俱是出了神一般。其實
這許多畫家也有在別的校裏曾經見過模特兒的，也有雖未
見台上的模特兒裸體的女人總親近過的。對於模特兒也用
不着這種特別注意。不過好奇心是人類所同有的。他們對於阿

彩的。肉體。是第一。次。見面。自然。有一種。特殊的。興味。因此。人人。屏息。萬馬。無聲。那梅。醉仁。因爲。擔任。了這。一件事。到脫。身不得。只得。立在。台上。靜候。阿彩。脫出來。阿彩。這時候。在屏。風內。脫着。梅。醉仁。到也。不便。先行。偷看。只得。掉轉。背去。將自。家的。臉。向着。台下。做出。一種。莊嚴。沈毅。的樣子。來。等到。約摸。有。三四。分鐘。那。阿彩。仍舊。沒有。出屏。風。漫說。臺下。的人。焦悚。便。是。臺上。的。梅。醉仁。也有些。等待。不得。欲去。催促。阿彩。又恐。有些。不便。正在。這時。候。阿彩。忽然。在屏。風裏。面。輕輕。的。喊道。梅。先生。梅。先生。一連。喊。了。兩聲。梅。醉仁。以爲。他。從屏。風內。雅步。而。出。自己。不覺。心頭。突。突。的一。跳。回。頭。看。時。並。不見。阿彩。出來。只。聽見。阿彩。從。屏。風內。喚。他。這。一。下。子。可。將。梅。醉仁。弄。得。進。退。維。谷。了。因爲。什麼。呢。這時。

候梅醉仁偷然走進屏風台下大衆一定要闕堂大笑偷然不
走進去不知道阿彩爲了何事相呼進也不是退也不是這便
如何是好正在爲難之際阿彩見梅醉仁不進屏風來於是從
屏風邊露出小半截身體來向梅醉仁招手道梅先生我請問
你一句話……這時候台下的人已是不約而同的感受一種
美的刺激因爲阿彩露出來的小半截身體已是玉臂照人羅
衣悉腿台下美術家怎麼不動了這肉的美感呢梅醉仁見阿
彩正式的招他倒不好不走过去忙靠近屏風挨近阿彩這時
候臺下的人見阿彩玉臂酥胸貼著梅醉仁身體附耳說了五
六句話大家不覺詫異又見梅醉仁皺皺眉頭也向阿彩說了
幾句大家格外莫明其妙再子細看時阿彩仍是露出半截身

體並不走出屏風來好生奇怪臺下也有好說話的人便立起來問梅醉仁道時候耽擱不少了怎麼模特兒還不出席梅醉仁見台下有人質問他也不答却又和阿彩喊喊喳喳說了幾句說完了走至台前對大眾道今天新來的這位模特兒他是曾經在西門學校裏做過模特兒的他說以他的經驗上說起來在西門學校的時候第一次登台是只裸上半身專供腰部以上的寫生再經過幾次方始一路寫生寫下去今天的意思也預備照西門學校的程度要求先寫生腰部以上因此他褲子沒有脫……剛剛說到這裏臺下又有幾位年少喜事的人七嘴八舌的道牽絲板籐怎麼還不脫褲子……梅醉仁接着道我已和模特兒說了我們這裏是研究會與學校性質不同

我們寫生的會員與一般學生不同。學生寫生間，或可以適用一部一部寫生的辦法。至於我們會員，俱已先有了研究的根柢。不採用局部寫生，因此我，叫他還是完全的裸了。那末，可以表現出人體的曲線美……說到這裏，台底下的人不覺一陣大鼓掌，表示贊成。梅醉仁的話在這鼓掌聲中，又有三四個人一致的說道：「時候不早了，快點叫他脫快點叫他脫……梅醉仁得到台下這一班，拍掌助興，大爲得意，忙走進屏風對屏內的阿彩道：「喂，聽見了嗎？請你趕緊的脫了出來罷。」阿彩搖搖頭，似嬌似怯道：「梅先生，梅先生，頭一天就要叫我一榻括子脫掉，阿要難爲情。早知這樣，我不來了。」梅醉仁道：「遲早總要一脫，這有什麼要緊？你不要以爲脫褲子當作一件羞恥或不名譽。」

的事其實你們女人爲我們美術家多脫幾次褲子決不是什麼不名譽的我們美術家眼中認爲叫你們女人脫褲子是一件很尊重你們女人的行爲穀不上脫褲子的他們就脫了我們還不願意看他脫呢你千萬不要誤會阿彩搖搖頭道梅先生你的話我不懂總歸今天第一天要逼我全脫我寧可着起來就走的梅醉仁生怕他真個跑脫了忙張開兩臂攔著道不要走不要走阿彩這時候急了真個尋着了小馬夾要重新穿上了梅醉仁瞧得明白忙攔住道不可不可下面還不肯脫怎麼上面已脫的又要穿了呢不可不可說着忍不住便要伸到屏風內去拉着阿彩不許他穿小馬夾阿彩道梅先生不要動手你聽我講一句話就算你們今天非要我全脫不可那末

還○缺○少○應○用○的○物○件○不○會○替○我○預○備○好○梅○醉○仁○道○什○麼○東○西○你
說○出○來○我○去○預○備○電○爐○也○有○了○你○果○真○怕○冷○我○來○開○了○電○門○便
了○阿○彩○道○冷○到○不○冷○電○爐○是○用○不○着○怎○麼○連○一○條○線○毯○也○沒○有
叫○人○家○全○脫○乾○淨○了○怎○麼○走○得○出○屏○風○我○在○西○門○學○堂○裏○的○時
候○總○有○一○條○毯○子○披○着○等○到○姿○勢○擺○好○了○坐○定○了○方○纔○揭○去○你
們○沒○有○這○件○東○西○怎○麼○好○橫○叫○人○脫○豎○叫○人○脫○梅○先○生○你○們○這
班○先○生○們○真○是○有○心○尋○人○家○開○心○恐○怕○不○見○得○真○真○細○細○到○到
畫○吧○梅○醉○仁○道○哦○原○來○你○不○肯○褲○子○爲○了○一○條○毛○線○毯○沒○有○預
備○怎○麼○不○和○我○早○一○點○說○這……狠○容○易○很○容○易○說○著○便○掉○轉
臉○往○台○下○走○臺○下○的○人○見○梅○醉○仁○忽○然○下○臺○來○不○知○什○麼○事○一
個○一○個○立○了○起○來○梅○醉○仁○道○請○坐○請○坐○模○特○兒○他○要○一○條○線○毯○

我去拿線毯。就來就來。梅醉仁說完了，便向人叢中一攢走出。那一間畫室，梅醉仁當時只知道出來拿線毯，等到出了畫室，一想這裏也不是我家裏，只有兩個茶房住著他們。這種下等人舖蓋上那裏有線毯，便是有線毯，一定不會十分乾淨的。這便如何是好？心想不妨先問一問，便喊茶房一個，茶房出去泡。水去了，只尋著一個，問他有沒有乾淨一點的線毯。那茶房道：「不瞞先生說，我一揚括子，只有一床薄被，下面是墊著席子，天氣漸漸冷了，正要請先生借一個月工錢，添一條褥子，煖熱煖熱。線毯那裏尋得出呢？」梅醉仁道：「你沒有那一個茶房有嗎？」茶房道：「他更比我苦惱了，連被頭還不周全呢。」梅醉仁嘆口氣道：「算了，算了，我另外想法子，急得只在廊下亂轉。」茶房問道：「先生

要線毯有什麼用處。梅醉仁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茶房道：「線毯沒有別樣，或者可以代替線毯的東西，可以借用一用。」會客室裏有一條白檯布，大小也和線毯差不多。不知道先生能用不能用。一句話提醒了梅醉仁。梅醉仁不覺大喜道：「可用，可用，快點拿來。」那茶房趕忙到會客室裏移開了檯上的花瓶，將一條白檯布抽下來，交與梅醉仁。梅醉仁接過來，也不暇細看，匆匆的便往畫室裏跑。再說這時候畫室裏的情形，模特兒的阿彩仍舊半裸着身體，躲在屏風裏面，不走出來。台下的畫家，起初各據畫架，靜候模特兒出席。後來見模特兒儘管不出來，儘管和梅醉仁辦交涉，已有些急，不能耐忽的。又見梅醉仁跑出來尋毛線毯，尤其奇怪。見梅醉仁忽忽出去，也來不及問個

明○白○大○家○三○三○五○五○紛○紛○議○論○正○在○衆○論○紛○紜○的○時○候○忽○然○又
見○梅○醉○仁○兩○手○拿○着○一○大○塊○白○布○往○台○上○跑○大○家○也○莫○明○其○妙○
梅○醉○仁○上○台○以○後○急○忙○向○屏○風○邊○一○立○將○白○檯○布○遞○進○去○隔○着
屏○風○對○阿○彩○道○喂○毛○線○毯○沒○有○只○有○一○塊○白○檯○布○橫○豎○披○一○披
一○樣○的○阿○彩○沒○法○只○得○接○了○過○來○先○向○屏○風○上○一○擱○正○要○解○帶○
梅○醉○仁○又○一○疊○連○聲○催○着○道○快○一○點○噓○一○半○的○功○夫○耗○去○了○阿
彩○也○不○回○答○又○將○半○個○身○體○伸○出○屏○風○外○邊○來○對○梅○醉○仁○道○梅
先○生○謝○謝○你○爽○性○請○你○再○勞○一○勞○駕○遞○一○隻○橈○子○給○我○梅○樣○仁
詫○異○道○要○橙○子○什○麼○用○處○阿○彩○道○既○然○要○全○體○寫○生○那○末○鞋○襪
一○定○也○不○許○着○的○呀○梅○醉○仁○道○那○是○自○然○要○一○齊○脫○去○的○阿○彩
道○梅○先○生○屏○風○裏○沒○有○坐○處○立○着○怎○麼○好○脫○襪○我○這○襪○子○又○狠

緊○非○坐○了○脫○不○下○蹺○脚○立○着○脫○真○要○跌○倒○呢○梅○醉○仁○道○不○必○多○
麻○煩○了○還○是○爽○性○到○屏○風○外○邊○來○脫○這○裏○有○預○備○好○了○的○椅○子○
呢○何○必○再○去○尋○什○麼○襪○子○阿○彩○道○有○椅○子○好○極○了○那○末○請○你○就○
將○這○臺○上○的○椅○子○掇○一○掇○給○我○讓○我○好○坐○着○脫○梅○醉○仁○一○想○沒○
有○法○只○得○來○掇○那○張○椅○子○臺○下○的○畫○家○見○梅○醉○仁○又○來○掇○椅○子○
詫○異○道○幹○什○麼○梅○醉○仁○道○模○特○兒○要○坐○了○好○脫○襪○說○着○雙○手○掇○
那○椅○子○遞○進○屏○風○臺○下○有○兩○個○年○輕○喜○歡○說○笑○話○的○畫○家○道○再○
往○下○去○梅○醉○仁○還○要○替○模○特○兒○掇○馬○桶○呢○說○着○引○得○聽○見○這○句○
話○的○人○全○笑○了○臺○下○的○人○笑○了○一○陣○又○有○兩○個○人○說○道○本○來○今○
天○梅○醉○仁○做○出○外○行○的○事○體○來○了○他○引○了○模○特○兒○進○來○便○了○何○
必○要○他○領○到○臺○上○臺○上○本○只○好○模○特○兒○立○的○他○也○上○臺○這○大○可○

不必。又有人說。今天外行的事。正多着呢。既然人體寫生。當然裸了全體。沒有裸半身的道理。模特兒害羞怕脫褲子。故意說什麼西門是怎樣西門的學堂。我們雖沒有去過西門學堂裏的教員。我們也認得幾個什麼秦摹亭。紀元潢。他們說起來不脫則已。一脫精光。且也沒有什麼用屏風遮掩的這種花頭花腦。這個模特兒全是裝腔。只有這梅醉仁。很相信他奉命惟謹呢。又有人說。不是梅醉仁奉命惟謹。實在梅醉仁。今天也給這模特兒纏繞得發昏了。衆人紛紛議論不一。這時候梅醉仁見阿彩果然在屏風後坐在椅子上。脫鞋襪。隱約可見梅醉仁心中放下一大塊石頭。暗想。他這條斷命褲子。怪難脫。真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纔脫下。想一想。自己來立在台上。不妥。停一會兒。

他裸起體來。我和他並肩而立。未免觀之不雅。於是忙走下台來。衆人曉得一剎那間。模特兒要出場了。大家全用足精神向台上細看大家。又是寂然無聲了。這時候放在屏風上的那條白檯布。忽的向內一抽。衆人知道模特兒已經脫得精赤的了。有幾個十五六歲年輕的。而從沒見過活模特兒的人。這時候不禁心頭隱隱然如小鹿亂撞。卜碌卜碌跳個不住。幾乎不能自持。連他們的臉也不知不覺的紅了起來。正在這當兒。屏風後的阿彩早已將褲子脫去了。這條白檯布也不及細看。只向肩上一披。兩手拎着檯布的两角。遮住了全身。大着膽子。硬着頭皮走了出來。誰知阿彩不走出來。還罷走了出來。台下的人忽然鬨堂大笑。連梅醉仁也笑不可仰。暗想這是怎麼一回事。

這時候台上的阿彩也僵極了。不知道臺下的人爲什麼對着他大笑不止。站在台上中央立也不是走也不是。原來臺下的笑聲不是別樣。因爲阿彩所披的那條白檯布上面有兩塊猩紅的斑點。比小銀元還大一些。遠遠望去好似血迹。衆人不知道這血跡從何而來。疑心與阿彩有什麼密切關係。也許是阿彩身上的血。霑染到白檯布上來的。難怪臺下的人笑不可仰。阿彩這時候見衆人的目光只對着他那塊白布。瞧他也低頭一看。果然看見兩塊血跡。頓時臉也紅了。後來一想自己身上這幾天。決不致於有什麼血。再仔細一看。原來那紅斑並非血跡。乃是紅墨水。不知什麼時候會客室中有人寫字。污在上面。梅醉仁忽忽的拿了來。未及細瞧。阿彩也忽忽的往身上一披。

也不暇細看以致惹出這場笑柄梅醉仁距離臺上很近也看清楚了忙對衆人道請勿喧嘩布上的紅斑是紅墨水迹並沒有什麼奇特的意味請勿多笑一面對阿彩道今天就立着罷不必掇椅子坐了阿彩向梅醉仁道正立着呢還是斜一點立着梅醉仁用手指一指道身體要立得直面孔向西邊左手背在後面姿勢要自然一點不可太僵阿彩點了一點頭於是依了梅醉仁的指示面向西邊立定迴過頭來問梅醉仁道是向這一面嗎梅醉仁道對了最好身體再偏一點那便不板滯了阿彩答應了又移動了一移動梅醉仁道對好了不要再動了那末你可以將這裏住的布去了阿彩問道這布去了放在臺上行嗎梅醉仁道放在台上可以的但是不可遮着了脚阿

彩道曉得阿彩這時候用牙齒咬了一咬自家的嘴脣沒奈何只得將裹着身體的白檯布輕輕往後一卸這時候白檯布一卸宛如劇場中的開幕完完全全一個裸體的阿彩方始湧現到衆人的眼前阿彩究竟有些害羞迴過頭去不好意思將眼光緊對着台下的衆人台下的衆畫師這時候的目光却不注重在阿彩的面部因爲阿彩的面部終年的裸着不以爲奇其餘終年沒有裸着的地方今天竟有裸露的機會大家的目光全注重在這一點上梅醉仁覺得阿彩立着的姿勢還不十分好便在臺下又指揮着阿彩將身體撥得略正一些不可太偏手要背到後面去阿彩一一的依了他的話衆畫師飽看了半天方纔提筆着手描寫看一看畫一筆不一時衆畫師的畫架

上面白紙大體已有了阿彩的輪廓了。阿彩挺立着，沒有什麼倚靠，覺得十分吃力。起初還熬得住，後來漸漸的腰酸了，背心上又覺著一些一些冷起來。當那脫褲子的時候，阿彩被一種羞惡的觀念籠罩，只覺得怕難為情。此外什麼全不顧及，等到裸去了有半小時，羞惡這一層慢慢的淡了，只覺得週身酸痛，痛苦不可言忍。了片刻再也忍不住，顧不了什麼，向臺下四邊一看，見梅醉仁立在檯子相近，便喚了一聲：「梅先生，我吃力得很，可許我休息一會嗎？」梅醉仁剛剛被這脫褲子的問題鬧昏了，現在聽見阿彩要求休息，忙掏出身邊的表來一看，果然距離開始裸體時候已有三十分鐘了。照例應該休息一刻，忙對阿彩道：「已過二十分鐘了，休息一會罷。」

阿彩得了這句話，如逢特赦，趕忙掉轉背去，彎下身，體將那塊白檯布重新拾起來，披上身去，向屏風內一跑。台下衆畫師見阿彩往屏內休息去了，於是各人也立起來，互相評各個的畫稿。在這當兒，大家又紛紛議論，有的說阿彩的皮膚還白，有的說可惜他腹部太凸出了一些，有的說他乳部不豐滿，這是束胸太過的流弊。有的說大膀上兩點黑痣未免微瑕，有的說有這兩點點綴，很有自然之趣。種種議論不一，不過大家覺得平常在一起討論繪事，從沒有今天這般有興趣的。約摸過了十分鐘，梅醉仁重復立到臺前去，喚阿彩再出來。阿彩這一次出來，不似上一次扭捏白檯布，雖然披着，却並不似頭一次裏得那般嚴緊。梅醉仁叫他仍舊照上一次的姿勢立好，繼續的給

台下畫師描寫剛剛畫了不到十五分鐘忽的那一扇畫室的門砰的一聲有人推了進來這時候衆畫師聽了這特種聲響吃了一驚回頭看時只見那會裏的茶房奔了進來口中喊道梅……梅先生梅醉仁問道什麼事有話在外邊候着這……裏你們不應該走進來的那茶房道快……快點外面警察包探全擁進來了這一句話一說全室的畫師登時哄的立了起來一慌張間支着的畫架紛紛的碰倒好似戲園裏後台火起那台上的模特兒阿彩聽得警察包探進來也慌了手脚條的往臺上一蹲拉着那條白檯布拚命向身上亂裹這時候也不知道是往台下逃命的好也不知是躲在台上的好也不知道溜到屏風後面去是好真是他平生未有之急不覺喊了一聲

姆媽究竟那進來是否真是警察包探警察包探爲何闖入畫室阿彩是否被警察捉去吃官司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梅醉仁罰錢吃官司 王紅雲幽會敲竹槓

却說畫師梅醉仁和幾個同志組織一所純美研究會專以研究繪事爲目的宗旨甚爲正大因爲有人體寫生這一科便託了影戲公司的鮑曉吉介紹了一個小大姐名喚阿彩的做模特兒那一天阿彩第一次到純美研究會實行做模特兒做了半點鐘剛剛休息好了第二次重復立在台上正在犧牲色相供衆畫師描寫的當兒忽然會裏茶房跑進來嚷道不好了警察和包探擁進來了嚇得衆畫師丟筆不迭那三隻脚的寫生

畫架碰得紛紛跌倒。最苦惱的是台上一絲不掛的阿彩嚇得蹲伏在台。上口。中。喊。姆。媽。說。時。遲。那。時。快。果。然。有。四。個。穿。制。服。的。警。察。和。兩。個。便。衣。包。探。走。進。畫。室。警。察。來。意。本。來。是。預。備。捉。拿。模。特。兒。也。總。算。辦。一。件。輕。鬆。風。流。案。件。和。捉。強。盜。那。種。兇。險。的。事。體。不。同。進。得。門。來。看。見。衆。畫。師。各。各。張。惶。的。樣。子。已。是。可。笑。可。憐。究。竟。一。班。拿。筆。的。文。弱。書。生。不。禁。嚇。的。又。看。台。上。並。沒。有。一。絲。不。掛。的。女。人。立。着。子。細。一。瞧。却。見。一。個。雪。白。滾。壯。的。女。人。伏。在。地。上。儘。管。拉。扯。一。條。白。布。不。敢。立。起。來。警。察。到。奇。怪。起。來。心。想。這。不。是。做。模。特。兒。簡。直。是。在。這。裏。變。東。洋。魔。術。呢。內。中。有。一。老。於。公。務。的。包。探。高。聲。喊。道。你。們。不。要。驚。慌。我。們。局。裏。得。着。報。告。說。你。們。這。會。裏。有。什。麼。與。風。化。有。關。的。舉。動。特。派。我。們。

來偵查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大事。你們內中那一位是會長，趕緊出來這句話一說，衆畫帥雖然定了一定神，放心了大半，却面面相覷，誰也不敢自認會長。梅醉仁早已不知躲在那一位的身後去了。內中最可憐的要算模特兒阿彩，伏在地下，不敢抬頭，不敢轉身，儘管用背心對着外面，又羞又怕。當時有地洞，可鑽。阿彩恨不得鑽而不出。這時候心中自己埋怨自己道：「好的什麼事體不好做？要做這人家不做的事，貪圖幾十塊錢，一個月弄得現在如此地步。警察包探到了，少不了還要吃一頓官司。這樣赤身露體，怎麼可以走出大門？想到這裏，簡直要急得放聲大哭。正在這爲難的當兒，那個老於公務的包探走進寫生台前，不遠忙喝道：「喂起來起來，快點穿好衣服。」阿彩聽

了。這。句。話。扒。雖。扒。了。起。來。實。在。不。敢。立。直。只。得。僵。僵。着。身。體。鑽。進。屏。風。裏。穿。衣。服。阿。彩。越。是。性。急。越。穿。不。好。第。一。先。尋。不。着。褲。子。好。容。易。尋。著。了。兩。隻。脚。不。知。那。一。隻。脚。先。套。進。褲。脚。管。套。了。半。天。好。容。易。套。好。了。又。忘。却。將。短。褲。先。穿。在。裏。面。心。想。這。短。褲。提。在。手。中。未。免。觀。之。不。雅。沒。奈。何。只。得。又。重。新。將。外。間。褲。子。脫。下。將。短。褲。穿。上。這。一。穿。一。脫。一。脫。一。穿。之。閒。又。不。知。耽。擱。了。許。多。時。間。那。一。班。警。察。包。探。立。在。台。下。只。瞧。見。阿。彩。在。屏。風。裏。脫。去。穿。來。兩。手。兩。脚。忙。個。不。了。也。不。覺。好。笑。覺。得。從。來。辦。案。子。沒。有。這。一。次。這。般。有。趣。居。然。看。到。美。人。脫。衣。這。一。套。活。把。戲。那。老。於。公。務。的。包。探。再。却。耐。不。住。了。大。聲。道。快。一。點。穿。嗒。大。家。等。著。你。一。同。到。局。裏。去。這。句。話。一。說。阿。彩。不。覺。魂。飛。天。外。他。生。平。沒。

有見過官府這一下子要他走到局裏去怎麼不嚇不覺撲簌簌的落下眼淚一面穿好了褲子着襪穿鞋一面嚶嚶啜泣那包探聽他哭了不禁起了憐惜之心忙道不要嚇着好了跟我們一同去沒有什麼殺頭的罪過放心點罷包探越是這麼說阿彩當是騙他格外哭個不住那包探到被阿彩哭得心軟了又正色高聲說道放心點誰來騙你你們是一個苦惱的女子大概總是上了人家的當被人騙到這裏來幹這赤身露體的交易很難怪你的你快點穿好了衣服跟了我們走到了局裏你說不出我替你說包你沒有什麼大不了的罪名在這裏儘着哭有什麼用處這時候我們是和你客客氣氣呢倘再一味哭着不走那休怪我們動手了阿彩聽了這幾句話又驚又喜

驚。的。是。局。裏。非。去。不。可。喜。的。是。這。包。探。的。話。明。明。是。開。脫。我。的。
罪。名。諒。來。沒。有。什。麼。十。分。危。險。胆。子。不。覺。壯。了。一。半。再。從。屏。風。
邊。伸。出。頭。來。瞧。一。瞧。那。說。話。的。包。探。面。孔。只。見。他。雖。然。戴。著。但。
一。頂。黑。呢。銅。盆。帽。一。直。壓。過。了。眉。臉。上。雖。有。些。橫。肉。未。免。可。怕。
是。說。話。的。當。兒。臉。上。微。露。笑。容。絕。無。獷。狽。之。狀。心。想。我。與。這。人。
平。日。無。冤。往。日。無。仇。諒。來。帶。我。到。局。裏。去。決。沒。有。什。麼。爲。難。之。
處。於。是。着。好。了。衣。服。硬。著。頭。皮。羞。答。答。的。走。出。屏。風。下。了。寫。生。
台。包。探。用。手。一。攔。道。且。慢。你。叫。什。麼。名。字。阿。彩。道。我。：。：。我。叫。
阿。：。：。下。面。一。個。字。儘。管。說。不。出。兩。隻。眼。睛。淚。汪。汪。的。向。着。包。
探。不。敢。說。下。去。因。爲。阿。彩。曉。得。用。真。名。字。吃。官。司。很。坍。臺。的。想。
要。造。一。個。假。名。字。搪。塞。包。探。可。是。一。時。既。造。不。出。來。又。恐。怕。假。

造了給包探察破反爲不美。始終只說了一個阿字。包探道：「阿什麼總不會只叫一個阿字的呀？」阿彩被逼問不過含糊應道：「叫阿……」彩包探聽不清楚道：「是阿來嗎？」阿彩將計就計點點頭道：「是的。」包探正再問下去，忽然後面一個警察大聲喊道：「喂，怎麼逃了嗎？」抓住他，抓住他。阿彩聽見忙回頭看時，只見梅醉仁從人叢中想擠出去，被警察瞥見了。當時一個警察分開衆人，將梅醉仁的衣服扭住，問梅醉仁道：「你爲什麼要逃走？你是什麼人？」梅醉仁也嚇慌了，面作苦笑，急白了一張臉，對警察道：「我並不是逃跑，是到外面去解手。」警察道：「這許多人不要解手，獨有你一人急着解手，對不起你，停一會罷。」此時那老於公務的包探走了過來，問梅醉仁道：「貴姓？」梅醉仁也和阿彩一樣不

敢說出真姓名恐怕吃官司被人曉得。坍臺要想臨時捏造一個姓名又委實造不出。吞吞吐吐道：我姓梅。包探道：聽不清楚到底是梅呢？還是費？還是魏？梅醉仁又含糊道：是梅那梅字聲音說得似費非費似魏非魏之間。包探道：是魏麼？梅醉仁也將計就計點了一點頭。又問名字呢？梅醉仁道：叫魏仁。醉仁包探道：你是這會裏的會員嗎？梅醉仁點點頭。包探又問道：既是會員一定知道會長是誰？你快一點指出來。這事體與你們會員沒有關係的。只要會長到案就行了。梅醉仁道：我們這裏沒有會長的。包探道：沒有會長總有一個頭腦的呀。誰是頭腦？誰去梅醉仁道：我……我們這裏是沒有頭腦的。包探道：沒有頭腦總有一個辦事體的人呀。像今天這脫光了的女人是誰？

僱來叫他立在衆人眼前出乖露醜呢。我們只要帶這一個人去就行了。什麼會長什麼頭腦。我們全可以不必問你們到了局裏有理再說。梅醉仁只是不答。張目四望。好似去尋那僱阿彩的那人模樣。包探也機警。忙回頭向阿彩道。喂。阿彩。你認得這人嗎。說着指指梅醉仁。阿彩點頭道。認識的。包探道。這人在會裏做什麼職司。你知道嗎。阿彩搖搖。難道我不清爽。不過叫我到這裏來的。就是這一位先生。包探聽了對梅醉仁冷笑。一聲道。啊！原來是你梅醉仁聽了阿彩這一句話。真是急得氣也透不轉來。心中未免恨阿彩太不留餘地。又一轉念。這也不能怪阿彩。那包探對梅醉仁道。阿來的話。你聽見了嗎。一同去。一同去。梅醉仁道。聽見了。這女人雖然是我經手僱來的。但是

：：那包探有些不願往下聽。用手拍一拍梅醉仁的肩膀道：魏先生這裏不是說話所在。到了局裏有理儘管說來得及呢。說罷對那一班畫師道：你們有願意同去的一同去不願意去的隨便那一班畫師誰也不敢同去。樂得不去脫了干係。於是包探警察便簇擁着阿彩梅醉仁一前一後的出了大門而去。那副情形委實難看。誰知道梅醉仁是一個美術大家。又誰知道阿彩是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爲美術而犧牲色相的模特兒。梅醉仁是從來沒有吃過官司。如今押着和阿彩一塊兒走。心中又羞又惱。又怨恨千不該萬不該。要弄這晦氣的女人來一脫褲子。便害得我吃官司。怪不得有許多老輩最怕女人不敢沾惹。說女人是不祥之物呢。今日果然霉頭觸到我自家頭上。

來了這一場官司吃下來不定是什麼紅黑萬一明天報紙上
一五一十登載起來第一先給東海樓笑煞怎樣他弄模特兒
弄到好幾年一點風波也沒有怎麼我剛剛動手就弄得郎當
如此想到這裏簡直要哭下來了再說那阿彩一路押着走也
止不住的淚痕滿臉心想我這樣的台從來沒坍過這一捉進
去不知道幾時可以放出來這時候馬路上的人見幾個警察
押着一對年輕男女走着大家紛紛擁上來看看有的說這是兩
個人拆姘頭打相打捉到局裏去有的說不是這一定是軋姘
頭被花燭捉着了有的說不這一定是兩個革命黨一個男革
命一個女革命被政府捉住了有的說女的一定是淪白男的
是一定是上了仙人跳上了當吃官司的衆論紛紛不一阿彩

和梅醉仁。句句聽見也。無從申辯。只得聽人嘲笑。如今暫且按下。梅醉仁阿彩兩人被警察一路押解着。受着種種的嘲笑侮辱。姑且不提。再說純美研究會自從梅醉仁阿彩捉去以後。衆畫師定了一定神胆小的。早已收拾畫架顏色溜之乎也。內中更事較多的。遂聚議一堂。大家說梅醉仁這一次被捕並非是他本人犯罪。乃是因爲模特兒的關係。總算因公護咎。我們不能不設法營救。方是道理。倘若聽其自然。一則對不起梅醉仁。二則以後美術這一種學問。無人再敢研究。應該據理力爭。纔是磋商結果。一面去向美術公會裏請求開會。出而援助。一面推出幾個代表來向警察當局請願。釋放梅醉仁阿彩。倘若無效。再打電報給教育部內務部說警察當局摧殘美術。阻碍文。

化。這。樣。四。方。八。面。着。緊。起。來。總。可。以。救。出。梅。醉。仁。大。家。意。見。一。致。以。後。內。中。最。熱。心。爲。首。的。人。要。算。一。位。柏。畏。仁。柏。畏。仁。道。諸。位。既。然。贊。成。請。一。一。簽。名。並。須。略。爲。捐。助。出。一。些。相。當。的。費。用。因。爲。打。電。報。等。等。非。錢。不。可。事。不。宜。遲。各。人。解。囊。要。緊。衆。人。一。聽。既。要。簽。字。又。要。出。錢。未。免。有。些。遲。疑。不。前。這。時。候。又。有。一。位。穩。健。家。名。喚。向。退。庵。的。發。言。道。我。看。這。事。不。可。小。題。大。做。因。爲。什。麼。呢。今。天。來。捉。梅。醉。仁。和。阿。彩。的。是。兩。個。警。察。包。探。捉。了。去。不。過。是。違。犯。違。警。律。至。多。不。過。罰。幾。個。錢。了。事。外。面。未。必。有。什。麼。人。知。道。神。不。知。鬼。不。覺。這。事。就。烟。消。火。滅。了。倘。若。大。張。旗。鼓。打。電。報。咧。請。願。咧。鬧。得。滿。天。星。斗。無。人。不。知。於。梅。醉。仁。的。名。譽。不。但。無。益。而。且。有。損。於。我。們。的。美。術。家。面。子。也。不。見。得。好。看。總。

歸。一。句。話。我。們。大。家。化。了。錢。弄。一。個。年。紀。輕。輕。的。女。人。叫。他。脫。得。一。絲。不。掛。立。在。千。人。百。眼。面。前。這。一。件。事。中。國。人。談。起。來。總。是。搖。頭。的。多。點。頭。的。少。老。老。實。實。中。國。文。明。文。明。還。文。明。不。到。這。個。程。度。咧。衆。畫。師。聽。了。向。退。庵。這。一。番。話。倒。也。覺。得。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獨。有。那。熱。心。過。人。的。柏。畏。仁。道。依。向。先。生。的。話。我。們。便。就。此。罷。休。不。成。梅。醉。仁。也。聽。他。們。去。辦。罪。模。特。兒。也。聽。他。們。去。辦。罪。美。術。前。途。也。聽。他。們。這。樣。摧。殘。大。家。袖。手。旁。觀。一。言。不。發。嗎。向。退。庵。道。有。許。多。事。還。是。少。說。一。兩。句。話。好。我。們。姑。且。取。一。天。冷。靜。態。度。偷。然。明。天。梅。醉。仁。輕。輕。的。只。罰。了。幾。個。錢。完。事。那。便。不。必。說。了。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無。事。萬。一。警。察。局。竟。要。興。大。獄。故。入。人。罪。那。時。候。我。們。再。出。頭。抵。抗。不。遲。留。着。這。

一。股。勁。兒。明。天。用。也。未。爲。晚。衆。人。聽。得。向。退。庵。的。話。非。常。贊。成。不。由。得。拍。掌。起。來。向。退。庵。道。但。是。有。一。樣。話。雖。如。此。說。警。察。局。裏。我。們。不。能。不。派。一。個。人。去。打。聽。打。聽。消。息。並。且。還。要。預。備。幾。十。塊。錢。去。萬。一。梅。醉。仁。和。模。特。兒。竟。判。罰。了。他。們。身。邊。沒。有。預。備。罰。款。白。白。的。被。他。拘。留。豈。不。無。趣。早。點。繳。了。錢。早。點。出。來。不。就。完。了。嗎。衆。畫。師。都。說。不。錯。這。時。候。柏。畏。仁。也。不。再。堅。持。原。議。當。下。衆。畫。師。一。致。推。舉。向。退。庵。到。警。局。裏。去。打。聽。消。息。至。於。預。備。罰。款。一。層。大。家。都。推。說。身。邊。沒。有。帶。來。還。是。柏。畏。仁。最。熱。心。他。說。我。身。邊。有。錢。說。着。掏。出。五。十。元。鈔。票。交。與。向。退。庵。道。這。算。是。我。墊。出。的。請。你。帶。去。備。而。不。用。向。退。庵。道。這。事。體。不。能。令。你。一。人。出。錢。柏。畏。仁。道。隨。後。會。裏。會。費。收。下。來。有。錢。再。還。我。便。了。

向退庵點點頭收了鈔票衆畫師俱說事不宜遲催着向退庵
就去衆人也各一哄而散各自回家柏畏仁究竟有些放心不
下出了純美研究會去尋他一個智足多謀的至好朋友商量
這個問題這朋友是誰原來是一月報館的主筆姓劉名喚理
球柏畏仁和他多年的老朋友畏仁因爲劉理球在報界多
年各方面情形很熟凡事總來請教他十有其九所說的話能
動中竅要柏畏仁非常欽佩他出了純美研究會以後便來尋
劉理球劉理球住在法租界格裏格達路是一所小洋房甚爲
軒敞柏畏仁是常來的揄鈴以後開門的是一個車夫柏畏仁
便問劉先生在家麼車夫搖搖頭道是在家可沒起來呢柏
畏仁道沒有起來不要緊我等候他片刻便了車夫道今天大

白○天○亮○剛○剛○轉○來○吃○了○稀○飯○方○纔○睡○覺○這○時○候○還○睡○了○沒○有○一○
刻○呢○柏○先○生○等○起○來○恐○怕○等○不○及○呢○柏○畏○仁○道○一○個○鐘○頭○他○總○
可○以○起○來○了○車○夫○搖○搖○頭○道○不○成○功○委○實○今○天○回○來○得○太○晚○了○
他○睡○不○足○八○個○鐘○頭○萬○萬○起○不○來○的○柏○畏○仁○沒○法○只○得○退○了○出○
來○對○車○夫○道○那○末○我○也○不○候○他○了○晚○間○到○報○館○裏○來○瞧○他○罷○沒○
精○打○彩○的○一○路○回○來○到○得○晚○間○柏○畏○仁○原○想○去○訪○劉○理○球○恰○恰○
家○鄉○又○來○了○一○個○朋○友○拉○着○出○去○酬○應○也○誤○了○時○光○回○家○以○後○
一○覺○醒○來○已○是○第○二○天○打○開○報○紙○來○一○瞧○本○埠○新○聞○欄○內○果○有○
一○條○新○聞○那○題○目○是○「○美○術○會○長○妨○碍○風○化○被○罰○」○柏○畏○仁○不○
覺○心○中○突○的○一○跳○一○想○果○然○登○出○來○了○這○全○是○我○的○不○是○偷○若○
昨○日○去○尋○着○了○劉○理○球○請○他○到○各○報○館○招○呼○一○下○將○這○段○新○聞○

摘去豈不省却出醜這時候一紙風行也來不及了心中覺得非常對不起梅醉仁子細再瞧那段新聞只見疏疏落落的幾行原文道

藍克路二十一號門牌純美研究會內中聚集無賴男女多人託名研究美術實則時有不端行爲久爲該管警局注意昨日該會更僱用年輕女子到會勒令脫去衣褲裸立臺上無賴男女環立臺下假名寫生謔浪無所不至招引多人往觀經人報告警局當經第二分局派探警多人馳往掩捕果將裸體女子當場緝獲並將爲首之魏某亦拿解到局吳局長飭令司法科研訊之下魏某以證據確鑿無可抵賴至裸體年輕女子年祇十七訊係某宦家之使女爲人誘惑却非

本願一味涕泣求恩。吳局長當判魏某妨害風化觸犯警章。罰洋五十元具結釋放以後永遠不許再有僱用裸體女子等事。至該女子經吳局長嚴加申斥暫行留局查明伊之家主飭令到局領回管束云。

柏畏仁看完這一段新聞不覺大喜道好極好極總算便宜貨。五十大元了官司尤其妙在梅醉仁不但沒將名字題出來連姓也弄錯了。這一場官司譬如沒有吃轉念一想可恨藍克路二十一號純美研究會這幾個字叙得未免太清楚了。大家有些坍塌這以後看上去這模特兒不能再弄了甚爲懊喪。心想橫堅上海地方大搬場容易這個地方不行可以改到那個地方華界不行可以改到租界大英地界不行可以藏到法蘭西。

法蘭西不行。可以再逃到城裏。這種小事沒有人注意。將來見了梅醉仁再商量辦法罷。柏畏仁的心事還未想完。忽然那報館裏的朋友劉理球來尋他了。理球一見了柏畏仁忙問畏仁你昨天有什麼爭急急的來尋我。柏畏仁心想事已過了。還是不必再提。爲是免落一個痕迹。主義打定對劉理球道沒有什麼事。昨天我出門得早。剛剛車子彎到你那裏。因此想進去談談。後來聽你車夫說知道你天明回家。一時不能起身。我也不久候了。劉理球道我當你有什麼要緊的事。今天特爲來尋你。問個明白。柏畏仁道啊。那到累你拖步了。劉理球道老朋友還說得出這樣客氣話嗎。今天我來另外還有一件約你的事。你今天晚上空嗎。柏畏仁道沒有什麼事。劉理球道聽說你們立

了一個圖畫會。我恐怕你晚間還要到會裏去。我不敢約你。柏
畏仁聽他提起了圖畫會，未免心虛，不覺臉上一紅，以爲劉理
球知道。昨天梅醉仁那場官司呢，幸喜劉理球並不往下說。知
道他並不曉得其實報館的主筆每天登稿做評，已是忙得昏
頭昏腦，那裏留心到本埠新聞裡面的一小段呢。當下柏畏仁
見劉理球並不知道，忙岔開去，道：「從前幾個同志本有一個會，
後來人數不多，早已散了。現在並無什麼集會，晚上很空呢。劉
理球道：「那好極了。今晚嘯舞臺演一齣新據名喚『電影姑娘』，
他們送了幾張戲票到報館裏，請我們去看。我想我一人也
懶去。因此來邀你同行。」柏畏仁道：「這樣文明新劇，我向不贊成。
你這麼一個開通的人，也迷信這種臨時登場信口捏造的新

劇嗎。劉理球道：「不然，我也知道這種戲無一顧之價值。我們報上近來新闢了遊戲新聞一欄，必須有些關於戲劇和新劇的批評。我不去看評從何來，沒有法子只好去一踰，不算看戲。只算了搜集批評的材料罷了。」柏畏仁笑道：「你去搜材料一個人去搜便了，爲什麼要拉著我去。」劉理球道：「一個人去格外沒趣了。兩個人去萬一無材料可搜，我們借那地方談談天也可以多坐一刻。」柏畏仁道：「那末，我便犧牲一晚的工夫陪你便了。」劉理球道：「那末說定了。我們一准嘯舞台碰頭罷。」柏畏仁道：「案目叫什麼？」劉理球道：「嘯舞臺甚小，一到那裏可以一看便知。不用着尋案目。我大概可以先到呢。」說罷，劉理球又從身邊掏出兩張戲票分了一張給柏畏仁，道：「你帶一張票去萬一你先到免。」

得案目再叫你買票老實說這種戲再化錢買票真有些不甘。心咧柏畏仁道買票也有限不過三五隻小角子劉理球道錢到小事出得不甘心還是省了的乾淨當下兩人又說了些閒話各自分頭散去到了晚間柏畏仁因和劉理球有約在先吃了晚飯便坐了車子直向嘯舞臺而來到得嘯舞臺門首忽見鐵柵緊閉從鐵柵裏掛出一塊黑底白字的牌來上寫著八個大字道「今日客滿明日請早」鐵柵欄內果然人頭擠擠烟霧騰天一陣陣的熱汽從劇場內吹出來柏畏仁的鼻子裏聞著了很爲難受柏畏仁要待進去却已無門可入欲待回頭就走又恐劉理球在內候著未免失約於心不安正在躊躇不定進退維谷的時候鐵柵欄外又到了兩輛漂亮包車車上走下

兩個麗人。那時天氣並不冷。兩個麗人。却一人披一件淺藍色華絲葛的夾大衣。一個麗人略瘦一點。年紀已在二十四五。臉上却借著脂粉的力量。露不出什麼憔悴之象。一個麗人年紀却小得多。瞧上去只有十六七歲。圓圓的一張臉。薄薄的兩片嘴唇。兩道眉毛。雖然濃一些。可是一雙眼睛。却生得黑白分明。光彩照人。眼眶裏好似含了千頃情。波動一動。便要流下來。當時柏畏仁驟然瞧見了神爲之奪。不知不覺的呆立在那裏。目不轉睛的細看那兩個麗人下車以後。一看。嘯舞台的鐵門已關。那年紀大一點的。便道。哎呀。是不是我說晚了。晚了。你還不相信。如今果然。客滿關出鐵門外。那年輕的人道。關了。怕什麼。喊他開便了。年長的道。這時候裏面做戲得正起勁。喊誰呢。年

輕的道我自有的法子你莫管忙走到鐵門外將臉湊近鐵柵欄向內張了一張伸進手去招了一招果然走過一個穿藍背心的茶房來隔着鐵柵欄向那年輕的點一點頭那年輕的人道喂開一開噓茶房道對不起客滿了不能開開一開裏面要擠坍了那年輕的道我早已定好了座位你開一開放我們進來茶房道果真定了座位嗎年輕的人道你不信你去替我叫阿華來茶房慢吞吞道阿華這時候正忙着分票子尋不著呀年輕的道你莫管你去叫他來茶房又道剛剛也是一個客人叫我叫阿華叫了半天叫不着我的喉嚨也叫啞了那年輕的麗人隔着鐵柵欄有些發火道你不去叫阿華你便開了鐵柵欄讓我進來我自己會尋阿華茶房搖搖頭道門是開弗得

那末我進去尋尋看茶房便走了進去鐵欄外邊的人却隱隱聽得那茶房一聲一聲喊著「阿華」與「阿華」一路叫進去那年輕的麗人對那年長的道斷命茶房真像叫喜這樣叫進去了這時候柏畏仁站在鐵柵欄外也不走心想倘若他開門我也樂得趁此擠進去省得我向他們麻煩了停了約摸有十分鐘果然見一個案目模樣的人走到鐵柵欄邊向外一張見了那年輕的麗人忙滿臉堆下笑來道六小姐今天怎麼來得這麼晚我不是早和你說過了嗎今天新戲第一天上臺一定很夾的那六小姐道叫你留的座位留好了嗎案目點頭道老主顧怎麼不替你留好六小姐道那末快一點開了門讓我們進來呀那案自湊到鐵柵欄邊向欄外瞧了一瞧道幾位六小姐

道。只。有。兩。個。人。那。案。目。又。向。外。邊。張。了。一。張。瞧。見。了。柏。畏。仁。低。低。的。問。道。另。外。一。位。男。客。阿。是。一。淘。格。六。小。姐。搖。搖。頭。道。不。是。格。案。目。道。六。小。姐。開。弗。得。請。走。弄。堂。裏。面。的。後。門。罷。我。先。轉。過。去。開。六。小。姐。急。於。要。看。戲。也。只。得。依。了。他。的。話。拉。着。那。年。長。的。麗。人。轉。過。正。門。彎。進。弄。堂。內。向。邊。門。而。進。柏。畏。仁。立。在。外。邊。他。們。的。話。起。初。聽。得。清。清。楚。楚。後。來。兩。句。低。低。的。話。可。沒。有。聽。得。明。白。這。時。候。見。這。兩。個。女。人。鬼。鬼。崇。崇。的。掩。進。弄。堂。裏。他。也。跟。在。後。面。那。兩。個。女。人。並。不。覺。得。正。在。一。步。一。步。走。進。弄。堂。只。聽。見。那。年。長。的。道。哎。呀。作。孽。作。孽。這。條。弄。堂。裏。地。上。這。般。爛。爛。濕。濕。怎。麼。走。法。我。的。一。雙。新。鞋。子。爲。了。看。這。齣。斷。命。戲。要。送。脫。了。那。六。小。姐。道。老。二。你。不。要。這。樣。怨。天。怨。地。雙。把。鞋。子。算。啥。稀。奇。明。

天賠還你。那老二道講起來，真正應該你賠還我呢。我本是不
要看這戲，全是爲了你將我拖死。拖活拖得來，你來呢？還有點
花頭。我來阿要噱趣。六小姐輕輕用手拍一拍老二的肩膀道：
慢慢交有趣的。日脚在後頭呢。看一日兩日的戲，本來是噱啥
道理呀。那老二道：格種道理，我還是不要有的。好像你呢，熱得
這樣。我是一哈噱啥。那六小姐道：我也噱啥呀。熱什麼呢。那
老二道：謝謝罷。你這般熱法，差不多和檯面上唱的那熱得裏
格來一般了。那六小姐迴眸一笑道：不要瞎三話四說着已走
近邊門。這時候兩扇邊門依然關着，未開。那六小姐道：死人阿
華還不開門。那老二道：你不要這般急。他從戲館裏人叢中擠
出來，很不容易呢。自然是我們先到了。這些話，柏畏仁一句一

句在後面全聽得清楚曉得這兩個人所謂老二所謂六小姐者必是妓院中人聽那口音六小姐一定在戲館裏有所屬意故此強拉那老二同來柏畏仁子細瞧一瞧那六小姐却是風致嫣然眉目如畫身段也還嬌小玲瓏不覺生了一種好奇心心想常聽人說什麼妓女到戲館裏吊膀子台上臺下飛眼風這種玩藝兒我却沒有遇見過今天難得碰著這種機會我何不跟在後面見識見識橫豎我也有票子他開門時我也一同擠進去也不怕案目不理主意打定却也守候一旁那老二六小姐兩人一回頭見柏畏仁緊緊跟着那六小姐很機警忙向老二的耳邊噤噤咕咕說了幾句老二也忙回頭將柏畏仁上下打量一番柏畏仁倒被他們有些瞧得難過起來故意抬起

頭來。瞧牆上的招貼。恰恰那弄堂內的招貼。沒有什麼正當廣告。全是許多白濁丸。下疳散。鎖陽丹等等。這種污穢不堪的招貼。也不願意看下去。正要想一個善處之法。忽的戲館裏那兩扇邊門開了。不消說得那案目阿華探頭出來。忙向那兩個婦人招手。道六小姐請進來。嗟那六小姐與老二便走了進去。柏畏仁見時機緊急。也顧不得什麼。也趕忙到六小姐身後。一同進去。那案目並未留心。只對六小姐道。六小姐走好。這裏有一層水門汀臺階呢。六小姐忙提起夾披風。款步而入。六小姐和老二走了進來。以後阿華正要關門。一抬頭見柏畏仁在後面跟著。忙攔住道。先生這裏不好走。柏畏仁早知道他有這一句。擋駕的話。早已將一句抵制的話預備好了。也不理他。一直往

內走。淡。淡。的。回。復。他。道。誰。說。不。好。走。兩。個。女。客。能。走。進。來。我。們。男。客。有。什。麼。不。好。走。大。家。都。是。來。看。戲。的。一。路。說。著。一。路。已。闖。進。門。來。了。阿。華。一。時。到。也。想。不。出。什。麼。話。來。攆。駕。口。中。只。是。支。吾。道。先。生。這。裏。擠。進。來。也。嘸。不。用。呀。你。瞧。上。上。下。下。夾。滿。了。往。那。裏。看。戲。柏。畏。仁。道。你。莫。問。我。我。早。已。定。好。位。置。了。那。阿。華。這。時。候。被。柏。畏。仁。一。句。一。句。頂。得。到。也。有。些。發。火。忙。道。先。生。你。定。好。了。位。置。是。什。麼。案。目。：。：。這。一。句。話。倒。將。柏。畏。仁。問。僵。了。本。來。柏。畏。仁。是。沒。有。定。好。位。置。這。時。候。怎。麼。造。得。出。什。麼。案。目。名。字。正。在。難。以。回。答。的。當。兒。幸。喜。那。救。命。的。六。小。姐。迴。過。頭。來。喊。阿。華。道。阿。華。阿。華。見。喊。不。敢。怠。慢。一。面。關。好。了。邊。門。一。面。丟。了。柏。畏。仁。走。到。六。小。姐。面。前。六。小。姐。道。阿。華。你。替。我。們。留。的。

座位在那裏。你領我們去。怎麼你開了門。請我們進來。爽性和別人瞎講帳。做啥阿華。笑道。不是呀。我不許那個拆老進來。呀。六小姐道。別人閒事。我們不管你領我們坐下來。噫。這時候臺上正是一個扮花旦的。在那裏一串珠喉。鶯聲嘵嘵的唱着。唱一句。臺下一拍掌。非常熱鬧。六小姐急得只管蹣着兩隻腳。伸長了頸子。往臺上看。阿華道。六小姐不要性急。這裏來座位。早替你留好了。說著領了六小姐和老二兩人。從人叢中擠進去。擠到特別官廳西邊第三排。果然有兩個座位空著。那坐位上面本來有一客人擺了一頂呢帽。阿華走過去對那客人說。了一聲。對不起。那客人便將呢帽拿起。六小姐和老二兩人便挨進去。坐下了。阿華忙去配水果。泡茶。不迭老二笑對六小姐。

道老六這個位子看起戲來到蠻清爽的六小姐道本來講到看戲是樓底下頂好看也看得清爽聽也聽得清爽樓上全是屈死老二道那末照你一說樓上要沒有一個人了你抬起頭來看看屈死真不少呢六小姐趁手向老二臂上擰了一把道老二你專門鈍別人不和你多說了還是看戲吧這時候臺上唱春的那個花旦已唱完了又做出許多妓女媚客的態度來六小姐看得只覺笑得嘴也合不攏回過頭來對老二道老二這個死人王紅雲堂子裏這一點腔調不知怎樣被他學了去了老二道你真是一隻笨貨他們這班小滑頭多少聰明這一點豈有什麼學不會的道理六小姐道老二你不要這麼說我們那裏的阿寶人也像煞聰明樣子鄉下上來也有兩節了到

今天還是一個阿木林客人來了。倒一杯茶也倒得嚙樣式。別樣事體不必去說他了。老二聽了這話輕輕的湊了六小姐的耳朵邊說道。王紅雲真聰明呀。別人那裏及得他。要是不聰明我們今天到不這樣趕得來專看他的戲了。六小姐臉上一紅。迴眸一笑道。老二你不要瞎三話四。如今按下六小姐和老二專心致志的看王紅雲的戲不提再說。那柏畏仁和案目阿華爭論了兩句。阿華追問柏畏仁的案目是誰。柏畏仁正苦無從回答。忽的六小姐將阿華叫了過去。阿華只顧招呼六小姐去了。柏畏仁便也趁此登樓去尋劉理球。一看四方八面俱是人。滿沒一個空位。遍尋劉理球却尋不着。望了一回只得走下樓來。姑且再到特別官廳裏瞧一瞧。劉理球却未尋着。却見和

他。一。同。進。門。的。那。六。小。姐。老。二。正。在。那。裏。一。路。看。戲。一。路。交。頭。接。耳。密。談。柏。畏。仁。心。想。這。種。看。戲。真。是。特。別。究。竟。算。看。戲。呢。還。算。談。天。不。覺。看。得。出。神。忽。覺。肩。上。有。人。輕。輕。一。拍。柏。畏。仁。到。不。覺。嚇。了。一。跳。忙。回。頭。看。時。原。來。正。是。他。遍。覓。不。得。之。劉。理。球。理。球。對。柏。畏。仁。道。你。早。來。了。麼。畏。仁。道。我。剛。剛。來。尋。了。你。半。日。竟。尋。不。着。座。位。沒。有。我。正。要。回。去。了。劉。理。球。道。我。也。剛。剛。來。座。位。不。生。問。題。我。來。叫。一。個。案。目。來。排。一。排。：。：。正。說。到。這。裏。那。六。小。姐。見。了。劉。理。球。嬌。然。一。笑。略。點。了。一。點。頭。劉。理。球。也。對。他。一。笑。豎。了。一。個。指。頭。那。六。小。姐。搖。搖。頭。也。對。劉。理。球。豎。了。兩。個。指。頭。柏。畏。仁。見。劉。理。球。和。六。小。姐。招。呼。忙。問。理。球。道。咦。你。認。識。這。人。嗎。劉。理。球。道。認。識。認。識。柏。畏。仁。道。是。堂。子。裏。的。妓。女。嗎。劉。理。

球點點頭。柏畏仁道：「可是叫六小姐。」劉理球道：「咦！你向不吃花酒爲什麼也認識他？」柏畏仁笑一笑道：「我只知道他叫六小姐。」此外全知道了。但是我今天不願意看戲，很願意瞧瞧這看戲的人。劉理球道：「這是什麼緣故？」柏畏仁道：「這位六小姐今天來看戲，其中別有作用呢。」劉理球低低的說道：「不必說，我知道了。」他此次專爲臺上的王紅雲而來。柏畏仁道：「王紅雲、王黑雲，我可不清爽，我却知道，他專爲和台上的戲子有密切關係而來。」劉理球道：「哦！知道了。你大概是和他一同走進來，他們的談話被你聽見了。」柏畏仁點點頭道：「我不爲着貪瞧這一點祕密，我也不夾進來了。」劉理球道：「這位老六，他也是數一數二的紅倌人，芳名叫霜華小樹，他生意很好，許多大人物很捧他，可惜他。」

就是這一點不爭氣。喜歡和戲子吊膀子。因此許多狎客裏。足不前這一節。意聽說大不好。可是他越是這樣。越不肯愛惜。聲名近來。檯面上的踪跡少。舞臺下的踪跡多了。從前夾了兩個。全散了。新近注意在王紅雲身上。聽說王紅雲還搭架子。霜華小樹請他幾次。他全託故不到。王紅雲愈搭架子。霜華小樹求之愈急。這裏的戲。今天呢。不必說。還情有可原。是一齣新戲。還有一擠的價值。平常天天唱。那兩齣老戲。看客寥寥。這位霜華小樹。依然不厭不倦。無間風雨的光臨。亦可謂艱苦卓絕。百折不回了。柏畏仁道。其實依我的眼光看來。霜華小樹並不錯。面孔很下得去。談吐也溫潤。可人較之舞台上的這王紅雲。滑頭滑腦。要高明得多了。何以霜華小樹爲他顛倒到如此。劉理。

球道男女戀愛這一件事完全只好歸入神秘範圍以內我們局外人真難替他們說明了柏畏仁道既然霜華小樹這般迷他何以王紅雲還要自高身價呢劉理球淡笑了一笑道那裏是自高身價實在是待價而沽罷了柏畏仁道怎麼待價而沽劉理球道這一班滑頭新劇家窮是窮得臭要死每月新戲的包銀說起來真是微薄不堪頂多的不過百把塊錢少的只有三五十塊錢前臺生意不好還拿不足數你想上海這樣繁華這班滑頭又是遊手好閒之徒穿着吃用也和該幾十萬的富翁差不多這如何能支持沒有法子當然只好弄點意外之財他們手無縛雞之力連拆梢做强盜的資格全數不上沒奈何只好靠一張嬉皮笑臉騙騙女人十分漂亮的女人這種三等

蹙脚舞臺踏也不踏進來便是講妍戲子也決不來妍這種滿口新名詞的滑頭新劇家差不多是一種二三等時髦女人來光顧呢這霜華小樹前兩節風頭很足因爲軋了別的舞臺兩個戲子名譽漸漸不佳後來那兩個戲子也鬧錯勁鬧散了他不得已而思其次遂到這裏來另闢蹊境據說王紅雲也正在窮鄉正想尋一個戶頭活動活動他也打聽得霜華小樹生意不甚好手邊幾個現錢也光了只剩一些插戴的東西還是從前掙下來的說到歸根一句話官人無論如何蹙脚活動的方方法比較滑頭新劇家要多一點因此王紅雲也頗有利霜華小樹一淘白相之意柏畏仁道什麼叫一淘白相劉理球道一淘白相這個名詞是他們戲子人的社會當中最流行的一句話

表面上瞧上去似乎很簡單很無足重輕其實一淘白相那範圍所包者廣了從前軋妍頭一句話如今有些不大通用因爲軋妍頭還有些迹象可尋未免沾滯一淘白相格外來得大方輕鬆了這也是上海社會上軋妍頭的進化啊柏畏仁笑道你怎麼這般清爽劉理球道我們常常和這班人接近他們這一點口頭禪我們早弄明白了柏畏仁道究竟現在你知道王紅雲和霜華小樹已經一淘白相沒有呢劉理球道聽說王紅雲還搭架子推三推四的不肯遷就意思要霜華小樹先送點見面錢去方肯光降這一句話不過已是前兩個禮拜的消息了男女戀愛這件事變化得非常之快也許在這兩個禮拜當中霜華小樹早已將見面錢送去了那便好事早成了柏畏仁道

怎麼王紅雲簡直覷著臉說非錢不來嗎劉理球道畏人說書有書痴你也真是畫痴了要錢不要錢只要大家露出一些口風意思還有什麼不明白的道理聽說王紅雲是看中了霜華小榭的手上那一只戒指頭一次霜華小榭和王紅雲在一月大菜館裏吃飯吃飯的當兒王紅雲說老六你手上這一只鑽戒的翻頭到不錯呢霜華小榭還只當他是一句普通酬應話也笑了一笑道嚙啥好隨便帶帶罷了外邊時勢不好十分像樣的東西也不敢帶出來恐怕吃手槍受驚嚇王紅雲也點一點頭不響這一頓大菜吃了以後霜華小榭以爲可以作進一步的白相了誰知王紅雲推說有事約定下次再見等到下一次霜華小榭再去請王紅雲王紅雲對送請客票的人說了

謝。謝。兩。個。字。那。末。霜。華。小。樹。方。纔。想。起。那。一。天。王。紅。雲。問。起。鑽。戒。的。翻。頭。是。別。有。用。意。自。己。也。懊。悔。不。迭。當。時。爲。什。麼。聰。明。一。世。懵。懂。一。時。竟。沒。想。到。脫。手。相。贈。這。一。段。歷。史。正。是。前。兩。禮。拜。的。事。不。知。後。來。霜。小。華。樹。是。否。將。鑽。戒。送。給。王。紅。雲。沒。有。我。正。要。打。聽。這。一。件。事。今。天。正。是。我。們。一。個。調。查。的。好。機。會。呢。柏。畏。仁。道。你。怎。麼。好。去。調。查。呢。還。是。直。接。問。霜。華。小。樹。嗎。劉。理。球。笑。道。這。如。何。能。直。接。問。問。了。他。也。決。不。肯。回。答。的。我。們。只。要。留。神。自。然。明。白。了。第。一。先。看。他。的。鑽。戒。有。沒。有。了。再。看。他。看。完。戲。以。後。怎。樣。的。行。動。那。便。逃。不。過。我。們。眼。睛。了。我。們。立。在。這。裏。談。總。不。是。一。回。事。我。們。來。尋。一。個。座。位。坐。下。來。罷。劉。理。球。有。熟。案。目。叫。阿。生。喊。了。來。理。球。叫。他。覓。兩。個。位。子。阿。生。道。剛。刚。巧。後。三。排。

有兩客定坐到這時候不來不見得來了。劉先生請到那面坐下。罷。劉理球使和柏畏仁過去坐下。恰巧就在霜華小榭的後面離開不遠。劉理球對柏畏仁道：「今天真巧，這樣擠法還覓得到這一個位子，真是意外少頃。」案目阿牛送上一壺茶，兩盆水菓和戲票。劉理球道：「茶和水菓放下，戲票不必撕下了。我們今天有送票呢。」說著掏出兩張優待券，放在茶壺邊，另給了兩塊錢與阿牛。阿牛再三稱謝而去。柏畏仁笑道：「這麼一來，今天看戲比買票還要貴了。」劉理球道：「這不如此說了。兩塊錢只好算是買座位的錢，話猶未了。只見一個妓院相幫模樣，頭上盤著辮子，穿一件藍布夾襖，紐扣一齊沒紐，從人叢中擠進來，擠到霜華小榭身後，喊道：「六小姐，六小姐，霜華小榭起初很注意。」

看戲並沒留心。到有人叫他，只是不理。後來那相幫又擠進去。一步伸手向霜華小榭身後一拍。霜華小榭回頭看，是自家相幫。眉頭一蹙，問什麼事。相幫這時候將那一隻手一揚，露出兩張局票。道：「堂唱霜華小榭，道我不是早交代了嗎？」叫小阿囡去便了。相幫道：「上面寫著要六小姐自己去呢。」霜華小榭露出不耐煩的樣子，自言自語道：「討厭得來說著向相幫手裏討過那張局票來看。」霜華小榭看了一看，眉頭皺了一皺，仍舊交還相幫。道：「你們打個電話去回頭一聲，就說：『睏哉……』」這話剛剛說完，與霜華小榭同坐的那老二忍不住的笑了起來。道：「老六這句話真真虧你說得出，你真真在那裏發昏呢。這時候什麼時候頂多不過十點半，十一點不到，你就睏了嗎？這樣睏法真真要。」

暎煞哉。霜華小樹一想這句話却回得不妙。忙喊住相幫道：「那末你不要說暎，就說遠堂差去了。」叫阿金陪著小阿因去回頭。一聲相幫答應了一聲，撇著嘴沒精打采的去了。這裏霜華小樹只顧一路看戲一路和老二交頭接耳的談個不休。後面劉理球對柏畏仁道：「你瞧瞧他看戲看迷了，連堂差全不出了。」這樣做生意還行嗎？停了一會，那王紅雲又出場了。這一場王紅雲是扮一個影戲女明星，那影戲導演家要女明星裸體拍一幕戲。女明星不肯，惟三阻四真做得風情騷蕩，令人骨軟筋酥。女明星越不肯，那導演家格外矚之不已。王紅雲被逼不過，只得一件一件的脫了衣服，那扮導演的家的小生也是一個滑頭。滑腦的人材舉動滑到極點，親手一件一件的替他卸下來。這

時候霜華小榭看得如醉如痴恨不得真叫王紅雲在台上大裸體低低的問老二道老二可會真脫光了嗎那真是笑話了老二道不會的真要這樣還成個樣子嗎巡捕房也要不答應的呀霜華小榭道巡捕房不許嗎老二道這種惡行惡狀怎麼可以使得霜華小榭故意迴過頭去推推老二道不好了不好了你瞧你瞧紅雲真脫出臂膀來了老二看時見王紅雲果然脫去短衫露出一件粉紅釘花邊的小馬甲來兩隻雪白滾壯的臂膊完全顯出老二笑道王紅雲這件馬甲真漂亮呢不知是定做的還是借得來的霜華小榭子細看了一看道這件馬甲定做的不見得這般時髦掙行頭的人那裏有這般內行老二道那末是借得來的了霜華小榭道借得來沒有這般配他

的。身體呀。老二。微微。一笑。低低的。向。霜華。小樹。道。可是。向你。借。的。他。這。身。段。到。和。你。差。不。多。呢。霜華。小樹。臉。上。紅。了。一。紅。拉。了。一。拉。老。二。的。衣。角。道。不。要。瞎。三。話。四。我。有。也。不。借。給。他。老。二。正。要。往。下。問。時。霜華。小樹。又。迴。過。頭。來。道。該。死。該。死。不。得。了。哉。真。在。那。裏。剝。褲。子。了。老。二。道。放。心。點。那。裏。會。真。脫。正。說。到。這。裏。台。上。台。下。的。電。燈。條。的。一。暗。只。剩。了。幾。盞。綠。燈。光。線。非。常。幽。黯。瞧。那。王。紅。雲。卸。了。褲。子。顯。出。裏。面。的。皮。膚。也。似。乎。紅。紅。的。白。白。的。究。竟。是。真。的。肉。色。還。是。化。裝。因。爲。燈。光。黯。淡。簡。直。瞧。不。清。楚。霜。華。小。樹。問。老。二。道。老。二。你。到。立。起。來。看。看。這。個。死。人。到。底。真。是。脫。了。褲。子。嗎。老。二。道。你。真。相。信。呢。他。裏。面。穿。了。一。條。淡。粉。紅。的。衛。生。褲。呀。你。沒。有。看。過。梅。蘭。芳。的。天。河。配。嗎。織。女。在。天。河。裏。洗。

澡就是用的粉紅衛生衫褲。別人真當是梅蘭芳不着褲子呢。這個法子後來白牡丹也學了。去在盤絲洞那齣戲裏做蜘蛛。精迷唐僧也是用的一套粉紅衛生衫褲。電燈一暗人家還當他只着一個大紅肚兜。其餘竟是一絲不掛呢。其實全是假的。戲原是假的。假戲真做就不討厭。向來新戲總是媽媽虎虎的。今天還有這麼和梅蘭芳白牡丹比賽的一幕。真難得了。怪不得今天看客這麼多。霜華小榭道：白牡丹的盤絲洞我也看見過。帶一隻大紅肚兜。真要算得俗氣。隔夜飯要嘔出來了。還是這一件小馬甲好看點。老二笑了一笑道：百貨中百客你說。王紅雲的小馬甲好也。許別人還說紅肚兜好呢。正要說別的。台上忽的布了一幕。火景是影戲公司的攝影場。着火那扮電影。

女明星的王紅雲倉猝從火窟中逃出一副又驚慌又羞澀的神氣真是出神入化台下看的人不免一拍齊手霜華小樹看得也非常滿意可是看見王紅雲在火窟裏鑽出鑽進又非常替他擔心忙問老二道老二這種火是真火還是假火老二道火是真火用火酒燒起來的怎麼會假霜華道真火這樣鑽出鑽進可危險嗎老二道不要你替他擔心台上做好的機關決不會燒傷了自家人的正在滿台火光王紅雲逃出火窟已是閉幕了霜華小樹拍拍自家的胸口道看是真好看看嚇也真嚇人呢接下去兩幕皆沒有王紅雲在場霜華小樹便有些坐得不耐煩問老二道啥辰光了老二一看表已是十一點十分了霜華小樹道我們可以先走罷老二道紅雲還有一幕呢我們

索性看完了。再走霜華小榭。道：「我是要走了。」老二埋怨他道：「這人就是這種一相情願的脾氣。要來馬上就來，要走立刻要走。我被你真拖得昏天黑地了。這時候霜華小榭已立了起來。披那件夾斗蓬。老二曉得他一定要走了，也只得跟著起立。徐步而出。劇場中的看客見他們先走，很以為奇。最關心的是劉理球和柏畏仁。柏畏仁對劉理球道：「怎麼戲正做到有精采的時候，便先走了呢？」劉理球道：「他走自然有他的作用。你不信，跟著他走，一定可以窺探得出一些祕密。」柏畏仁道：「不對，你說他注意在王紅雲那末，應該候王紅雲的戲完了，再走。你瞧戲單上，以下王紅雲還有兩幕要出場呢。他為什麼先走？劉理球道：「有關係的人，心心相印，另有密約，原不必看戲，更不必候。」

戲看完了。以我看來。王紅雲和霜華小榭一定早已大功告成了。決不是在眉來眼去的時代。你有興致嗎。我們跟着他後面去做一個惡作劇的客。何如。柏畏仁道。算了吧。關我們什麼事。我們也不和王紅雲爭鋒吃醋。管他這些做甚。劉理球也一笑而罷。劉柏二人又看了兩幕戲。略有倦意。便退出劇場。走到門外。劉理球道。畏仁。你怎麼樣。我覺得肚子裏有些打饑荒。我們到那裏吃一頓好嗎。柏畏仁道。這時候已是夜午。到那裏去呢。劉理球道。我們同到一蕓香去罷。那裏一夜到天亮。俱應有儘。有比宵夜館子好得多。咧。柏畏仁道。你要去。我便奉陪。兩人便乘了車子。直向一蕓香。揀了一間九號房間。坐下。隨手每人點了三四樣菜。下去九號房間。是沿馬路的窗外。有陽台。劉理球

寫好了菜單便踱到陽台上來見隔壁八號房間裏只有一個女客背心向外靜悄悄的朝裏坐著似乎等候什麼人劉理球張了一張也沒留神又踱過去踱到七號窗外一看見兩三個黑面烏鬚的大漢叫了七八個倌人在那裏開懷大嚼理球伸頭一張恐怕被裏面的大漢覺察便悄悄的縮了轉來只見柏畏仁立在八號窗前向劉理球連連的招手劉理球忙趕過來問柏畏仁什麼事柏畏仁悄悄的道你瞧你瞧說著用手向窗內一指原來八號窗內背臉坐著的女人剛剛迴過臉來不是別人正是霜華小榭劉理球道咦巧極了怎麼又在這裏碰見他了怪不得我剛纔沒有留神原來他又換了一套衣服不是剛纔在戲館那副行頭他一定是回去轉了一轉就到這裏來

我們且慢瞧瞧他一個人在這裏幹什麼柏畏仁道也許他一個人在這裏醫肚皮和我們一樣劉理球道他決不會一個人跑出來這般冷清清地在這裏守著呢你瞧他倘然真是來吃物事此刻也應該杯盤狼藉了爲什麼面前一樣菜全沒有呢兩人正在猜疑之際九號房間裏走出一個西崑道先生菜來了劉理球和柏畏仁被他這一喊深恐被八號的霜華小榭聽見了忙縮了轉來到九號裏兩人便坐了吃了湯和一塊麵包腹中已安靜了一半聽聽隔壁仍是杳無聲息柏畏仁笑道人說痴漢等老婆隔壁的霜華小榭真是怨女等曠夫呢劉理球道女也不能算怨夫更不得謂之曠恐怕他的所約遲遲不來正因爲不曠的緣故呢兩人說了不覺笑了起來正在這當兒

忽的聽見隔壁的門一響。西崽喊道：六小姐客人接著聽見有脚步的聲音。走進又聽得清脆尖利的喉嚨道：別人等煞哉。再不來天要亮了。請客這麼難。請劉理球聽得清楚。微微一笑。低對柏畏仁道：你聽見嗎？這是霜華小榭埋怨的聲音呀。話猶未了。接着又是男人的聲音道：天亮是還早呢。起碼還有三四個鐘頭呢。爲什麼這般性急。我總要候事體完了好來呀。劉理球一聽對柏畏仁笑道：這聲音不是王紅雲是誰。柏畏仁道：有這等的巧事麼。劉理球道：你不信你去瞧。劉理球轉到陽臺邊。向八號房間裏一看。果然不是別人。正是在舞臺上身裁嫵娜。言語輕柔的王紅雲。這時候王紅雲穿一件元色整枝牡丹花的毛鞞長衫。也不穿馬褂背心領口兩粒鈕頭。是珊瑚的有小

葡萄般大紅潤可愛。臉上紅白分明。嘴唇上更是猩紅欲滴。可裏一排銀牙細白。斬齊頭上的頭髮。却望後梳掠。烏光閃爍。可以鑒人。柏畏仁心想。怪不得霜華小榭喜歡他呢。却不能不算一個美男子。柏畏仁看呆了。劉理球在他身後。他還不覺得。劉理球道。怎樣連你也賞識他嗎。柏畏仁道。天理良心。這樣唇紅齒白的少年。確是不可多得。劉理球笑了一笑道。連你也被他迷昏了。你以為他這臉上紅白分明。是真的好皮膚好氣色嗎。他完全靠的雪花粉和玫瑰霜的力量。幫襯著他。成一個美男子。你不信。叫他洗一洗臉。就要露出青白的烟色來了。柏畏仁道。他吃烟嗎。劉理球道。怎麼不吃烟。這種年紀。輕輕的小夥子。終日斲傷在賭色二字上面。不靠點雅片幫忙。如何能支撐得。

住柏畏仁道。年輕的人。吃了一口烟。算完了。可惜。可惜。劉理球道。現在。越是年輕的人。越喜歡吃烟。從前吃烟。算是不名譽。現在反算是時髦了。話猶未了。只聽見霜華小榭對王紅雲道。老三。今朝你在臺上火裏鑽出鑽進。我真替你耽心事呢。王紅雲淡淡的一笑道。那種假火騙騙鄉下人的。算什麼稀奇。說到這裏。接着嘆一口氣道。我這兩天正在真止的火圈子裏鑽來鑽去。性命真保不牢呢。霜華小榭聽了。這話不覺大吃一驚。劉理球在門外聽得明白。笑對柏畏仁道。你聽你聽。王紅雲向霜華小榭放刁了。一定有什麼條件提出。咧。柏畏仁道。我們真難得。今天碰著這個機會。可以聽見許多奇奇怪怪的事。話猶未了。只見霜華小榭歪着身子。湊過去。向王紅雲道。你不要嚇人有。

什麼性命交關的事。王紅雲道：誰來騙你性命？是我的性命。送脫不送脫不關你什麼。你也不必多問我。說罷，又嘆了一口氣。取了一枝香烟，劃了火柴，吸著，張開了嘴，向上有氣沒力的吹出。迴烟一種無聊懊喪的樣子，難以形容。霜華小樹道：老三，這人就是這樣不爽氣。問你什麼，一轉兩轉三轉五轉，總是這樣不開口。王紅雲道：開口來，嚙，沒用，使得你多一個人幫着我。着急，那是何苦？霜華小樹道：你說出來也不要緊，有用處沒用處也難說呀。老三，從前你不是有幾轉問你不響，後來你告訴了我，我怎樣待你，你總沒有忘記。到底有用呢？沒用你自己問問良心。今朝你又這樣陰陽怪氣了。王紅雲道：從前的事，算謝了你。這一次告訴你也沒有用，因此我懶得同你說穿了。

霜華小榭這時候忙用手去拉着王紅雲的手道說噓我最怕看你這副面孔剛剛你在台上那副面孔怎麼那樣討人歡喜此刻又豎起面孔來給我瞧我也沒和你相罵呀問你你不說真要急煞了我咧王紅雲這時候將香烟已吸了一半還剩有半枝在手內見霜華小榭這樣黻之不已搖了一搖頭露出真有無可奈何的神氣狠狠的搖了一搖頭將半截香烟猛的向門角邊一擲霜華小榭正要再問王紅雲忽的房門開處走進一個人來走進來的人不是別人正是西崽捧進兩盆湯菜和麵包來霜華小榭見西崽進來打斷話頭候菜擺好西崽退出以後霜華小榭又問王紅雲道老三到底什麼事性命交關可是又有什麼仇人要暗算你你得着了什麼消息嗎真有這

種事你到是當心點好。現在外邊常常聽見什麼開手槍潑鐵水這一類事體。上海灘上不算稀奇。可是觸霉頭的人碰著了。不是白白的完結了嗎。王紅雲淡笑了一笑。又搖了兩搖頭道。不對。不對。我在外面也沒有冤家。這種花樣到不會有的。其實現在真的有人一槍開殺了我。我到也舒徐二十年後。又是一個漂亮小夥子。如今死不得活不得。頂頂難過了。霜華小榭道。究竟什麼事呢。王紅雲伸過一隻手來。用兩隻指頭做一個圈。圈道。老六你瞧。就是這個袁世凱害人呀。霜華小榭道。怎麼你又沒有錢用了嗎。王紅雲道。用是有得用。霜華小榭道。有得用頂好了。還要著急什麼。王紅雲道。倘使單單手裏頭缺點用場。那到沒有這般急了。有銅鈿多用幾個。沒有少用幾個。到嚙啥。

稀○奇○身○邊○藏○五○個○銅○板○過○一○禮○拜○的○日○脚○我○也○行○過○那○到○熬○得○
牢○這○一○次○不○是○這○麼○一○會○事○了○霜○華○小○樹○道○是○欠○債○嗎○王○紅○雲○
點○點○頭○霜○華○小○樹○道○別○人○家○說○起○我○們○生○意○上○的○人○一○身○一○世○
還○不○清○的○債○怎○麼○你○們……也○和○我○們○一○樣○天○天○還○債○日○日○借○
債○永○生○永○世○還○是○還○不○清○爽○上○一○次○我○不○是○已○代○你○了○却○兩○筆○
了○嗎○這○一○次○又○是○新○的○呢○還○是○舊○的○王○紅○雲○道○舊○的○債○戶○都○是○
老○朋○友○好○推○頭○了○壞○就○壞○在○新○的○上○面○霜○華○小○樹○道○哎○呀○這○是○
幾○時○又○借○下○來○的○呢○怎○麼○你○沒○告○訴○我○王○紅○雲○道○就○是○這○一○個○
禮○拜○以○內○霜○華○小○樹○聽○到○這○裏○面○孔○忽○然○一○板○道○老○三○哦○我○知○
道○了○前○一○個○禮○拜○二○我○在○亞○西○亞○旅○館○等○了○你○到○天○亮○你○沒○來○
第○二○天○我○盤○問○你○你○還○支○支○吾○吾○的○這○一○下○子○我○可○明○白○了○你○

一定外邊又夾著了什麼爛污貨弄得滿身是債了。好好好。你自作自受與我不相干說罷。低下頭來只管自己吃菜。王紅雲這時候見霜華小樹氣了倒不免着急起來。道老六三馬路大舞台對過天曉得我倘若另外夾著什麼人走出一巔香讓天亮辰光第一部垃圾汽車軋殺霜華小樹道不要發這種血淋帶滴的咒誰來聽你你說沒有夾著什麼人爲什麼會欠債。男人欠債一百個當中有九十九個半是爲女人身上欠的。倘是爲爺娘身上欠債者那便算是孝子了。上海灘上尋不出倘使爲朋友面上欠債者那便是有義氣的好漢了。上海灘現在也尋不出你的槍花不要在我面上掉這種火圈子是你自己尋出來的。不關我什麼。這叫做惹火燒身。死不足惜。王紅雲道老

六好了好了，不要發這一大篇議論了。霜華小樹道：「不管議論是大是小，你憑良心說我的話，錯不錯？」王紅雲道：「話到是不錯，總算你猜着了。我欠的債第一不是爲爺娘面上，第二不是爲朋友面上，這話是對的。但是我這一次的債，却不是爲女人面上，你恰恰猜錯了。」霜華小樹道：「不爲女人面上，是爲了什麼呢？」這時候王紅雲嘆一口氣道：「爲了這個斷命的詩謎。」霜華小樹聽不清楚道：「什麼是四妹嗎？四妹還不是女人，是什麼？哼，我聽的話，那裏會猜錯？」霜華小樹立刻柳眉豎了起來，薄有怒意，不知後來王紅雲如何解釋。霜華小樹如何息怒，究竟是否仍肯借錢給紅雲，且聽下回分解。

包天笑	非小說 黑海銀燈 慧琴小傳	冊八 冊一 冊二	元 角 元
先生作	降城痛語 未來世界 犧牲	冊二 冊四 冊四	角 角 角
情波	情波記	冊二	角
李涵秋	涵秋筆記	冊二	元二角
琵琶怨	琵琶怨	冊二	角
雙蝶影	雙蝶影	冊四	角
雙花記	雙花記	冊二	角
雙鵲血	雙鵲血	冊五	角
瑤瑟夫人	瑤瑟夫人	冊三	角
畢倚虹	黑暗上海	冊一	元
先生作	夾客談	冊四	角
陳冷血	陳冷血		

海畫報者，不論一個月或半年全年，均按所付報費，可上各書，並不另加分文，

胤獨笑	胤獨笑	冊一	角
先生著	脂識錄	冊六	角
張丹斧	拆白黨	冊三	角
先生作	拆白黨再版	冊三	角
談善吾	真因果	冊六	角
先生作	真因果	冊六	角
君朔先	情仇	冊三	角
生譯	情仇	冊三	角
沈泊塵	百美圖	冊四	元二角
先生繪	百美圖	冊四	元二角
葉楚儉	新小說	冊八	角
諸先生	新小說	冊八	角
張春帆	九尾龜	冊十三	元二角
先生著	九尾龜	冊十三	元二角
	共十二冊		
	集起		
	廿四		
	集止		
	七元八角		

上海書報館出版部啟